

一九九四年，东京。

孟恩一个人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发呆。

两年一晃眼就过去了；来日本留学的这段日子，竟然即将要昼上句点了。

对孟恩而言，会来到日本念书，实在是一件连自己都无法想象的事。

从小，毫无原因的，孟恩就不喜欢日本这个民族。

只要一听到任何有关日本的事物，她就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悲愤，从心底慢慢浮起，然后逐渐扩散到全身的细胞，浑身难受得不得了，却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。

孟恩还记得，高中一次上历史课时，老师讲到了芦沟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杀，突然间，她的脑中轰然一声巨响，眼前不再是原来上课的教室，而变成了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情景：战争、杀戮、鲜血、死亡、狂笑的脸孔、刺耳的枪声、痛苦的哀嚎、遍野的尸骨……一股使不上力的悲哀，让她无法克制地放声大哭，把大家全都给吓坏了。

而在这个时候，却隐隐约约有个声音，从未知的远方缓缓传来……“要再见面的啊……我们约好的……”“齐孟恩！”老师安抚着她：“怎么了？请同学送你去保健室好不好？”她也不晓得自己为什么会这样，但那感觉却好象是自己亲身经历了那场大屠杀一般，真实而沉重。

孟恩一直牢牢地记得这件事；她也相信，在冥冥之中，自己与日本之间必然有着某种莫名的情结存在。

就在这种情结的影响之下，她大学念了日文系，在毕业后也顺利拿到奖学金。到日本继续攻读硕士。

在日本的这两年时间，孟恩只是全心全意地念书，几乎可说是深居简出，交际圈子大都是些台湾留学生；对于身旁的日本人，孟恩则是敬而远之，能少接触就尽量少接触，因为，她对日本人总有着说不上来的反感。

“不喜欢日本的话，干嘛来这里留学？”不少人对她发出这样的疑问。

孟恩则是含糊地回答：“反正奖学金都拿到了，不念白不念，多个学位总是比较有保障啊。”其实，孟恩自己也是充满困惑，虽然打从心里讨厌日本，却有着一种非来不可的感觉，就像是和别人约好了一般，一定得来赴这个约。

这种奇怪的答案，当然是很难向别人启齿的，而且就算真想说，也解释不清。她只有将这一切细细放在心里，期待有一天可以解开这个谜。

“孟恩，你怎么还赖在床上啊！晚会快来不及了！”曼亚一推开房门，见到孟恩居然还悠闲地躺在床上，不禁气急败坏地大叫着。被曼亚这么一嚷嚷，孟恩这才想起今晚还有重要的大事，马上跃身起床。

“啊！现在几点了？”“亏你还记得啊！大小姐！拜托请你赶快梳妆打扮，这种场合迟到可是很不好的！”曼亚拚命地催促着她。

如果不是曼亚提醒，孟恩还真的差点就忘了这个留学生颇重要的聚会国际亲善之会。

“国际亲善之会”是个由日本政府和财经界共同出资成立的团体，不仅提供相当优厚的奖学金，鼓励各国学生到日本来研究日本文化，也为这些离乡背井的留学生，给予最热心的服务与照顾，并不时举办各种聚会及活动，让留学生之间可以联络感情。

齐孟恩和朱曼亚是大学时代的同学，她们两人就是在“国际亲善之会”的协助之下，才能顺利来到日本完成硕士学位的。

而这场晚会，就是为了欢送他们这批学业有成的留学生而举办。听说，今晚不少日本政府官员及出资的企业大亨都会出席，想必是场隆重非常的盛会。

孟恩连忙以最快速度梳妆打扮，她换上了一件剪裁大方的素色洋装，然后薄施脂粉，准备与曼亚一起赴宴。

虽然孟恩并不是个十足的美人胚子，但是她皮肤白皙，容貌清丽，举手投足间自有一股独特优雅的气质，总不由得引人将眼光停驻在她身上。

“时间快来不及了，我们赶快走吧。”曼亚急切地催促着。

“好！”孟恩略略收拾了一下，便跟曼亚两人急急朝外跑。

两人气喘吁吁地赶到会场，总算在最后一刻到达。

会场内早已布置得光鲜亮丽、热闹非凡。这次盛会果然来了不少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让曼亚和孟恩大开了眼界。

几分钟后，典礼就正式开始了。

即将毕业的留学生们是今天的主角，他们被安排一一接受赠礼。还好代表性的仪式并不冗长，很快就结束了。不久，鸡尾酒会登场，那些大人物们便一一退席离去，会场全成为这些年轻留学生的天下，气氛也顿时变得轻松起来了。

每个人都想好好把握这段时间以畅谈离情，因为，这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场聚会，就算以后还有机会再见面，也不知将是何年何月何日了。

孟恩、曼亚和几位台湾留学生聚在一起，谈着自己对未来的计画。

“我认为日本文化和中华文化之间渊远流长，这个命题的研究相当有意思，光是读到硕士是绝对不够的：所以我打算留在日本，继续申请学校攻读博士，暂时不回台湾。”一向最用功的小江说道。

“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。不过，我倒是想再到其它的国家看看，接触更多种不同的文化。因为我这个人的人生观呀，就是要走遍全世界、看遍全世界，才算不虚此生了。”阿鸿发表完他的高见，遂转向孟恩和曼亚：“孟恩、曼亚，你们的计画又是如何呢？”曼亚吐吐舌头，笑着说：“我没有像你们那么伟大的想法啦。我对念书一向不大有兴趣，能念到硕士学位，已经是阿弥陀佛，心满意足了。我要回到台湾工作，赚钱也是很重要的。当然，能够早日寻得如意郎君，也是我最大的心愿啰。”曼亚的这番诚实告白，把大家都逗笑了。

“曼亚，祝你早日完成心愿啊！那……孟恩呢？”阿鸿追问。

“我也要回台湾工作。不过，我对读书还是很有兴趣的，也许有一天我会再回到学校重拾书本也不一定。”孟恩回答。

大家继续交谈着，气氛十分热络。突然间，孟恩感觉到背后有一双眼睛正在盯着她，她忍不住回头环顾四周，却什么也没发现。

起初，她以为是自己太敏感了，会场中的人那么多，也许只是刚好有人多瞄了她几眼而已。

可是，这种感觉却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出现。孟恩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九肯定，有人正在窥探着她。

就像在玩躲猫猫的游戏一般，孟恩一直频频回头，想把那道神秘目光给逮个正着，结果都告落空。

“孟恩，你怎么了？”曼亚发现她的异状，诧异地问：“你怎么一付心不在焉的样子？是不是在想情人啊？”“不是啦，你别乱讲！”甫回过神的孟恩，急急忙忙地澄清着：“我老是觉得有人一直在看我，可是……唉，算了，就当我自己神经过敏好了。”“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有人暗恋你很久了，可是又不敢向你表白，所以只好躲在暗处偷偷欣赏你啰。”曼亚张着骨碌碌的双眼，淘气地打趣着。

“你还真会掰！这种小事都可以编出剧情！你干脆改行去当编剧算了。”孟恩拍了曼亚一下，忍不住笑了出来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会场中的音乐突然一变，响起了节奏轻快的舞曲。

今晚的重头戏——舞会，就在这热门旋律的带动之下，拉开了序幕。

大家纷纷随着音乐疯狂地扭动着，想在离别前恣意狂欢一下。

“走吧，我们到舞池中央跳舞吧！”阿鸿兴致勃勃地提议着，大伙便挤进人群中，随着音乐尽情摆动。

几首快歌劲曲之后，当然少不了适合跳慢舞的情歌。有心人趁此刻赶紧邀请心仪的对象共舞，当然，也有一些人识相地往墙边站，当个“壁花”或“壁草”。

阿鸿走到孟恩面前，很有礼貌地伸出手来：“孟恩，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？”“这……”孟恩犹豫了一下，实在不好意思拒绝，只得接受阿鸿的邀请。

他们随着音乐慢慢地摇摆着。和另一个人的距离如此靠近，让孟恩觉得好不自在。

而且，她知道曼亚一向对阿鸿很有好感的，偏偏阿鸿不去邀曼亚，却来邀自己共舞，真是伤脑筋。

这首曲子总算结束，孟恩赶紧往旁边一站，提醒阿鸿：“对不起，我有点累，想休息一下，你去邀曼亚跳舞嘛。”于是阿鸿只得乖乖地走向曼亚。孟恩解脱之余，只想赶快乘机逃离会场，到外头透透气，免得又有人来邀舞而难以脱身。

孟恩离开了喧闹的人，独自来到屋外，静静地坐在门前的小石阶上。

今晚的夜空，星星是那么明亮，在异乡的这样一个夜晚，清凉的微风拂面，吹得整个人都舒坦了起来。

孟恩伸开双手，意欲拥抱这浪漫而美丽的夜，一个人静静地享受这一刻。她闭上双眼，细细回想着这两年来时光，那种感觉竟像是才刚刚来到日本，却马上又要回去了。

瞬间，孟恩感到一个黑影在她眼前晃动。她急忙睁开双眼，一个高大的身影让她大吃一惊；她连忙站起身子，但一个没站稳，整个人竟然差点跌倒……那人一个跨步上前搀扶住她，但随即又放开手，温柔地道歉着：“对不起，吓着你了。”“喔，没关系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”孟恩连忙应声，但一抬头，整个人便楞住了……眼前这个男子的脸庞，仿佛是雕刻出来般地俊挺，那双深邃的眼眸里，竟散发着似曾相识的神采，好象在哪里见过似的，却怎

么也想不起来……“小姐，你没事吧。”他关切地问着。

“没事，没事。”孟恩对自己失态的行为感到尴尬极了。这是她生平头一回如此专注地盯着一个人看，而且对方还是个英俊、气质不凡的“陌生”男子……可是，孟恩真的觉得这人好眼熟，到底是在哪儿见过的呢？突然间，一个熟悉的声音，缓缓地传入孟恩的脑中……“要再见面的啊……我们约好的……”“你好！我是宫本中一，代表本田企业来参加这次的盛会。”那人向孟恩深深一鞠躬，轻声地介绍着自己，并没注意到孟恩的不对劲。

“宫本中一？”孟恩被他的声音拉回现实，“这个名字好熟喔。”她轻声对自己说道。

“可能你曾听说过家父或家兄的名字，所以才会对我的名字感到熟悉。”那人笔直地站着，缓缓地回答着。

“啊！宫本之秀是你的……”孟恩惊呼着。

“是家父。”他浅浅地微笑着回答。

天哪！那他不就是本田企业的小开吗？孟恩知道，“国际亲善之会”和本田企业之间，有着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，她更清楚本田企业在日本财经界，是数一数二的龙头老大，或许，更应该说它是一个跨国大财团，主宰着日本经济的重要命脉。

忽然，孟恩觉得自己可笑到极点，她和宫本中一根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，怎么可能会对他有眼熟的感觉呢？他们绝不可能碰过面的！

“还未请教小姐尊姓大名？”宫本中一极有礼貌地问着。

“哦，我叫齐孟恩，从台湾来这里念书。刚才……刚才如果我有任何不礼貌的地方，还请多包涵。”孟恩弯下腰，同宫本九十度鞠躬道歉。

“哪里，是我的不对，我太冒昧了。”宫本赶紧弯腰回礼。

两个人突然都不由地笑了出来，大概是一开始的见面方式十分怪异，而现在的礼节又显得大过正经了。

“终于见面了吗……我们约好的……”那个鬼魅般的声音猛然又出现了，倏地袭击孟恩的脑海，四周景物好象都在天旋地转，她感到一阵晕眩，差点又倒下。

宫本中一赶紧上前搀扶住她：“齐小姐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”“走开！不要碰我！”一声尖锐的嘶喊划破沉静的夜空，揉合了既愤恨又无奈的伤痛。

宫本连连退后几步，显然是被孟恩吓住了。“齐小姐……”孟恩也被自己的举动给震惊到了，她失神地望着宫本，呐呐地说不出一个完整句子。

“我……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虽被孟恩的反应给吓着，但宫本还是大胆走上前，关心地问着：“齐小姐，你还好吧？”“啊……对不起，我没事。”孟恩仿佛全身力气都被抽尽般，几近虚脱地在石阶上坐了下来。

她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，没错，她确实是讨厌日本人，但是从来不会有如此剧烈的反应啊！刚才失控的一刹那，她好象不是她自己，或是说，她竟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……眼前的这个人，好象有一种特殊的能量，能够与自己某种潜在的意识相呼应，改变了原来的磁场……宫本看着面色惨白的孟恩，担心地问道：“齐小姐，你的脸色很难看，要不要帮你叫医生？”“我没事，坐一下就好了。”孟恩揉揉额角，疲惫地说着。

慢慢的，孟恩逐渐恢复清醒，她不愿再去想那些奇怪的声音与念头，也许这只是她在见到宫本中一的那一刻，恰好唤起过去的记忆，于是才有这种联想罢了。

无论如何，对方是个日本人，她绝不违背自己不与日本人来往的原则。

于是，孟恩迅速重新武装自己，态度变得冷峻而高傲。

“对不起，我知道这样说很唐突，只是……”宫本欲言又止，好象在思忖着该不该开口：“我总觉得我们在哪里见过。”他也有这样的感觉？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？噢，不会的！不可能的！

孟恩的心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一般，一下全都乱了。但她仍极力控制着，不让自己的心慌表现出来。

“我的记性一向很好，只要是见过的人，都可以清楚地辨认出来。可是，我真的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你，真的是非常奇怪。”宫本一边解释，一边竭力思索着。

“不可能的！”孟恩坚决地否认，完全不留余地。“我们不可能见过面的！我从来不和日本人交往的！”“哦，是这样吗？”宫本低叹一声，脸上显露出失望的表情。“齐小姐，我不是故意用这种借口来与你搭讪的，请你千万不要误会。我是真的觉得曾经见过你，才会这么说的。”孟恩一直在心里提醒自己：“这个人日本人！不管他有多好的仪表，多显赫的家世，不管自己对有着多特殊的感受，他都是个日本人！”“齐小姐，如果我说了不该说的话，请你原谅，希望你别介意。”宫本站到她的面前，诚恳地道歉着，高大的体魄为她挡住了迎面而来的冷风，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填满孟恩的胸臆……恍惚间，孟恩竟有股冲动，想要紧紧抱住他痛哭一场……孟恩突然清醒过来，她简直不敢相信，自己竟然会有这么可怕的念头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是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啊！

她不敢也不能再多想，因为自己已经没有力气抵挡更多的刺激了。也许只要再多说一句话，她就会整个人崩溃，她一定得走了。

“抱歉，我要进去了！”孟恩低声说着，随即转身要进屋内。

“我们还能再见面吗？”宫本中一渴望的双眸，直直地望向孟恩的心灵深处。

“我下礼拜就要回台湾了，恐怕没什么机会。”孟恩费力地移动脚步，好不容易才把自己从宫本的身畔挪开。

“齐小姐！”宫本喊住她，孟恩本能地回过头。“很高兴认识你。”一种想哭的酸楚冲上孟恩的鼻头，她把头抬得高高的，深怕一个不小心，眼泪就会掉下来，她急促地回了个礼，便像逃难般地跑进屋里。

“孟恩，你跑哪儿去了？”曼亚走向孟恩，盘问着失踪后又现身的她。

“哦，我刚刚到外头透透气。”孟恩心虚地回答着，“透气”是事实，但她却不愿透露遇见宫本中一的部分。

“怎么不说一声就失踪了呢？我还以为你先回宿舍了！”曼亚埋怨道。

此时，舞会宣告结束，也意味着晚会正式落幕了。

孟恩和曼亚向大家道别后，便拖着疲惫的身体踏上回宿舍的路。

“今天玩得好开心喔，不过也把我累坏了。你知道吗？阿鸿邀我跳了好几支舞呢，我好高兴喔！而且呀……”曼亚兴奋地说着今天舞会的情景，但是叽哩呱啦地讲了老半天，才发现自己原来在唱独角戏，孟恩竟连吭一声都没有。

“孟恩！你有没有在听我说呀？”曼亚拍她肩膀，想要唤起她的注意力。

“嗯，你说什么？”孟恩像是大梦初醒般，这才回过神来。

“你怎么了？看你心神不宁的样子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”“没……没什么啦，只是想到再过几天，就要离开这里了，心中难免有些小小的伤感。”孟恩用笑容掩饰自己的不安，把低落的情绪全部推给离别。

“我也有同感。不过呀，只要想到这两年念得这么辛苦，才拿到硕士学位，心中的那份快乐不也是难以形容，你说是不是？”“嗯。”孟恩轻应了一声，但思绪还是漫天飞舞，始终无法平静。

“啊——对了！”曼亚突然大叫一声，像是想到了什么重要大事，“孟恩，那个神秘的偷窥者最后有没有现身？”“对不起，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”孟恩笑着摇头。

“哎！真可惜，我真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这么有眼光，看上我们的古典大美女！”曼亚歪着头，十分惋惜地叹着气。

孟恩只是笑而不答，因为她并不是很在乎这件事，像这样只敢偷偷摸摸地窥视，却不敢光明正大现身的作风，她可是一点也不欣赏的。

何况，现在孟恩的心中，全都装满了宫本中一的影子，哪还有心思去想这个偷窥者？而一想到自己与宫本碰面的那副狼狈模样，孟恩就忍不住想笑。

“噢，什么事那么好笑？快说！”曼亚见孟恩突发的傻笑，连忙问道。

“没有啊。”“还说没有！你别想瞒我了，没事你会笑得那么开心？发神经啊！”曼亚不死心地追问着。

“真的没什么啦，我只是想到刚才自己不小心被吓到的模样，好糗喔。”

“被谁吓到？喔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那个暗恋你的人故意捉弄你，好制造机会啊？”曼亚像是捉到什么小把柄似的，拚命想套出些秘密。

被曼亚这么一说，孟恩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——难道那位神秘客，会是宫本中一？晚会时就是他一直在看着自己吗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后来他就是有意跟出屋外来搭讪的喽。那么，他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“快说，到底是不是这样？那个人长得什么德行？他是不是向你要了电话？你对他印象如何……”曼亚像小孩般充满好奇，拉着孟恩不放，死命地想要追根究底。孟恩则是被逼问得又好气又好笑。

“你的幻想力未免太丰富了吧！不过就是我跑到屋外透气时，刚好有人也在外面，我自己没注意，吓了一跳而已，真的没有什么。”孟恩解释着。

“只有这样啊？真无聊！”曼亚失望地说。

“你本来就很无聊。”孟恩笑着说。

“好吧，这次暂且饶了你，下次你要是有什么艳遇，一定要先跟我说，不许瞞我哦！”曼亚叮咛着。

“好，遵命！”孟恩故作正经地回答，却又忍不住噗哧一笑。

两个女孩子的笑声，在夜晚的街头显得格外清亮。

“孟恩！”曼亚突然又开口。

“什么事？”“我在想，我们距离离开日本还有四、五天的时间，不如就利用这几天，好好到各地玩玩，你觉得怎样？”曼亚心血来潮地提议。

“好呀，我赞成，这个建议太棒了！”孟恩很高兴地答应了。

她心想，反正她们的行李都已经打理得差不多了，利用这几天的空档出去走走也好，不然，来日本的两年间，整天都埋首在课业中，很多地方都不曾走访，岂不是可惜了吗？而且，一旦有了太多的时间，自己就很容易胡思乱想，如果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，那么“那个人”就没有机会出现在她的

脑海里了。

上天为什么在她即将要离开这块土地时，安排这样的一个人与她相遇呢？这场意外的邂逅，让孟恩方寸大乱，她很明了即使想得再多也没用，毕竟对方是不同世界的人啊，何况她就要离开日本了，他们是不可能再见面的。

虽然如此，她的脑海里却不听使唤她，一再浮现出他的笑容、他的声音，还有他的温柔……唉！自己到底是怎么了？

## 2

“啊——”宫本中一又从恶梦中惊醒过来。擦拭掉额头的冷汗，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，好让自己急促的心跳能够平静缓和下来。

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自从中一过了二十岁生日之后，这个恶梦便经常出现在他睡觉时，至今已经持续了十年之久。

当这个梦刚开始出现时，他并未放在心上，以为是自己对这个梦印象太过深刻，以至于使它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出现。

但是，这个恶梦并没有随年纪的增长而消失，次数反而愈加频繁，到了最近，情况更是有增无减，只要他稍一入睡，梦境立刻将他包围。他百思不解，只好跑到庙宇去，请求师父帮助他解开疑惑。

清水寺的住持在听完中一的叙述后，只是沉默地闭上双眼，好一会儿都没说话。

“师父……”中一看着师父怪异的反应，不知所措。

住持缓缓地睁开双眼，用慈悲的目光注视着宫本，然后低沉地开口说道：“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啊！”“师父！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”中一急切地问着。

“日本曾经犯下不可饶恕的千古罪过，但是你是个善良守信的人，所以，这一生你要来偿还前世曾经许下的诺言。”中一迷惑地看着住持，并不了解话中的涵意。

住持慈蔼地微笑着，将双手轻轻搭在中一的肩上。

“孩子，不要愁、不要烦，我只能告诉你，你这一生是来还债的。但是你毋须担忧，一切随缘，到时事情自然会圆满解决，阿弥陀佛。”听了师父的这番话，中一的心情舒坦许多，也不再对恶梦耿耿于怀。但是唯独令他不解的是，为什么梦中总是出现一位女子，以哀求的眼光凝望着他，而他，却始终无法看清这女子的容颜……这名梦中的女子已经整整伴他十年了……中一站了起来，走到落地窗前，在这里可以清楚看到东京市区内林立的大厦。

身为本田企业的第三代，他从小就被训练出沉着稳重的处事态度；但是，今天他的一颗心却浮浮躁躁地，像是悬在半空中，根本无法定下心来，精神真是差到了极点，而刚刚才想休息片刻，却马上被恶梦所惊醒。

他望着窗外，透过明亮的玻璃，他似乎隐隐约约看见一张熟悉的脸孔……“怎么回事？”中一摇摇头，试着让自己恢复清醒。

他试着让自己平静下来，想找出心神不宁的原因，就像他平日在做重大决策时，必须让自己的思绪先冷静下来，然后仔细分析，最后再做出结论。

他找到根源了！

原来一直纷扰着他的思绪，一直让他的心动荡不安的，就是昨天晚上撞见的那位台湾女孩——齐孟恩。

昨晚，他代表本田企业参加“国际亲善之会”，本以为在仪式结束之后，就可以立刻离开，但在毕业生一一接受赠礼时，他看见了齐孟恩。

他无法解释当时的感受，见到她的那一刹那，心中是那样地波涛汹涌，那种强烈的震撼，就好象跨越了重重时空，终于在另一个国度再次重逢般的喜悦。

于是，他没有照原订计画离去，却继续留在会场中。鸡尾酒会时，他的心思全放在齐孟恩的身上，她的一举一动，一颦一笑，完完全全映入他的眼中。

他一直想找个适当的机会与她认识，偏偏她身旁围绕着那么多朋友，使他无法接近。

直到舞会开始后，他发现她独自走向屋外，才抓住机会尾随她往外走。

已经三十岁的宫本中一，第一次对女孩子这般强烈地心动。

在他的印象里，生平所接触到的女子，似乎都被一层又一层的浓妆艳抹所掩盖着，而且她们总是极力地迎合他、讨好他，使他完全见不到她们真实的模样。

或许是因为自己身分特殊的关系吧，中一心想，如果自己不是本田企业的第二代，这个世界又将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在他眼前呢？中一突然想起齐孟恩被自己吓到的模样，不禁莞尔一笑。

为什么她会如此强烈地吸引着他？是她清丽娟秀的脸庞？还是她典雅脱俗的气质？或者是她那双明亮的眼眸？为什么会让他觉得好熟悉？而乍见到她，自己的心中怎么会有股酸涩又悸动的情绪呢？这种恍若隔世的狂悲狂喜，到底是从何而来的？“叩叩。”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中一的思绪。

“请进。”“中一。”中一的大哥宫本中川走进办公室。

“大哥，有什么事吗？”中一连忙迎向前去。

“没什么，刚刚在会议上，看你精神不太好，所以抽空过来看看。是不是……公事上有什么问题？”中川关心地问道。

“请大哥放心，公事上并没有什么问题。”中一笑了笑，简单地回答。

中川见他神情有异，心中便有了数。“小弟，你是不是又做恶梦了？”有关中一的恶梦，宫本家的每个人都非常清楚，也都替他感到忧心。

“嗯，恶梦的确又出现了。不过，今天是我自己精神不好，和恶梦没什么直接关系。”中一诚实地说。

“有什么事大哥可以帮忙的吗？”身为大哥，中川对他可是非常照顾的。

“其实也没什么事，都是自己在胡思乱想而已。”中一接口说。

不知为什么，中一并不想把事情全盘告诉大哥。

“这不像平日的你。”中川十分了解中一，中一是个理智的人，一向不会轻易让一些不必要的困扰来纠缠他。可是，从刚刚的对话中，他可以感受到弟弟正为某事在烦恼着。

中一在家里排行老么，跟在中川的身边做事也将近五年了。

当初父亲会做这样的安排，无非是希望中一能跟着大哥好好学习，而这些年来，中一的表现也确实让他非常满意。

中川对中一有着深切的期望，希望他有天也能和二弟、三弟一样，渐渐地独挑大梁，掌管事业。当然，尽早让中一完成终身大事，也是大哥的重

要的责任了。

“大哥，我想……”中一话说了一半又打住。

“有什么事尽管说，跟大哥不用见外。”“我想向您请几天假。”“请假？你是不是想出国散散心？”中川先是讶异，然后又关心地问道。

在中川的记忆里，弟弟虽在自家公司工作，但每天仍照规定准时上下班，至于主动提出请假，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。

“不是的，我只是想去清水寺住几天。”中一解释着。

“清水寺？！”中川更加惊讶不已。“你平常不是假日时才会过去的吗？怎么突然想要去那儿住呢？”“我想让自己休息几天，顺便和师父讨论些问题。”中一用手揉揉眉心，显得有些疲惫。

中川看到弟弟这模样，也不好再追问下去，只好无奈地点了点头。

“既然这样……好吧，你就去吧。”“谢谢大哥。”“我只有一个条件，你得和母亲说清楚，不然她老人家可会紧张得不得了，以为你要出家当和尚去了呢！”中川不得不提醒他。

“我会的，请大哥放心。”见到弟弟被恶梦纠缠了那么多年，除了心疼之外，中川似乎也帮不上任何忙。他只有在心中默默祈祷，希望中一能早日脱离恶梦。

中一回到家中，看到母亲坐在客厅沙发，戴着老花眼镜专注看着一叠照片。

他心里有谱，母亲准又是在帮他挑对象了，遂准备悄悄地绕道而行，不去惊动她，但还是被母亲看到了他。

“中一，你回来了，快过来看看这些照片，你挑一个比较中意的，妈来安排你们见面，好不好？”母亲热切地唤住他，指着那一大叠照片说道。

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，或许是家中的四个儿子中，只剩下中一的终身大事还没着落，所以母亲总是急着帮他介绍对象，安排相亲。

面对母亲的盛情，他实在无法直接拒绝，于是他想到一个进退皆宜的方法。

每一次，他都会假装把这些照片很认真地全部看过，然后再慎重地告诉母亲，照片里没有自己中意的女孩。如此一来，不但不伤母亲的心，自己也省去很多困扰。

这次，他还是依照惯例，把照片全部浏览了一遍。“妈，对不起。”中一摇摇头，把照片还给母亲。

“你再仔细看看这张，这是樱家的小女儿，从美国留学回来的，人长得很不错。思想也先进，你们年轻人不是最讲究彼此的思想要能够沟通的吗？还有这张是吉田家的独生女，听说她相当贤慧，又多才多艺，一定可以帮你把家整理得妥妥当当的……”“妈，对不起。”中一打断了母亲的话，满是歉意地望着她。

“唉，没关系，既然没有中意的，下次妈再帮你找些条件更好的。”母亲虽然显得有些失望，却仍不死心。

“谢谢妈，您一定能帮我找到最好的媳妇。”中一赶紧向母亲道谢，试着让老人家高兴一点。

“中一啊，其实我倒是觉得千代和你蛮相配的，你们两个是青梅竹马，从小一块儿长大的，我们两家又是世交，再也适合不过了，我觉得这桩婚

事……”“妈！”他赶紧打断母亲的话：“我已经告诉过您了，我一直把千代当做自己的妹妹看待，和她之间也只有纯粹的兄妹之情，怎么可能娶她呢？”“我看得出来，千代可是非常喜欢您喔，她对您啊，可不是只有兄妹之情这么简单呢。她这个女孩娇是娇了一点，对您可是……”母亲试着替千代说些好话。

“问题是我对她真的没有感觉啊。”中一极力地想解释清楚他和千代的关系，他知道母亲非常喜欢千代，而这桩婚事也是双方父母都极为属意的，偏偏自己就是不能接受的。

“难道连一点希望都没有吗？感觉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啊，何况你和千代又不是没有丝毫感情。”母亲仍不放弃地游说着。

“妈，我只把千代当妹妹，这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。”中一再次慎重地回答。

“唉，好吧，妈不勉强你了，看来千代是没有指望做我们家媳妇了。”母亲似乎颇为失望。

“做不成媳妇没有关系啊，您不是一直把她当做亲生女儿看吗？不如您就认千代当干女儿吧。”中一搂着母亲，同她提出建议，心里盘算着一旦母亲认了千代当女儿，他和千代就成了名正言顺的兄妹，那么就没人会再来游说要他娶千代了。

不过，如子莫若母，他的动机老早就被母亲看穿了。

“你心里在想什么，我这做母亲的还会不了解吗？在你确定结婚之前，我才不会认千代当女儿呢，那样一来，你和她不就连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？除非等哪一天你真的结婚生子了，否则啊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”母亲嘴里叨叨地念着，一边收拾着桌面上的照片。

“妈，我倒是有一件事真的要跟您说。”中一说道。

“什么事？”“我向大哥请了假，想去清水寺住几天。”母亲停止手上的收拾工作，转过身惊讶地看着中一。

“儿子，你不曾是想去当和尚吧？”母亲担心的表情，让中一啼笑皆非。

“妈，您放心，我还要留在您身边，孝顺您一辈子呢。”“那为什么……”母亲仍然不解。

“我只是想休息几天，顺便和师父讨论些事情。”宫本向母亲解释着。

“是不是有关恶梦的事？”宫本太太看着儿子略差的脸色，知道中一大概又是为恶梦而心烦了。

“嗯。”宫本点点头，不想把事情说得太复杂，以免又引起母亲无谓的猜臆，徒增她的忧心。

母亲当然不会反对这件事，反而希望中一能从宗教信仰里，得到心灵的宁静。

“既然和大哥说好了，那就去吧，不过，你可千万不许有出家的念头喔！”母亲仍不忘再三叮咛着。

“妈，不会的。”他再次对母亲允诺。

“你打算什么时候去？”母亲关切地问道。

“明天。”他简单回答。

“也好，早去早回，免得让我挂心。”母亲点点头。

“那……我先上楼整理衣物。”“也好，用餐的时间到了，我再叫你。”

“伯母，中一哥哥回来了吗？”就在中一欲上楼之际，门外传来一阵清脆甜美的声音。

天野千代的人还没到，声音却早传遍了整个宫本住宅。

宫本家与天野家的交情已经延续好几个世代了。两家目前都各自拥有规模惊人的跨国企业，在日本都是排名前十名的大财团，在生意上经常互通有无，合作关系十分密切。

对天野千代而言，宫本家就和自己家没有两样，任由她来去自如，通行无阻。而且千代又是两家下一代中唯一的女孩，所以上上下下都对她格外疼爱。

“中一哥哥，我有两张‘恰克与飞鸟’演唱会的票，是最前排贵宾席的位置唷！这个礼拜天晚上我们一起去听，好不好？”她跑进来一见到中一，脸上欣喜的表情不可言喻。

她把票拿在宫本面前晃来晃去，一副得意又快乐的样子。

“千代，中一哥哥这个星期天没空，可能没办法陪你去喔。”宫本太太对千代说话的口吻，就像是在哄小孩一样。

千代拉着宫本的手，娇滴滴地恳求着：“人家不管啦！中一哥哥，你去把事情推掉，陪我去听演唱会嘛，拜托啦。”“不行。”中一摇头回绝。

“千代，你就别为难中一哥哥了，他明天就要到清水寺去住几天。”母亲帮中一解释道。

一听到清水寺三个字，千代立刻噘起小嘴，满脸不悦。

“又要去清水寺！真讨厌，清水寺到底有什么好玩的！”千代非常不喜欢中一上清水寺，因为她与中一相处的时间本来就相当有限了，偏偏中一假日的时间大都耗在清水寺。所以，她打从心底痛恨清水寺，如果哪天一把火将清水寺烧个精光最好，如此一来，她的中一哥哥就有更多的时间陪她了。

“这种事小孩子是不会懂的。”宫本故意消遣千代。

“什么？说我是小孩子？我才不是小孩子呢！我是大人了！”千代大声抗议着，她最恨中一老把她当小孩子看。

“还说不是小孩子，你自己去照照镜子，一张嘴噘得那么高，是不是要给你糖果吃才肯笑呀？”中一取笑着千代。

“伯母，中一哥哥老是欺负我，说我是小孩子！”千代转向宫本太太告状。

“好啦，中一，你就别逗千代了。人家千代是个大女孩了，都可以嫁人当妈妈了，你就别再说她小了。”宫本太太似乎是话中有话。

千代却突然地害羞脸红起来：“哎呀！伯母，您怎么……”“本来就是嘛！中一，你说千代是不是该找个好丈夫嫁啦？”宫本太太有意对着中一这么说，但是中一仍丝毫不以为意，还延续这个话题。

“当然啰，千代是该嫁人了。不过，她的脾气这么坏，恐怕认识她的人都不敢来提亲呢。不如这样好了，我们帮千代在各大报上登征婚启事，那就不怕找不到如意郎君了。”中一继续开着千代的玩笑。

“我才不要呢！中一哥哥最讨厌了！”千代愈听愈生气，气呼呼地朝中一做了个凶恶的鬼脸，然后一溜烟地跑走了。

宫本母子俩见千代鬼灵精怪的模样，不由地相视而笑。

中一上楼整理着简单的行李。

他的心里非常清楚，此趟清水寺之行，主要目的并不是因为恶梦，而

是有关齐孟恩，他心底有太多太多的疑问等待解决。

自从在宴会中见过孟恩后，便有一股冲动想认识她、接近她，甚至拥有她。

可是，为什么恶梦又一再地出现？梦中那位女子，和齐孟恩有关吗？为什么他总不自觉地将这两件事联想在一起？中一的思绪完完全全被搅乱了。于是他想求救于师父，也许此刻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答。

“喂，中一哥哥！”千代不知何时偷偷溜进了中一的房间，看到中一失魂落魄地发呆，她故意在他背后大叫，想要吓吓中一。

“千代？”中一转身发现是千代，实在不知该生气还是该笑。“你跑进来做什么？”“中一哥哥，你在想什么？为什么一会儿笑，一会儿又皱眉头？”千代一脸好奇地问。

“跟你说了，你也不会懂的。”中一不想跟千代说太多。

“谁说我不懂的？”千代的一双大眼睛转呀转的，像个鬼灵精似的，“我猜呀，中一哥哥一定是在想某个人，而且这个人呀，一定是个女人。”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中一吓了一跳，千代怎么会猜到自己的心事呢？“电影里都是这么演的啊，这就叫做相思，我说对了吧？”千代像是在卖弄学问似的，故意拉长了声调。

“中一哥哥，你刚才在想谁啊？”“小孩子不要管。”中一不愿多说。

“又来了！依我看呀，你明天不是要去清水寺，而是要去私会你的情人吧？”千代促狭地说。

“你不要乱说！我明天丢清水寺是有很重要的事。”中一正色说道。

“当然啰，跟情人私会当然是很重要的事了。”千代继续胡闹着。

“千代！”中一快要忍无可忍了，但是他克制着不发脾气。“我要整理东西，请你出去一下。还有，没有经过我的允许，请不要擅自进入我的房间。”

“好好好，我出去就是了。”千代嘻皮笑脸地跑了出去。

中一和千代几乎可说是一起长大的，他们相差了七岁，所以中一都把她当做妹妹看待。但大概是从小到大都一直备受呵护的缘故，千代简直就像是被宠坏的富家女，想要什么都得如她所愿，一点都不懂得体恤别人的感受，这点是中一最不能忍受的。

中一明白，长辈们都希望他能迎娶千代进门，这样一来，宫本家与天野家的企业就更加合作无间了。但他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，他的心里已经有了另一个人了。

那就是齐孟恩。

今晚，对中一而言，又是一个失眠的夜。

### 3

孟恩和曼亚回到宿舍之后，不顾一身的疲累，便急着讨论着出游的路线。

“孟恩，你说我们明天去哪里好呢？”曼亚懒洋洋地斜躺在林上，一边看着电视，嘴里还一边嚼着零食；孟恩则是站在书桌前，做着舒展筋骨的运

动。

“京都。”孟恩几乎连想都没想，就直觉说出。

“京都？”曼亚似乎不太能苟同孟恩的意见，“那里只不过是些大大小小的庙宇罢了，有什么特别的？”“京都可以说是日本人精神的寄托所在，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文化，来日本两年，总该到京都一游，才算来过日本吧。”孟恩边收拾着桌上的东西，边回答道，语气十分笃定。

“好吧，如果你真的觉得不错的话，这次就听你的。”曼亚原来也只想找个地方走走而已，因此倒也没有太多意见。

孟恩笑了笑，沿着床边坐下。她经常听别人说，京都和东京是两座完全不同的城市，各有着迥然不同的风味，所以她一直想去京都看看。

有人说，如果说东京代表的是现代与活力，那么京都便代表着传统与典雅。

这是孟恩对京都一直感兴趣的原因所在。而且，她的心里隐隐约约有种感觉，似乎可以从京都的历史痕迹中，透视到自己的过去……

“哇！”当她们刚踏上京都时，孟恩立即被京都特殊的古风震慑住，真恨不得马上拥抱这座城市。

孟恩提议先前往附近的庙宇参观，于是她们参观了东不愿寺与西不愿寺。孟恩意犹未尽地还想到下一座寺庙去，但是曼亚已揉着红肿的双腿向她抱怨了。

“孟恩，我们已经去过那么多寺庙了，现在求求你让我回到现代吧，不然我不禁要开始怀疑。你是不是打算不回台湾，要留在日本出家了。”曼亚又是埋怨又是哀求，孟恩只得打住原来的计画。

“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到京都最大的百货公司去逛逛，好不好？”曼亚的眼睛马上变得雪亮，腿也不酸，精神也来了。

“谢啦！你终于良心发现了。”曼亚笑嘻嘻地说道。

她们来到了京都最繁华的地区——四条河原町。这儿到处林立着大型百货公司，美食店及商店也四处皆是。

这下曼亚可是心花怒放了，她添购了不少服饰和化妆品，逛得不亦乐乎。而孟恩虽然没有曼亚的购物狂热，却也借机好好参观了京都的手工艺品，这些传统的小饰品随处可见，可真让孟恩大饱眼福啊。

今天的行程，就在夕阳西下后匆匆忙忙结束了，她们搭了电车回到新宿。

一回到宿舍后，曼亚便噗通地倒向床边，轻揉着她那双又酸又痛的小腿。

“天啊，这可比健行还累人。”曼亚边揉边抱怨，但一看到血拚来的辉煌成果，马上又笑逐颜开。“嗯，这件衣服我好喜欢喔，还有这双鞋子，比我上次见到的价钱还要便宜呢……”“曼亚，你又买了这么多东西，行李还装得下吗？”孟恩看着曼亚林边的大包小包，不禁为她担心起来。

“大不了就再买个行李箱啰！”曼亚倒是一点也不在乎，只顾拿着新衣往自己身上比着。

“曼亚，明天我还想再去一趟京都。”孟恩开口说道。

“什么？”曼亚瞪大双眼，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。

“我还有好多寺庙都还没有参观，所以……”曼亚决定这次可不再依孟

恩了。

“亲爱的孟恩小姐，我们打个商量好不好，明天你自己到京都去，爱看多少寺庙都随你，至于我呢，就自己到其它地方去逛街买东西，你说好不好？”孟恩知道曼亚只对逛街有兴趣，对寺庙则是兴趣缺缺，要她明天再一起去看寺庙，对她简直就是一种虐待，当然是点头答应了。

她们两人在个性、想法及兴趣上有着很大的差异，大学时代虽然同班，但并不是非常熟识，后来因为一起来到日本念书，在这两年共患难、相扶持的日子里，让她们建立起一分难得的情谊。

就像刚才，彼此意见虽然不同，但双方仍会找出一个合宜的方案，让两人都能够接受，又不会太过勉强。

曼亚今天大概真的累坏了，连衣服都没换，躺在床上没多久便倒头大睡了。

孟恩换上睡衣，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心里不断想着明天再游京都的计画，也因此而难以入睡。

隔日，孟恩起了个大早。

她见曼亚睡得香甜，不忍心吵醒她，只留了张纸条在桌上，便悄悄出发了。

太阳的笑靥刚从东方展露出来，大地亦慢慢苏醒。

孟恩心中除了舒坦外，更有一分说不出的兴奋心情。

她把行程排得紧紧的，接连地参观了金阁寺、龙安寺与广龙寺，每个小细节她都不愿放过，极为仔细地观看。

时间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，夕阳已像揉了金粉般的细雨，细细碎碎地撒得满地都是。

孟恩低头看看表，竟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，她楞了几秒钟，脚步便不由自主地往清水寺迈去。

为什么选择清水寺呢？孟恩自己也无法解释。她只觉得有一股力量在牵引着她往清水寺走，所以在结束今天的行程之前，她必须至清水寺走一趟。

到达清水寺时，黄橙色的余晖已布满了天空，金黄的夕照闪耀在清水寺的建筑上头，更有一股悠闲雅致的味道。

清水寺位于山半腰上，这儿的视野极佳，可以俯看京都的落日全景，如此美丽浪漫的美景，着实让人心旷神怡。

这里有一处名叫“音羽”的瀑布，据说任何人只要饮下音羽的一瓢泉水，便可以实现心中的愿望。

孟恩来到瀑布前，却没有饮用泉水，只是静静地祈祷着，希望这瀑布的泉水永远源源不断，为更多的人留些希望。

当夜晚的第一颗星星在天边微闪着光芒时，孟恩才意识到该离开清水寺了。于是她匆匆忙忙地准备下山。

“齐孟恩小姐！”孟恩心中一惊，远处像是有人唤着她的名字。

“可能听错了吧。”孟恩不加以理会，继续快步赶着路。

“齐孟恩小姐！”这一次，孟恩可听得清清楚楚，真的有人在叫她。

她正准备回头看个究竟时，声音的来源却已经出现在她眼前。

“宫本先生？”孟恩楞在原地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“齐小姐，真的是你！我还以为是我看错了呢。”宫本中一也没比她好到

哪儿去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。

两人相对站着，好半天都不发一语。

“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“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两人竟不约而同地开口，顿时，又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。

“你先说。”孟恩羞涩地说道。

“你怎么会来这儿？”宫本深深地凝视着孟恩，脸上漾着一丝喜悦的笑容，内心也因这再次见面的狂喜而翻搅不已。

“我后天就要回台湾了，所以想在离开之前，到京都看看，走着走着，刚好就来到这儿了。”孟恩万万没有想到，竟会在这里碰见宫本中一，一时之间亦是又惊又喜。

“你后天就要回去了？”宫本显得有些失望。

孟恩轻点了头，不由自主地瞄着手表。

“你在赶时间？”宫本意识到孟恩匆促的神情。

“嗯，我赶着下山搭电车。”孟恩蹙着眉回答。

见到孟恩急着要离开，宫本心里泛起一丝不舍的心情。“或许……你今晚可以住在清水寺，就可以不必赶着下山了。”宫本试着想留住她。

“我……”孟恩犹豫着。

才甫见到宫本就又要分开，孟恩的心中也是颇为挣扎，可是，留在清水寺过夜，这可不是她今天预定的行程啊。

没等孟恩回答，宫本马上接着说：“我明天一早也要回东京，如果你的时间允许的话，我可以载你一程。”语毕，他温柔的眼眸好似在恳求她留下。

“这样……会不会不方便吗？”孟恩问道，翦水般的双眸有着些许的迷蒙。

“我去和师父说一声，应该没有问题的。”宫本连连点头。

孟恩低垂着头，轻轻地咬着下唇，心中一片紊乱。

她真的没想过会在这儿遇上宫本中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；虽然宫本是日本人，但是孟恩却无法否认，宫本已在她原本平静无澜的心湖上，卷起一波波的涟漪了。

难道真是缘吗？若是命运已注定，她又何苦这般抗拒？如果今天留下来，不可知的往后，说不定会得到满意的答复。一想到这里，孟恩便说服自己留下来了。就让事情顺其自然吧！

“好吧，不过我得先拨个电话给我室友，不然她会为我担心的。”孟恩小心翼翼地说了。

“寺里没有电话，最近的公共电话也要到山下才有，这样好了，我陪你下山一趟。”宫本不加思索地说。

“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”孟恩连忙回绝，更为宫本的好意感到受宠若惊。

“可是，你可能不知道电话的位置，何况天色已经暗下来了，你一个女孩子下山……我实在不放心。”宫本用关怀的眼神看着孟恩，就这一句“不放心”，深深地敲入孟恩的心坎。

面对宫本的体贴，孟恩实在不忍拒绝，只有点点头。

宫本带着孟恩沿着石阶走下山，让孟恩打了电话后，不逗留的，马上又折返回清水寺。

一路上，两人并没怎么交谈，或许是这次意外的“巧遇”，让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吧。这会儿，孟恩不得不相信，冥冥之中真有一股力量在牵引着她。

这股力量不是落日的美景，也不是希望的瀑布，而是来自一位她一直不愿想起的人——宫本中一。

命运之神为什么安排自己与他再次相遇呢？至于中一，虽然一路上不多语，但心里却如波涛汹涌般的大海，不断起伏着，这几天来原已修行平静的心，再度激起圈圈涟漪。

“啊，有流星！”孟恩突然惊喜地大叫，手指着星空，开心的模样宛如小孩拿到糖似的。

宫本微笑地看着孟恩，这样一个纯真的女孩子，竟因一颗流星而露出如此美丽的表情，真令他心动不已。

孟恩发现宫本中一正在盯着自己，脸庞不禁滚烫了起来。

“对不起，我叫得太大声了。”她赶紧低下头丢，以逃避他凝睇自己的眼神。

宫本突然伸出双手，轻触着孟恩红扑扑的脸颊，“孟恩，我好喜欢你的自然与纯真。”孟恩第一次如此靠近地看着他，他的眼神是那么专注、那么认真，孟恩就像被催眠了一般，完全无力抵抗，任由宫本的手缓缓地抚摸着她的脸……热情就像烈火一般，在这两个人的心中熊熊燃烧着。

“齐孟恩！他是个日本人呀！你绝对不能爱上一个日本人！”一声巨响从心底猛然撞击出，孟恩很快地将脸颊转向另一边，“对不起，宫本先生。”

“啊……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宫本也回过神来，意识到自己做了些不礼貌的举动，连声道歉着。

他懊恼极了，深怕孟恩会因此认为他是一个轻浮随便的男人。

可是，天知道，他真的不是个处处留情的人哪，他是情不自禁的啊。

连他自己都无法解释，刚才自己怎会失去理智，竟然对一名才见过两次面的女孩，说出那样的话，甚至抚摸她的脸颊…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从来没有一个女人会让他如此冲动、如此失去理智……“我们还是快上山吧。”孟恩强自镇定，装做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，想藉此移开注意力。

“嗯。”宫本点点头。

两人拾级而上，又是一段无言的路途。

此时此地的夏夜，静得出奇，只有路旁草丛间的昆虫鸣声偶尔响起。

孟恩的心中，却像是有一股浪潮要将她淹没。宫本的话不断地在她耳畔回荡着，令她始终无法忘怀。

他真的喜欢我吗？真的吗？孟恩自己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问着自己。

可就算宫本是真心的，她也不能接受啊！为什么不能？只因他是个日本人？到底自己是憎恨日本人哪一点？这个在心里问了自己千百遍的老问题，在见到宫本中一时，又重新浮现了出来。

撇开日本人的问题不管，宫本中一可是人财团的小开，又怎么可能看上自己这个从台湾来的平凡留学生？孟恩想了老半天，最后把重点锁在门不当户不对上头，虽然依旧刺心，起码还知道问题在哪里，就算要放弃，也比那些莫名的扰人情绪好得多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宫本还是先开了口。

“没什么，我只是在想……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刚才还没回答我的问题

呢！”孟恩微笑地说道，想打破彼此尴尬的气氛。

“我……”宫本道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他不知道该如何告诉孟恩，难道要诚实告诉她，自己来清水寺的原因是为了她吗？她又会相信吗？“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想当……和尚。”孟恩见宫本吞吞吐吐地，便开玩笑地帮他编了个理由。

宫本笑了，“不是的，我只是来山上静一静，假日时，我也会来这里的。”  
“你有很多烦心的事？”孟恩试探地问。

“人活在世上，多少都会有烦恼吧。”“你的烦恼排解不掉吗？”宫本楞了一下，对孟恩的语带玄机有些惊讶。

“嗯，我也有想不透的时候。”他看着孟恩说。

“干嘛这么看着我？”孟恩被他看得很不自在，不禁转过脸去。

“啊……对不起！”宫本中一连忙收回视线，不好意思地笑笑说：“你总能让我失态。”孟恩心中又是一惊，一股热气直往顶上冒，情愫已经在心中逐渐萌芽……“恢复正题，”宫本走着，步子又太又稳，“我从一出生便什么都有了，金钱、地位、名利，看起来好象什么也不缺，但是，心中总觉得还缺了些什么。”宫本中一若有所思地说着。

“是什么？”孟恩好奇地问着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他再次笑笑，只是这次的笑容充满了惘然与无奈。

“你不觉得人常在盲目地追寻着，却连自己要些什么都不知道吗？”孟恩没有回话，只是静静地思考着宫本的话，同时也揣想着，这究竟是个怎样的男人？既是睿智聪颖的，却也有一分童真与茫然，这一切在在都使她心动。

两人走着走着，清水寺已经矗立在眼前了。

“到了，我先带你去见师父。”“好。”正当宫本想带孟恩去拜见师父时，师父已从走廊的另一端向他们走来。

“师父，这位是齐孟恩小姐，今天想在庙里借宿一晚，不知是否可以？”宫本上前向师父顶礼报告。

师父看到孟恩时，表情却顿时变得严肃，沉默了好一会儿。

孟恩不安地朝宫本望了望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

“师父……”宫本中一再度唤道。

师父总算缓缓开口向他们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我想齐小姐应该也累了，你就先带她进去休息吧。”说完，便转向孟恩和蔼地一笑。

“谢谢师父。”孟恩合掌向师父深深地一鞠躬。

在几秒钟前，她还以为这位师父是个严肃的人，可能会不同意她的留宿，还好见到他的笑容后，她才放宽了心。

倒是宫本，却隐隐感到师父有异，尤其是当师父见到孟恩时的神情，与平常很不同。

难道是……“师父……”宫本忍不住想进一步探究原因。

“有事明天再说吧。”师父挥挥手，朝孟恩点了点头，便兀自转身离去。

师父今晚确实有些不对劲，宫本心中暗想着。

“宫本先生，你怎么了？”孟恩见宫本站在原地发楞，忍不住问道。

“没什么，我先带你去休息吧。”宫本回过神来，带着孟恩离开。

把孟恩安顿妥当之后，宫本回到自己屋内，却久久无法入睡，因为他脑子里有团迷雾尚未解决。

“师父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”他心里猜想着。

但由于时候已晚，不容许他再继续思考下去了，明天还得起个大早，开车送孟恩下山呢。

旭日东升，今天又是个晴朗的好天气。

“师父早。”中一向正在做早课的师父问好。

“早。”“谢谢师父这几天的教导，今天我就回东京，这几天打扰师父了。”宫本恭敬地向师父说道。

“嗯，有没有把心中的事放下啊？”师父仍不忘叮咛着。

“该放的已经放下，可是……有些仍是放不下。”宫本惭愧地说道。

到清水寺这几天，他将一切都毫无隐瞒地告诉了师父，包括在舞会中遇到一位女子之后，对自己造成一股强烈的震撼，甚至把这位女子和恶梦中那位女孩联想在一起……。

这一连串的事，他期盼师父能为他指点迷津。

师父并不愿多说什么，只要求他静心就好，其它的事就别再胡思乱想。

但是，即使师父只有这项简单的要求，宫本还是无法做到，这个礼拜他虽然身处庙宇，心却依然无法彻底沉淀清静下来。

“没关系，一切就随缘吧，这样反而可以活得自在些。”师父慈祥地说。

“谢谢师父。”宫本再次鞠躬致谢，突然，昨晚的事浮上他的心头。“师父，昨晚您见到齐孟恩小姐时，好象……”“没什么，她是个难得的好女孩，我很喜欢她。”师父平静地说。

“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”中一脸上的笑容，无法隐藏心中那分满足。

不过，宫本心中的那分疑惑却未消除，虽然他曾向师父提及舞会中那位女子的事情，但师父并不知道那女子就是孟恩。但，为什么昨晚师父见到孟恩时，神情为之一惊，像是知道了什么。

他知道就算再追问，师父也不会多说的。于是他不再强求，就让这分疑惑留待来日再解答吧。

“师父早，宫本先生早。”孟恩微笑地向他们打招呼，她的笑容在清晨的阳光下，宛若朝露般清新甜美。

“早，昨晚睡得可好？”师父关切地问道。

“很好，谢谢师父。”孟恩回答。

“那就好，有机会欢迎你再到清水寺来。”“我会的。”孟恩对这位师父有种亲切感，就像邻家的长者般和蔼可亲。

与师父道别之后，孟恩便和宫本中一离开了清水寺，踏上往东京的归途。

回家路上，孟恩坐在宫本的身旁。她一直看着窗外，但心思却全落在身旁这个男人身上，无法克制。

宫本开着车，一颗心也不由自主地飞到孟恩身上。

“齐小姐。”宫本还是先启了口。

“还是叫我孟恩吧。”孟恩微笑说道。

“好，孟恩，你……今天有事吗？”宫本慎重地问道。

“没有。”她摇摇头，简单地回答。

“我想……如果你有空的话，今晚可不可以请你吃晚饭？”宫本终于还是鼓起了勇气，邀请孟恩共进晚餐。

当两人目光相接触的那一刹那，孟恩看到的是一双再诚恳不过的眼眸，

令她难以拒绝。

而从昨晚到现在的相处，孟恩也相信宫本并不像一般有钱的公子哥儿，“嗯，好啊。”孟恩欣然答应。“不过，我有个条件。”“条件？”宫本一脸迷惑地看着她。

“这顿饭应该由我请你才是，谢谢你昨晚的照顾，还让我搭便车回东京。”孟恩调皮地眨眨眼说。

“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……好啊。”宫本也笑着点头答应。

只要能和孟恩共进晚餐，不管她开出什么条件，即使是上刀山，下油锅，宫本也心甘情愿。

话匣子一打开，两个人便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。

宫本谈着他的工作、家人、兴趣，就像有说不尽的趣事似的，虽不特意地夸耀，却也遮掩不住他独特的见地与风采……看着侃侃而谈的他，孟恩细心聆听着，字字句句都记在心底，更不舍得转移视线，只因他的微笑、他的眉宇、他的眼、他的唇、他的声音……他的一切一切，都是那样完美，令孟恩心悸不已……“孟恩，你怎么了？”宫本唤道。

“啊，没事。”孟恩摇着头傻笑着，笑自己竟会如此夸张地注视一个男人。她似乎已经不可自拔地喜欢上他了。

京都到东京有一段不短距离，但在愉快的谈笑声中，竟不知不觉就抵达了。

车子在孟恩宿舍门口停了下来。

在两个人的心中，竟不约而同地希望这段路再长一点就好了，因为他们还有好多话没有说完哪。

所幸今晚就可以再见面了。想到这里，孟恩心中又开始希望晚上快点来到。

“晚上七点我来接你。”宫本深情款款地对孟恩说。

“好。那就晚上见了，拜拜。”孟恩故作轻松状地向宫本道别。

孟恩一直目送着宫本离开后，才不舍地走进宿舍。不过，还没打开房门，屋内就传来曼亚高亢的声音。

“哦 齐孟恩！你给我从实招来！送你回来的那位英俊男士是谁啊？你可别想骗我喔，刚才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啰！”曼亚一打开门，便逮着孟恩拚命地问。

“唉，只是个见过两次面的朋友而已。”孟恩把背包一丢，往床铺一躺。

“那……昨夜你是不是和他在一起……？天哪！齐孟恩！你想开啦？你们有没有……”曼亚语带暧昧地逼问着她。

曼亚的幻想力真的是超级丰富，竟然为孟恩编出一夜罗曼史。

“曼亚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啦！”孟恩急忙地阻止曼亚，免得她愈讲愈离谱。

“我们只是刚好借宿在同一座寺庙，早上又刚好搭他的车回来而已。”“天底下哪有那么多‘刚好’的事？你不要骗我了！”曼亚仍不放过孟恩，继续消遣着她。

“随便你怎么想好了，我投降，真受不了你！”孟恩双手高举做投降状，她打算不再理会曼亚的胡说八道，因为自己肯定说不过曼亚的。

“对了！”曼亚停止了胡闹，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。“阿鸿和小江他们约

我们今晚一起聚餐呢！”“可是……”孟恩面有难色地犹豫着，“今晚我已经有约了。”“好啊！我就知道，是不是刚才那个男人跟你约好了？”曼亚又叫又跳地，活像发现了多大的秘密似的。

“唉呀，我是和他有约没错，不过是因为我想谢谢他送我回来，才要请他吃饭的……”孟恩想要解释。

“不管啦！什么借口都一样，约会就是约会！想不到我们的古典美人总算红鸾星动了！”曼亚继续闹着。

“晚上我就不能去聚餐了，你帮我向阿鸿他们说声抱歉。”“好，没问题，约会最重要了！你还不赶快起来打扮打扮。”曼亚硬是把孟恩从床铺拉了起来。

“拜托！你饶了我吧。现在才早上十点二十分。要打扮也不需要这么早吧！”孟恩指指着墙上的钟提醒她，不过，曼亚却完全不理睬。

“我知道啦，但这可是你在日本第一次的约会，所以一定要慎重其事。搞不好……嘻嘻，我就可以等着喝你的喜酒啰。”曼亚又开始自编自导，这次甚至连结局都想好了。

“你知道我对日本男人根本就不可能……哎，算了，随你怎么想好了。”孟恩已经懒得再多说了。

曼亚倒是比孟恩还要兴致勃勃，不惜把孟恩早已整理好的皮箱搅得天翻地覆，就只为了替她挑选最满意的造型。

也难怪曼亚会如此兴奋，因为她和孟恩在日本待了两年，都不曾听说或看过孟恩和男孩子约会，这还是头一遭呢。

所以，对于孟恩今晚的约会，曼亚可真是比当事人还要热心呢！整个下午曼亚就逼着孟恩换了一套又一套的衣服，直到她觉得满意为止，才结束了这场折腾。

“嗯，孟恩，你看看你，这么美、这么有气质，还有极富中国传统的韵味，一定可以掳获那个男人的心的，放心吧。”曼亚在孟恩身旁绕了绕、看了又看，直点着头夸赞她。

孟恩站在镜子前，仔细端详着镜中的自己，似乎可以从镜中看到她的过去……

孟恩早在宿舍门口等候着，她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雀跃心情。

“孟恩，等很久了吗？”宫本停妥了车后，马上拿了一束粉紫色的玫瑰花来到孟恩面前。

“哇，好漂亮的玫瑰花。”眼前的这束花让孟恩双眸为之一亮。

“送给你的。”起初孟恩还犹豫了一会儿，不过宫本的心意总是令她难以拒绝。

“谢谢！”孟恩接过了这束玫瑰花，淡雅的花香漫洒在空气之中，气味十分芬芳怡人。这是孟恩最喜爱的颜色，柔柔的粉紫将她白皙的脸庞衬得更加盈盈动人。

玫瑰代表爱情，那么，宫本送她玫瑰的用意何在？他是否也曾送给其它女人这般美丽的玫瑰呢？此刻孟恩已不愿再多想。

“你有没有特别想吃什么？”宫本体贴地问。

“没有呢。”虽然孟恩心里有些怀念中国菜，却也不好意思特别要求，她怕宫本吃不习惯。

“既然这样的话，就让我带路吧。”宫本心中似乎已经有谱了。

不一会儿，宫本带她来到离市区不远的一家中国餐馆。能在异乡享受到故乡的美食，孟恩真是感动极了。

而更让孟恩惊讶的是，她本来以为像宫本这样出身豪门的人，应该会找些高级奢华的餐厅才是；可是这家中国餐馆感觉上十分家常，出乎孟恩的想象。

“宫本先生，欢迎，欢迎。”他们一进门，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就以一口标准的中文迎向前。

“噢？今天有位新朋友？”那位中年男子好奇地看了看孟恩。

“这位是齐孟恩小姐，是从台湾来的留学生。这位是餐馆的老板刘先生，是从中国大陆来的，他做的中国菜可是非常道地的。”宫本用流畅的中文，介绍他们互相认识。

“真高兴见到你，齐小姐。”刘先生很和气地向孟恩打招呼，随即又话带神秘地说道：“齐小姐，这可是宫本先生第一次带女性朋友来我们这儿吃饭喔。”语毕，他便笑嘻嘻地离开，到厨房准备他的工作。

孟恩一脸茫然地呆在原地，这一连串的喜悦，实在让她有些应接不暇。尤其听到宫本竟然以流利的中文与刘老板对谈时，她简直是目瞪口呆。

天啊，她竟不知道宫本听得懂中文，还能说得一口标准的中国话。

孟恩一脸诧异地看着宫本，只见他俏皮地一笑。

“你一定感到很惊讶，对不对。”宫本用中文对她说。

“你……”孟恩已经说不出话来了。

“我曾在中国大陆待了三年，中文也是在那时学的。”宫本解释着。

“原来如此。”孟恩明白了，马上又忍不住地赞美：“你的发音比中国人还标准呢。”宫本笑了笑，用手指着菜单上一排排的菜名问道：“想吃些什么？”“就让你来点吧。我相信你一定很会点菜的。”孟恩放心地将点菜的工作完全交给他。

宫本点了五菜一汤，然后很仔细地再看了一遍，才交给跑堂的伙计。

孟恩心想，这个男人究竟还有多少她不知道的东西要让她惊喜？宫本倒了杯茶给她，“在想什么？”“没有。”孟恩掩饰地喝了口茶，问道：“你在中国大陆时住在哪里？”“上海！”宫本回答，“大陆的经济慢慢在起飞，那么多人口，各种市场皆大有可为。”“喔！”孟恩知道宫本家的事业遍布许多国家，没想到触角还伸到中国大陆。

“除了去上海之外，有没有到处走走？中国大陆的景色那么好，有机会我也很想去看看。”“有啊！我去了一些地方：北京、黄山、长江三峡、跟……南京。”提到南京时，宫本原本闪亮的眼神一下黯淡了下来，仿佛有什么隐情。

“南京……”孟恩喃喃复诵着。

数十年前，这个地方曾经是中国人的地狱，而这一切，都是日本人造成的！

想到这儿，孟恩的心不由地悲恸起来。而宫本似乎也想到同样的事，久久沉默不语。

“菜来了，两位请慢用！”伙计将热腾腾的菜一一端了上来，打断了两人的思绪。

“吃吃看，刘老板的辣子鸡丁很不错。”宫本打起精神，细心地为孟恩挟

菜。

看着宫本，孟恩的胸口翻搅着又爱又恨的复杂情绪。爱，是因为宫本的无微不至的温柔；恨，则是因为他为何是个日本人……该如何是好呢？宫本的心中，亦是不断地起伏着。

如果把他当年对南京的印象，与孟恩的身影叠在一起，那个纠缠了他多年的梦境，简直就是呼之欲出了……怎么会这样呢？“南京好玩吗？”孟恩忽然问道。

她有种想要了解南京的渴望，而那种感觉，就像谈及自己家乡一般地熟悉。

“那是一个很古朴、有着浓厚历史文化气息的城市。”宫本回忆地说着。

“我倒是很想去南京看看。”孟恩若有所思地说着。

宫本忽然放下手中的碗筷，脸上的笑容也收了起来，严肃而正经地问道：“孟恩，你确定我们没见过面？还是……你去过大陆而忘了？”“在晚会前，我从来没见过你，而且我也不曾到过大陆。”孟恩肯定地回答。

但是，宫本会提出这问题，却让她震惊不已，没想到两人竟有相同的感受。

愈是相处在一起，愈觉得彼此曾经见过。

孟恩感到有股神秘的力量，正慢慢地牵引着她与宫本，走向某个未知的世界。

餐后，伙计又端上一壶冻顶乌龙茶。

“这乌龙茶的气味不错，你闻闻看。”宫本帮孟恩和自己各盛了一杯，然后将茶杯拿近，浸淫在淡淡的茶香中。

“我喜欢在这儿用餐之后，再慢慢品尝几杯热茶，那种感觉真好，简直是人生中的一大享受。”宫本一副陶醉的模样，让孟恩也被感染了。

“嗯，真的好香。”她也嗅了嗅茶杯，赞同地说。

“我有一样礼物要送给你。”宫本望着孟恩，微笑地说。

“礼物？送我？”孟恩好是惊讶，“我都还没好好谢你，怎么可以再收你的礼物呢？”“我们说好这顿晚餐由你请客，那么我送你一点小礼物，也是理所当然的啊。”他理由充足地解释着。

“可是……你已经送我一大束玫瑰花了啊。”孟恩觉得宫本已经对她太好了，不应该再接受他任何礼物了。

“可是你明天下午就要回台湾了，我想送你一个小礼物，就当是纪念好了。”宫本坚持着。

孟恩无法再拒绝，只有默许了，也许，她潜意识里也想留些什么当做纪念吧。

宫本从衣袋中掏出一个红色的绒布盒子，然后取出一枚戒指，递给了孟恩。

“这……这，戒指？”孟恩的声音竟然有些颤抖。

“怎么了，你不喜欢？”宫本见孟恩神色大变，急忙问着。

“不是的！”孟恩连连摇头，用手轻轻地摩挲着那枚戒指，虽然戒指已经十分老旧，仍隐约可看出镶着一朵紫色的莲花。

“这戒指……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。”孟恩喃喃地说道。

“真的？”宫本楞了一下，他望着孟恩，只觉得冥冥之中似乎注定他会买下这只戒指送给孟恩。

“这枚戒指是我在南京的一个旧货摊上买的，第一眼看到时，也觉得似曾相识。卖给我的老先生说，那大概是中日战争时代的东西，不过就只有这么一只，你应该不可能见过的。”“我……这我也不知道。”孟恩眉头轻蹙，困惑地看看宫本，又看看戒指，实在不懂自己怎么会认为曾经看过这戒指。

“不过无所谓啦，它已经是你的了！”宫本温柔地阖上孟恩的手，一股热力直传入她心底。

“不行啊！这太贵重了。”孟恩摇着头，把戒指放下。

“为什么？难道你不喜欢？”宫本急急地问着。

“不是的，它在你身边已经那么久了，可见你一定很喜欢这戒指，我不能收下。”“这就是我要将它送给你的原因。”宫本将戒指重新放回孟恩手中，“请你收下吧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比我更珍惜这戒指的。”“我……”孟恩只好勉为其难地收下戒指，她也将自己手腕上的一串碧绿色念珠摘了下来。

“我没有特别的東西可以送给你，这串念珠陪伴我将近十年，我希望它也能保佑你平安。”“看来我不收下不行啰。”宫本开心地接过了这串念珠。

孟恩不禁想起中国古代的恋人，也是这样彼此交换礼物，当做定情之物的……定情之物？孟恩不敢再往下想了。

甜蜜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，他们在吃饱之后，即挥别了刘老板和他的餐馆，回到孟恩宿舍。

夜，出奇的寂静。

“明天下午我可以去机场送你吗？”宫本的这句话，挑起孟恩心中无端的心痛。她当然希望宫本能来，但又怕分离的场面太令人感伤。

“这样……会不曾耽误你的工作？”孟恩推辞着。

“再忙我也会过去。”宫本坚定地说着，那分认真的神情，竟牵动着她欲夺眶而出的泪水。

“好，我会等你来的。”孟恩强忍着泪水说。

“时间不早了，你该进去好好休息，明天搭飞机是很累人的。”宫本还是那么体贴，如果可以，孟恩真希望留在日本永远不回去了，或是让时间停留在此刻，不再向前。

“再见。”“再见。”孟恩一直望着他的车子消失在漫漫无尽的夜。

为什么自己对他竟有这般强烈的不舍？孟恩轻轻抚摸这枚戒指，泪水已悄悄地湿润了眼角……

在机场的大厅里，永远交织着离别与重逢的情网，有喜亦有悲。

“孟恩，时间快到了，要准备上飞机了。”曼亚在一旁催促着。

“再等一会儿。”孟恩的视线在人潮中焦急地找寻着。

曼亚见孟恩着急的模样，心情也随之七上八下，那位宫本先生怎么还迟迟未出现呢？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……“孟恩，你看，是不是那个人？”曼亚指着一个飞奔而来的人大叫着，孟恩却早已像疾箭般飞奔向前去了。

“幸好赶上了！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”宫本气喘吁吁地来到孟恩面前。

“我有东西给你。”孟恩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纸，“这上面有我在台湾的住址和电话，如果……如果你有机会到台湾，别忘了来找我。”我会的，祝你一路顺风。”深情的眼眸注视着孟恩。

“谢谢。”孟恩亦回视着宫本，似乎想把他的面容永远烙印在脑海中。

宫本伸出他的手，紧紧地握住孟恩的手，却发现她的手微微颤抖着。

这时，催促旅客上机的广播声无情地响起，打断了两人不舍的情绪。

“孟恩，该走了。”曼亚提醒着好友。

彼此紧握的手慢慢地松开了，愈离愈远……孟恩的心跌入了谷底，泪水再也不听使唤她夺眶而出。当她一转身时，已是梨花带泪，哽咽不成声了。

曼亚不知该如何安慰孟恩才好，她不懂孟恩如此伤心的原因，是因为就要离开日本，还是为了才认识几天就要分开的日本男子而难过？这实在不像她所认识的孟恩。

“轰”飞机直入云霄，飞向她们所熟悉的国度，而异地的一切，却愈来愈模糊……

#### 4

台北。

“别杀我，别杀我，救命啊……”孟恩又被恶梦惊醒了，她的身子微颤，双唇泛白，额冒冷汗，在这仲夏夜里，竟感到些许的微寒。

从日本回来之后，这个梦境遂一再地困扰着孟恩，使得她不得不怀疑，这个恶梦到底要告诉她什么。

今夜，她又失眠了。

孟恩起身拿出纸笔，把刚才的梦境一一描绘下来，但即使记录得逼真详细，她仍猜不透这个恶梦所代表的意义。

唉，算了，孟恩决定不再花脑筋去想这些了，要发生的，就让它发生吧。

抚摸着手上的戒指，回台北以来，这个动作似乎已经成了孟恩的习惯，好象这样就能抒发她对遥远国度的相思……这枚戒指待在宫本身边这么久，应该有着他许多记忆在上头吧。

回台湾将近四个月了，这四个月来，她不曾停止对宫本中一的想念，但是两个人却像断了线的风筝般，失去了联络。

下飞机后，孟恩才发现，她只记得将自己的联络电话与住址给了宫本，却忘了也向他要资料，就这样失去了主动与他联系的机会。

孟恩每天一回家，便努力翻找着信箱，或是询问有没有她的电话，但答案都是令她失望的。

孟恩不禁开始怀疑难道，那三天共处的时光只是一场梦，一旦梦醒了，情也就灭了……不然，为何宫本中一一点消息也不给自己呢？是否已经将她遗忘了呢？孟恩辗转难眠，度过一个个凄清的夜。

唯一庆幸的是，她找到了一分自己极喜爱的工作。

孟恩目前在一所专科学校从事日语教学，这份工作不算轻松，尤其是对甫加入教育工作的她而言，更是绞尽脑汁设计各种教学课程，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。

不过，或许这样也好，如此一来自己就不会有多余的时间胡思乱想，徒增苦恼。想着想着，东方已出现一道曙光，她看着闹钟上的指针，凌晨五点二十八分。

干脆早点起床到学校去好了，孟恩这么想着，就从容地打点一切，准备出门。

屋外的世界尚在沉睡中，人车稀少，有着一股少有的寂静，与她平常赶着上课的情景完全不同。

孟恩难得这么早就来到学校，却意外发现早晨空无一人的校园里，竟像是与外界隔绝般的桃花源仙境，碧绿的草地皆是晶莹的露珠，各种不知名的花朵迷人地绽放笑靥，树上的鸟鸣声在晨曦中更显得清脆悦耳。

“嗨，小鸟儿，你们早呀。”孟恩开心地大声向鸟儿问好，心情亦随着鸟儿般飞翔起来。

她张开双臂，用力地呼吸着早晨清新的空气。

“齐老师，你早。”孟恩被这突如其来的问候声吓了一跳，这么早的校园里会有谁呢？“我帮那些鸟儿们向你回礼啊。”一个身着运动服、脚穿慢跑鞋的男人，笑咪咪地出现在孟恩的面前。

“是你啊，方老师，你早。”孟恩微笑着与他打招呼。

方康佑笑了笑，继续消遣着孟恩：“齐老师有向小鸟问早的习惯？”“没有，只是……”孟恩摇着头，脸上微泛起红晕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要窥探别人的隐私。我只是刚好在操场里慢跑，突然听见一只超级大鸟在叫，所以好奇地过来看看。”方康佑打趣说道。

孟恩没想到方老师这个人还挺幽默的。

“看来这只大笨鸟破坏你晨跑的雅兴了。”孟恩亦笑着说。

“齐老师，我是和你开玩笑的，可别生气喔。”方康佑连道歉也是一副嘻皮笑脸的模样，孟恩可真服了他。

孟恩到这个学校任教不到两个月，对很多老师都还喊不出名字。但是这位方老师年纪轻轻就当上训导组长，加上他对学生的辅导方式别树一格，所以孟恩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。

不过，平时就算见到方老师，也只是点个头、打声招呼而已，这还是他们头一次聊了起来。

“没关系的，你不用这么客气。”孟恩回答。

“那就好。对了，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就到学校？”方康佑恢复正经问道。

“今天起得比较早，所以就想提早过来。你呢？每天都来学校晨跑？”“对啊。”方康佑点点头，“我租的房子就在学校附近，走五分钟就到了，所以除了下雨天之外，每天都会过来晨跑。”“真好，你来学校好方便。”孟恩羡慕地说道，因为对于每天必须塞车上下班的她，这实在是太幸福了。

“是啊，我根本是以学校为家了。”方康佑笑着说。

方康佑的笑声，在朝阳的照射下显得十分有活力，孟恩亦不自觉地被方老师所感染了。

夕阳的余晖透过玻璃窗，将办公室洒满了金黄色的亮片。

孟恩刚刚才把学生的作业批阅完毕，正准备起身活动一下筋骨。

“还没走啊，齐老师。”方康佑刚从外头回到办公室。

“正准备要走了，你呢？”孟恩边离开座位边回答。

“别忘了，我可是以学校为家的人喔。”他笑着说。

“哦，我差点忘了。”孟恩附和着。

方康佑走到她的身边，问道：“齐老师，等一下一起去吃个晚饭如何？”同事间偶尔吃顿饭、聊个天，应该是很稀松平常的事，但是面对方老师的邀请，孟恩觉得有些不妥，而刚好今晚她也的确有事。

“不了，我和朋友有约，改天吧。”孟恩微笑着拒绝了。

“和男朋友约会？”方康佑像在探询什么似的，眼睛直盯着孟恩看。

“你说呢？”孟恩不想向他解释太多，故意反问回去。

“方老师，齐老师要和男朋友约会，你就别勉强人家嘛。”一个娇滴滴的声音伴随着浓重的香水味，突然加入了他们的对话之中，原来是教会计的陈琪朝他们走了过来。

“陈老师，还没走啊。”孟恩礼貌地向她打招呼。陈琪只是冷冷地瞥了孟恩一眼，连头都不点一下，就把脸径自转向方康佑。

“方老师，齐老师没空陪你吃饭，我可以陪你去啊。”陈琪对方康佑倒是堆了满脸的笑容，和对孟恩冷漠的脸孔比起来，简直判若两人。

其实孟恩很早就觉得，陈琪对她的态度非常恶劣，她本来还以为自己是不是哪里得罪她了。从今天的情况看来，她已经大略猜到是和方康佑有关了。

“我……”方康佑支吾着，对陈琪的邀请似乎面有难色。

孟恩见状，大概猜到方康佑不便直接拒绝陈琪，只有好人做到底了。

“对不起，陈老师。我和方老师已经约好一起用餐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欢迎你加入我们。”孟恩笑容可掬地邀请陈琪。

“不了，我可不想当别人的电灯泡呢。”陈琪冷笑着拒绝，肚子里可有一把妒火熊熊燃烧着。

“我先走了。祝你们今天晚上玩得愉快啊。”陈琪一甩头，转身离开了。

方康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脸上才恢复了笑容。

“谢谢你帮我解围。”他感激地对孟恩说。

“别客气。”孟恩俏皮地眨眨眼。

“你晚上真的有事？”方康佑居然还不死心地再次问道。

“嗯。”孟恩看了一下表，“不过时间还早，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去吃个饭。”

“真的？太好了！我请客！”方康佑的神情顿时愉悦了起来。

“没问题。”孟恩也开心地笑了。

他们来到学校附近一家餐馆。

“陈老师好象……对你印象不错嘛。”孟恩有意无意地问着。

“也许吧。你快尝尝这道豆酥鳊鱼，凉了就不好吃。”方康佑似乎不太想谈这件事，故意引开话题。

“你为什么好象很怕她的样子？”孟恩还是很好奇，方康佑却一个不小心呛到，咳了好一会儿。“嘿！你还好吧？”孟恩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，为什么会让方康佑有这么剧烈的反应。

方康佑摇摇头，灌下一大口茶，才开口说话。

“我不是怕她，我只是不想和她有什么瓜葛。”“有那么严重吗？”孟恩十分不解，和陈老师吃顿饭怎么会如此复杂呢？“唉，人言可畏呀，不得不防。”他一脸无奈地说道。

这下子，孟恩可更加好奇了，陈琪到底是何许人也，为何方康佑对她总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。

她突然想到，其实不只是方康佑对她异常的“礼貌”，连学校的校长啦、

主任啦，对她的态度都颇为“客气”。难道陈琪有什么特别的背景或后台吗？“其实，陈老师教学还算认真，只是……”方康佑的话讲了一半，似乎犹豫着该不该说下去。

“我对陈老师的认识也不多，只不过……‘你们’对她似乎非常‘礼遇’。”“不瞒你说，陈老师她……”方康佑话吊在半空中，神秘地看着孟恩，把声音压得好低：“她是学校一位董事的小老婆。”听到这骇人的讯息后，让孟恩好是惊讶，久久眉头深锁，无法出声。

“我还以为你听到之后会惊吓地大叫呢！”方康佑开玩笑地说。

“我是真的吓到了。像陈老师那么聪明、漂亮的女人，怎么会甘心当别人的小老婆呢？”孟恩的语气充满了惋惜。

“这个我也不清楚。”方康佑微耸着肩，好象不是太在意。

“不过，世间男欢女爱的事，很难用世俗的眼光评断什么才是是非对错，或许一切都是冥冥中注定的吧。”她感叹地说道。

“嗯，可能吧。”方康佑随口答着。

“为什么你不肯和她吃顿饭？”孟恩突然质问他，有些愤愤不平。

“我已经说过了，人言可畏嘛。”方康佑一脸无辜地回答。

“如果每个人的想法都和你一样，那陈老师岂不是交不到任何朋友了吗？”孟恩似乎为陈琪感到不平。

“可是，陈老师有时候表现得太过热情，万一让别人看到了，在背后多说了几句，我不就无端惹上麻烦了吗？”他为自己辩解着。

孟恩深深叹了一口气，对于方康佑的解释，她是可以理解的。

陈琪为什么甘于做别人的小老婆呢？为名？为利？还是爱情？唉！这真是一个既复杂又难解的问题。不过至少经过这番谈话后，她对陈琪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。

“我得走了，下次有机会我再回请你吧。”孟恩看看时间说道。

“好呀，我可是会牢牢记住的唷，一言为定。”方康佑说。

他们在餐馆门口道别。孟恩叫了一辆出租车，便向东区前进。

很快地，孟恩已经到达约定的地点，一家充满欧洲风味的咖啡馆。

才推开大门，她便看见了坐在角落的曼亚。

“嗨，孟恩。”曼亚也看到了她，高兴地向她招手。

这是她们从日本回国之后第一次碰面。这几个月来，由于彼此忙于找工作、适应工作环境，所以平常也只能利用电话聊聊近况，无暇碰面。

昨天晚上，曼亚突然打电话给孟恩，说有要事相告，非得见面谈不可。孟恩实在猜不透，到底是什么重大的事情，为什么曼亚不能在电话里说。

“嗨，曼亚，好久不见，你变漂亮了。”孟恩走到曼亚面前坐下来。看到一身鲜红套装的曼亚，孟恩先夸了她一番，随即又忍不住向她埋怨起来。

“什么事这么神秘，非要见面才能说啊。莫非……你有好消息要告诉我？是不是你的好事将近了呀？”孟恩故意开她的玩笑。

“哼！才不是我的好消息呢！这件事可是和你有切身关系喔。”曼亚不甘示弱地回答。

“和我有关系？”孟恩有些莫名其妙。

“不仅有关系，而且还非比寻常喔。”曼亚神秘兮兮地卖着关子。

看曼亚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，好象真有那么一回事似的。

“到底是什么事嘛？”孟恩被她唬得也紧张起来。她没有心情再猜下去，只有向曼亚逼问。

“好好好，我说。你别急嘛！”曼亚被她紧张的模样逗得差点笑出来。

“快说。”孟恩对她使个白眼。

“你记得我上班的公司吗？”“记得啊，你不是在一家日商公司上班吗？”“你知道我们老板是谁吗？”曼亚神秘地说道。

“你们公司老板是谁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孟恩一脸苦笑，实在搞不懂曼亚究竟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

“是吗？真的和你无关吗？”曼亚故意放慢了速度，缓缓说道：“你想想看，‘本田企业’和你有没有关系啊？”“本田企业？”孟恩还没反应过来。

这个名字好象在哪儿听过，孟恩一时地想不起来。她努力地思索许久，终于唤起了对这个企业集团的些许印象。

“那不是日本国际亲善会的资助厂商之一吗？”孟恩不解地说。

“还有呢？”曼亚在一旁想要提醒她什么。

“还有……”孟恩心中一惊，随即张大嘴巴：“你是说……”曼亚开心地猛点头：“没错，就是宫本的家族企业。你说，这和你有没有关系呢？”但是，孟恩脸上却连一丝笑容都没有。因为，她真正思念的人是宫本中一，又不是他们家的企业集团。曼亚约她出来碰面，就只是为了告诉她这件事吗？曼亚见孟恩没什么反应，觉得好讶异，难道她这么快就忘了那段异国恋曲吗？

“孟恩，你该不会已经不在乎那位宫本先生了吧？”“不，我没忘。”孟恩脱口而出，带着满腹的委屈。天晓得，她怎可能忘了那个人，那个令她日夜思念不已的宫本中一！

曼亚见她一脸伤心的模样，也猜到了好友仍非常在意，便收起开玩笑的心情。

“其实今晚找你来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告诉你宫本中一的事。”曼亚一本正经地说道。

“有关宫本中一的事？”孟恩不敢相信地睁大双眼瞪着曼亚，脸上也倏地展现出惊喜的光芒。

“嗯。”曼亚点点头。

“快告诉我，你知道些什么？你怎会知道他的事？”孟恩抓着曼亚的手臂，不停地逼问她。

“你一下问那么多问题，我怎么回答？”曼亚没好气地看着反应过度的孟恩。

“啊，对不起。”孟恩赶紧收回她的手，乞求地望着曼亚。“那现在可以说了吗？”见到孟恩如此心急的模样，曼亚也不忍再继续消遣她。

“我在公司听到一个消息：下月初我们公司将从日本派来一位总经理。”曼亚慢条斯理地说着。

“你是说，这位总经理是……”孟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没错。就是宫本中一。”曼亚接口说道。

孟恩的整颗心高兴得似乎要狂奔而出。她日夜思念的宫本中一，竟然就要来台湾了？那么，她不就可以与他再次见面了吗？可是，孟恩的心里却又突然浮起一丝忧愁。

“说不定，宫本中一早就把我忘了。”孟恩淡淡地说。

“你又知道了？搞不好他就是因为想见到你，才愿意到台湾分公司任职

的。”曼亚为孟恩想了个好理由。

“是吗？我可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。”孟恩压抑着兴奋的心情。

“这可不一定。反正等宫本来到台湾之后，答案就可以揭晓了。”孟恩可不敢奢望宫本是因她而来，她只希望宫本还能记得她，就心满意足了。

只是，宫本这么久都不曾与她联络，会不会已经将她遗忘了？“孟恩，你在想什么？”曼亚的声音把她拉回现实。

“没有。”孟恩摇摇头。

既然孟恩不愿多说，曼亚也不想再追问下去，反正她知道，现在孟恩整个脑海里只有宫本中一一个人，再也无法多想什么。

“我把这个珍贵的情报告诉你，你要怎么报答我呢？”曼亚邪恶地笑着。

“今天就算我请客，可以了吗，小姐？”孟恩提出回报的方式。

“当然可以，不过呢……”曼亚似乎想乘机多敲些“竹杠”。

“你还有何吩咐？”“我的要求绝对不过分啦，如果有一天你和宫本先生有了结果的话，可别忘了我这位媒人婆的红包喔。”语毕，曼亚自顾呵呵地笑得开心。

“拜托！曼亚，我们只是……普通朋友而已。”孟恩连忙阻止曼亚继续编织天方夜谭。

“是吗？真的只是普通朋友而已吗？那在回国的飞机上，是谁哭得涕泪哗啦、又是鼻涕又是眼泪的？”曼亚竟然把孟恩四个月前的糗事揪出来，真亏了她。

“我……”孟恩被她逼得答不出话来，双颊迅速地红了起来。

“普通朋友”只是孟恩用来掩饰的说词，她对宫本的这份真情，当然不会只有普通朋友那么简单。

只是，孟恩害怕自己的一往情深，会不曾在她一厢情愿的想法，也许，也许宫本早就有了女朋友，也许他只是把孟恩当做……普通朋友而已。

曼亚见孟恩无言以对，决定暂且饶了她，不再提起当时的糗态。

“反正我有言在先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，你别忘了我就行了。”曼亚再次提醒道。

她们又聊了一会儿，大多是谈现在的工作状况。

但是，得知宫本即将来台的消息之后，孟恩的心中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了。

“时间不早了，明天我们都要上班，该回去了。”曼亚看着表说道，“如果宫本中一到的话，我会再通知你的。”“不用了。”孟恩毅然地拒绝曼亚的好意。

“为什么？”曼亚对孟恩的回答感到吃惊极了。

“他到台湾一定有许多事情要处理，我不想打扰他，过一阵子再说吧。”孟恩淡淡地说道。

孟恩觉得若是宫本有心的话，自然会主动与她联络，若是无心，自己又何必自作多情呢？“好吧，那我们再联络啰。”她们在台北街头道别。曼亚先叫了出租车离去，独留孟恩一人在红砖道上兀自游走。

其实，孟恩内心是多么渴望马上就可以见到宫本中一。但是，有太多顾虑，让她满腔炽热的期待暂时冷却了下来。

孟恩决定把一切留待宫本来再决定，如果宫本记得她，就会主动和她联络的，她也毋须太费心。

如果宫本已经将她遗忘了……就让那分短暂的回忆留在风中吧。

## 5

宫本中一终于踏上台湾这片土地了。

他的心中有说不出的兴奋与激动，因为，他的梦想与真爱都在这里。

这个来台的机会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：刚好台湾分公司需要一位管理者，而宫本也正是该离开大哥身边，学习自己独当一面的时候，就这样促成他来台任职。他不仅可在工作上好好发挥，更可以见到他所思念的人。

四个多月不见，孟恩还记得他吗？宫本有些担忧，但眼前已不容他再多想，到了台湾之后，工作上还有太多事等着他来处理。

在机场大厅里，宫本中一见到前来接机的行销部经理 余士强。

“宫本先生你好，我是余士强。欢迎你到台湾来。”余士强满脸笑容地趋前迎接。

“你好！谢谢你特地跑一趟来接我。”宫本一面微笑寒暄着，一面握着余士强的手致谢，态度十分诚恳。

余士强见到宫本中一如此亲切，心情也跟着放松起来。

三年前，他就曾见过宫本中一，那时的他随着大哥宫本中川来台视察；经过这几年商场上的磨练，宫本中一除了变得更加稳重外，双眼也充满了自信的神采，唯一不变的是，他对人依然是那么温和有礼，毫无一丝富家子弟的架子。

在余士强的眼中，宫本先生有张俊秀的脸孔、高大的身段，还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眸，加上显赫的家世，不知可以掳获多少女人的芳心，同他投怀送抱的名门淑媛必定不在少数。

“我想先回别墅，下午三点再到公司一趟。”宫本向余经理说道。

“宫本先生下午还要到公司？”余士强的口气似乎有些意外。

宫本察觉余经理的惊讶，“有问题吗？”“是这样的，公司预定在明天为您举行欢迎会，所以……”余士强解释着。

宫本明白了余士强的意思，也就不再坚持。

“哦，既然这样的话，今天下午我就可以好好地睡一觉了。”他幽默地回答。

宫本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什么事该坚持己见、保持原则，哪些事又可以不必计较，他总是拿捏得恰如其分。所以在同事或朋友眼中，一致认同宫本中一是个智能型人物，绝对不会让别人感到为难。

在感情方面亦是如此。像他这种人物，交际应酬自然是在所难免，但他总有办法应付那些风花雪月的场合，所以任何花边新闻总是沾惹不到他。

至少，在遇见孟恩以前，他对感情是相当理智的。

回别墅的路上，宫本望着沿路的一切，一点一滴地慢慢唤起他昔日的记忆。

距上次到台湾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，如今再次踏上这片土地，宫本的

心境却完全不同了。

陈叔将车缓缓驶入中庭花园，宫本才一踏出车门，便见陈嫂从屋内快步迎前。

“宫本先生，欢迎您到台湾来。”陈嫂礼貌地向宫本先生深深一鞠躬。

陈嫂和陈叔夫妇俩为宫本家管理这幢别墅，也将近有十年的时间了。

“陈嫂，你好，好久不见。”宫本亲切地问候着，像是见到老朋友般自然。

陈叔将车停妥后，便开始打开后车厢取行李。

“我自个来就好。”宫本想要上前帮忙提行李。

“宫本先生，您先回屋里休息吧，行李我们会帮你送到房间的。”陈嫂迅速地从宫本手上接过行李，不愿让主人太劳累。

见到陈叔与陈嫂如此热心地对待自己，宫本只好放手让他们去打理，先行回到房间中。

九月的台湾，炎热如夏，似乎感受不到一丝入秋的气息。

宫本有意让自己尽量保持忙碌，他一会儿收拾行李，一会儿又整理房间，尽量找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来消磨时间。

他不敢稍作停歇，因为，只要一停下来，脑海中就全是那位令他魂牵梦萦的佳人，一点一滴地侵蚀掉他整个人、整颗心。

整理告一段落后，他稍作歇息，拿着孟恩送给他的念珠，整个人倚靠在落地窗边，思绪竟不知不觉地将他拉回和孟恩相聚时的点点滴滴：孟恩明亮的双眸、纯真的神情、清脆的笑声……一次又一次在他心中回荡着。

“宫本先生，是我，陈嫂。”陈嫂在书房外敲门说道。

“请进。”宫本赶紧把念珠放回书桌。

“宫本先生，晚餐已经准备好了。”陈嫂开了门，站在门口说道。

“谢谢，我马上下来。”宫本简单地响应一声。

陈嫂见主人神情有异，心中颇为纳闷，但也不好多问。

陈嫂下楼之后，将在楼上看见的情形告诉了陈叔。

“会不会是因这次他一个人来台湾，所以有些不安？”陈叔猜测着。

“可是我儿宫本先生手上拿着一串念珠，精神好象有点恍惚。不太像三年前的他，却像有些什么心事。”陈叔这时地想起，在他载宫本先生回别墅的路上，宫本先生好象也在思考着什么严肃的事情般，总是眉头深锁、一言不发。

“宫本先生一个人在台湾，我们一定得好好将他照顾好，不能辜负主人对我们的托付。”陈叔对太太郑重叮咛着。

“我知道，我会多加留意的。”陈嫂努力地点着头。

脚步声打断了他们夫妻俩的谈话，原来是宫本已经下楼来到饭厅。

“哇！好香啊！今晚有什么好菜？”宫本俏皮地询问着。

见到宫本脸上再度展露笑容，陈叔夫妇才稍微宽了心。

“陈叔、陈嫂，坐下来一起用餐嘛。”宫本边说边替他们拉开了椅子。

“这怎么可以，宫本先生，您请先用吧。”陈嫂连忙拒绝宫本。

在他们的观念里，主仆身分悬殊，绝对不能同桌用餐，何况以前宫本中川来台湾时，也从来不曾这么做过。

“为什么不可以？难道你们不喜欢和我一起吃饭？”宫本故意闹着。

“您知道我们不是这个意思的，宫本先生。只是……”陈叔面有难色。

“别这个那个了，以后我们就一同吃饭吧，否则我一个人吃饭很无聊的。”

宫本笑着说，一边半推着陈叔、陈嫂坐下。

“往后的日子，还得偏劳你们多照顾。”宫本以水代酒，同他们夫妻致敬。

“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”陈叔夫妇也开心地举杯回礼。

陈叔夫妇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如此受人重视，对这位主人更是充满了尊敬与喜爱。

在他们心底也达成一分共识，那就是要尽一切能力来照顾他、保护他。温馨的晚餐就在笑声洋溢中度过。

隔日早上，宫本准时出现在公司的大门口。几位高阶主管早已在此等候，预备迎接他的到来。

“宫本先生，欢迎您到台湾。”首先上前的是余士强经理。在他的引介下，宫本一一和各主管握手问好。

公司在会议室里安排了简单隆重的欢迎会，并向他演示文稿目前分公司的状况。之后则由余经理带着宫本到各部门了解工作情形，顺便藉此机会把这位新任总经理介绍给所有同仁。

其实宫本对这里的环境并不算太陌生，因为三年前他曾与大哥来台，大部分的中阶主管他都还有印象。

“这位是研发部组长朱曼亚小姐。朱小姐刚从日本修完硕士回来，您应该没见过。

她相当优秀，是研发部最有潜力的新人。”余经理热心地向宫本引介曼亚。

“宫本先生，您好。”曼亚一边鞠躬，一边却想试试宫本还认不认得她。

“你好。”宫本的眉头略略皱了一下，“朱小姐以前在日本哪里念书？”

“东京。”曼亚大方地回答。

“我怎么觉得好象在哪里见过你呢……算了，我的记性好象变差了。”宫本回忆着，但又开玩笑地说：“可能我们曾在东京的大街上擦身而过也说不定。”“是啊，有可能。”曼亚笑了笑，没有说出实情。

等到宫本的身影离开办公室之后，曼亚才忍不住笑出声。即使身旁的同事纷纷对她投以异样的眼光，她也不加理会。反正，她一心只等着这场好戏上演啰。

依刚才的情况研判，宫本中一并未认出曼亚，毕竟他们不曾正式打过照面。那么她这个月下老人不就可以更轻易地牵红线了吗？现在曼亚恨不得马上拨个电话给孟恩，告诉她刚才的趣事，不过现在是上班时间，她也只好先强忍住心中那分的冲动啰。

这几天孟恩一下课后，便匆忙地火速赶回家。原因当然只有一个等待宫本中一来电。

但是，她已经在电话旁足足等了三个晚上，却一再地失望了。

从曼亚的口中，孟恩得知宫本已经来到台湾了，虽然她先前也等了四个多月，然而这些天的等待对孟恩而言，却格外漫长。

孟恩努力找些借口来安慰自己。或许宫本正忙着公事，或许他把住址及电话留在日本忘了带来，或许……他已经忘了她……曼亚早已热心地将宫本的办公室与住处电话全都给了孟恩，但是，她仍然鼓不起勇气主动与他联

络。

其实，经过这段时间的反复思考，孟恩愈来愈觉得，若是真心真意爱一个人，他的种族、肤色、宗教……，甚至高矮胖瘦，都再也不是考虑的重点。

孟恩已经不再介意宫本中一是个日本人，也不在乎自己与他的背景是如此不同，因为她知道，自己已经无法割舍对他的这份感情，她已经陷得太深、太深了。

她唯一在乎的是，宫本的心里究竟有没有她？纵使有许多声音在她内心不停地呐喊、挣扎，她几次想要拿起电话找他，却又放了下去，还是决定继续等待着宫本的电话。

“铃”电话声急促地响起，孟恩几乎是飞奔过去抓起电话筒。

“喂，你好，请问齐孟恩小姐在吗？”电话的那端传来一个温柔又有磁性的声音。

是他吗？是宫本打来的吗？孟恩的心已经紧张得快要跃出胸口。

“我就是。”孟恩强做镇定地回答。

“孟恩，我是宫本中一！”宫本的声音也是掩不住地兴奋。

孟恩等这通电话等了太久，她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要告诉宫本，但如今真的接到宫本的电话了，却忘了要如何开口，竟然久久无法出声……“孟恩？”宫本听不到孟恩的响应，焦急地喊着。

孟恩回过神来，“嗯，我在听。你……人在台湾？”“是啊。我来台湾已经三天了，因为很多事刚上轨道，所以一直没有时间联络你。”宫本解释着没有立即与她联络的原因。

“没关系，欢迎你到台湾。这个星期日有空吗？我们一起碰面吃个饭好吗？”孟恩按捺不住想见宫本一面的热切期待，再也顾不得那些无谓的矜持与面子，主动向宫本提出邀请。

“当然好，我也很想见到你。”宫本欢喜地答应。

虽然这只是一句再平常不过的话，却让孟恩激动地差点掉下泪来，至少证明了她的等待没有白费。

在台北，当然由孟恩决定吃饭的地点。

“你知道那个地方吗？要不要我过去接你？”孟恩为宫本设想着，毕竟他才来台湾几天，可能东西南北都还搞不清楚。

“不用麻烦，我的司机可以将我安全送达的，你放心。”宫本婉拒她的好意。

“哦，那就好。”孟恩差点忘了，宫本中一是本田企业的四公子，当然会有专车接送，不用她操心的。

“那……我们见面再聊，星期日见。”宫本的声音带着些许不舍。

“好。”孟恩轻答着。

“再见。”宫本温柔地道别。

“再见。”孟恩没有把电话挂上，她想先等宫本挂上电话后再挂上。

可是，她等了好一会儿，却始终未听见对方挂上电话的声音……“宫本先生？”她试探地问着。

“嗯？”宫本竟然回答了，他还在！

“你怎么还没挂电话？”孟恩惊讶地问。

“我在等你先挂。”宫本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。

“我也在等你。”两人皆笑了起来，或许是对彼此都舍不得挂电话，而感到一分隐然的契合吧。

“如果再这样等下去，我们今晚就不用睡觉了。”孟恩调皮地说道。

“那……我们数一二三，然后一起挂上电话。”宫本想了想，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法。

“好。”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他们一起数着，按着，电话那头已传来挂上电话的声音。

“嘟……”孟恩没有照着宫本的话做，她手上仍紧紧握着电话筒，直到确定宫本已经挂上电话，她才百般不舍地放下电话筒。

窗外繁星点点，皓月当空，孟恩的笑容好满足、好甜蜜。

今晚，她知道将有美梦伴她入眠。

## 6

宫本今天的心情好极了。

平常的他，总是把情绪控制得恰如其分，但是今天兴奋之情却在脸上表露无遗。马上就可以和孟恩见面了，长久的相思即将解除，怎不令他满心欢喜呢？受到主人愉悦心情的影响，陈叔也是一边开车一边哼唱着歌曲。

“陈叔，什么事这么开心？”宫本诧异地问道。

“哦，没什么。看到您心情那么好，自然而然就被您感染了。”陈叔笑着。

“真的？”宫本不好意思地笑了，眼神不自觉地流露出喜悦的光芒：“我已经期待这天很久了。”陈叔没再过问，但依他的经验判断，主人八成是陷入爱情的漩涡了。

本田企业四少爷心仪的对象，究竟会是怎样的一个女子呢？陈叔心里真是好奇极了。

不过，他百分之百相信宫本先生的眼光，能吸引他的一定是个才华出众、异于平凡的女孩。

“宫本先生，已经到了。”陈叔按照宫本的指示地点，准时送他赴约。

“喔！好。”宫本理理衣褶，平静地下了车，虽然他想要努力克制心中那分波涛般的冲动，但此刻的心情仍是狂乱地跳跃着。

穿梭在商场上也有好些年了，大场面早已不知见过无数次，宫本向来是个行事稳重、具备大将之风的人。但今晚要见的这个人，却使他多年的训练化为乌有。

“宫本先生！”孟恩带着甜美的笑容迎向他而来。

“孟恩。”宫本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激动，向前紧握着她的手，问道：“你好不好？”宫本深情地看着孟恩。这可是他朝思暮想的可人儿啊，现在竟然真实地站在自己面前，这不会是在做梦吧？“我很好，你呢？”孟恩悄声回答，也以同样温柔的眼神望着宫本。

两人的真情在此刻完全坦然而见，整个世界仿佛停止了转动，定格在这幅感人的画面当中……“宫本先生。”站在一旁的陈叔不得不开口，虽然他极不愿在这时打断他们。

“啊，对不起。”宫本惊觉自己唐突的举动，赶紧道歉；孟恩也挣开宫本的手，低头羞红了脸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陈叔，这位是齐孟恩小姐，是我在日本结识的朋友。孟恩，这是我的管家陈叔。”宫本讷讷地介绍双方认识。

“齐小姐您好。”“陈叔您好。”陈叔以年近半百的经验，仔细端详孟恩，不得不佩服宫本先生果然眼光独到。

虽然齐孟恩并不属于艳丽型的绝代佳人，却别有一番脱俗出众的气质，愈看愈有味道，和一般女孩极为不同。

尤其当她与宫本站在一起时，是如此地协调相称，所谓天造地设、郎才女貌……用在他们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。

“宫本先生，那我先回去好了，如果您需要用车，再打电话给我。”陈叔识相地说，想替这对恋人多留些独处时间。

“好。陈叔，谢谢您。”宫本对陈叔客气却不客套，不似一般主仆之间的尊卑差距，让孟恩感到既惊讶又佩服。

“齐小姐，很高兴能认识你。我们四少爷刚来台湾，就麻烦你多照顾。”陈叔在离开前，仍不忘拜托孟恩。

“我会的，陈叔请放心。”孟恩当然是义不容辞。

见到他们主仆之间的感情，孟恩好生钦佩，尤其是陈叔对宫本的那份细心与设想周到。不过，宫本也的确是个值得让人付出的主人。

现在就只剩下他们两人单独相对了。

“宫本先生，我们……”孟恩才刚开口，宫本却不满意地摇着头。

“你这样叫我，让我感觉我们距离好遥远，就叫我中一好吗？”宫本微笑地纠正着她。

“嗯，好吧……中一。”孟恩羞涩地喊着他的名字，心里却是甜甜的。

孟恩为了尽地主之谊，带着宫本穿梭在台北街头。

虽然四个月不见，两个人对彼此的深情，很快就消弭了久未见面的陌生。他们随心所欲地聊着，就像认识多年的老友般，彷彿有说不完的话题。

星空下，只听见两人的笑声，漫洒在其中。

孟恩与宫本来到淡水河边。河堤上一对对的恋人，正亲密地享受两人世界。啊，这样沁凉寂静的夜晚，正是适合谈情说爱的时刻。

“这里好美。”宫本中一看着闪烁在河面上的点点星光，不觉地赞叹着。

“嗯，以前还是学生时，我常会一个人跑到这里来想事情呢。”孟恩微笑着，好高兴听到宫本也喜欢这里。

“孟恩，这几个月你过得好不好？”宫本仔细打量着孟恩，却发现她似乎比在日本时还要消瘦了些。

“你好象瘦了，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新工作太累了？”宫本关心地问。

“嗯，我想大概是水土不服吧。在日本住了二年，刚回来台潜，竟然有些吃不太下，睡也睡不安稳。”孟恩心虚地随口编着借口，之前那段撕心裂肺的思念，可是日日夜夜折磨着她，怎么可能不消瘦呢。

宫本中一心疼地看着她，不禁默默地责怪自己不该只顾着自己烦恼，这么久没跟孟恩联络，竟不知她过得如此糟糕。

“对不起，孟恩，现在才跟你联络，我实在是……”宫本明知多说也于事无补，却仍忍不住想要解释些什么。

“你不必说对不起的。”孟恩很快地截下他的话，柔声地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多事要忙。”“孟恩……”宫本激动地说不出话来，却在心中暗暗发誓，自己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女孩，不让她再受到任何伤害！

“孟恩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，把你喂得又白又胖，不受任何风吹雨打！”宫本凝视着她，一字一句用力地说着。

孟恩迎着宫本中一的眼光，心是那么急速地跳动着。

这是他给自己的承诺吗？他真的会这样照顾自己一辈子吗？孟恩羞红了脸，掩饰地用手理着被风吹乱的发。

“这戒指……”宫本突然牵起孟恩的手，“你一直戴着它？”孟恩没有开口，更不敢与宫本目光接触，她深怕心里的秘密，会被他完完全全、彻彻底底地看透。

“孟恩……”宫本的心是如此强烈地震撼着。他相信自己多年来寻寻觅觅的女子，如今就坐在他的身旁啊。

他不由得将孟恩拥入怀中，爱怜地抚摸着她的脸庞；孟恩羞怯地低下头，宫本却已轻轻地吻在她的额头、她的脸颊、她的双唇……孟恩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抗拒了。

“我们约好的……”孟恩的脑中突然出现那个鬼魅般的声音。她心里一惊，但欲仔细听清楚时，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“孟恩！怎么了？”宫本见她有些失神，关心地问道。

“对不起，只是头突然有点疼，大概是昨夜没睡好。”孟恩没有说出自己听到的奇怪声音，不过，她说的也算是部分事实。

“真的很严重吗？”宫本看起来十分担心。

“还好啦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只是偶尔做做恶梦而已。”孟恩一面说着，一面却不自觉地摩挲着手上的戒指。

这个动作看在宫本眼里，却绝非巧合，尤其是宫本对“恶梦”之敏感，使他突然有种怪异的联想。难道这枚戒指与孟恩的恶梦有关……宫本皱起眉头，急促问着孟恩：“你都梦到些什么，可以告诉我吗？”“嗯，说来也奇怪，从日本回来后，我就一直重复做着同一个恶梦。”孟恩坦白地回答，却发现宫本的眼神瞬间充满恐惧与不安。

“中一，你怎么了？”“没什么。”宫本拭去额头上冒出的冷汗，勉强地笑了笑。

“你真的没事？”孟恩仍不放心地问道。

“没事。”宫本努力地克制自己的情绪。

对于宫本的反应，孟恩可是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。她心里有千万个疑问无法理解，为什么宫本一听到“恶梦”两字，就像完全变了个人似的。

孟恩当然无法了解，宫本被恶梦纠缠了将近十年，这些年来所受的身心煎熬，不是他人可体会的。他更害怕恶梦也带给孟恩同样的痛苦与伤害，反应才会如此强烈。

“你记得梦里都出现些什么吗？”宫本的语气已经略为平静了下来。

孟恩回忆着梦境，娓娓道出一切：“我一直梦见自己在一片黑漆漆的地方不停地奔跑着，就像是在逃命一般，后面好象有人拿着枪要杀我，我跑得好累好累直到我跑不动、走不了，然后跪下来哀求他……”“你看清楚要杀你的那个人吗？”宫本突然很急切地问着。

孟恩从梦境中回过神来，摇着头说：“太暗了，我根本看不见他的脸。”

不过……”孟恩的话悬在半空中。

“不过什么？”宫本的声音又激动了起来。

“那个人好象用日本话对着我大吼大叫，我猜……他可能是日本人吧？”孟恩喃喃地说。

“日本人……”宫本突然不说话，只是面色凝重地望着远方，不发一语。

“中一！中一！你怎么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”孟恩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困惑。她不了解宫本究竟是怎么了，为何自己的恶梦会让他有如此异常的反应。

“对不起，让我静一静好吗？”宫本似乎不愿再多说。

孟恩见状也不忍再继续追问，深怕一个触及又会刺痛他。

两人就这么坐着，久久无话，任凭潮水拍打着岸边，一次又一次激起浪花。

不知何时，东方已微微泛白。宫本这才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孟恩立刻关切地问道。

“嗯，好多了，谢谢。”宫本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脸色却还是十分苍白。孟恩的一颗心仍是放不下。

“我先送你回去，你一夜没睡，要不要休息一天？”孟恩体贴地为宫本设想。

“不行，再累我也必须到公司。”宫本语气坚决地说。

这是孟恩意料中事。宫本是一位责任感强烈的人，怎么可能让自己的私生活影响工作呢？“那……这样好不好，你先回去小睡一下，晚一点再到公司去。”孟恩温柔地提出建议。

宫本拗不过孟恩的关心，只好依了她。

清晨五点零五分，孟恩开着车行驶在关渡路上，不时以眼角余光看着身旁的宫本，他闭着眼睛，好象已经累得睡着了，但那充满倦容的脸庞，让孟恩心中好是疼惜。她不忍惊扰他，连煞车、激活都尽可能的平稳无声。

宫本原本想要试着让自己休憩片刻，但孟恩所说的字字句句却不断地冲击着他。他的脑中无法停止地想着，根本无法入睡。

孟恩的梦境为何会和自己的恶梦如此雷同？尤其是那场杀戮的画面……不，不可能的！宫本的梦里虽有一名女子向他求饶，但是他却从不曾看清楚那女子的容颜，不会是孟恩的……宫本的心中强烈地抗拒着这种想法，但心里深处却无法否认，第一次见到孟恩的那一刹那，他有种莫名的熟悉感，这绝非凑巧……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才行，宫本在心中默默告诉自己。也许，他只有再到清水寺一趟，才能获得解答。

孟恩将宫本送回阳明山的住处。

“好好休息一下，不要累坏了。”孟恩不忘叮咛着。

“嗯，你也是。我会再打电话给你。”宫本在孟恩的额上轻轻一吻，才不舍地进屋内。

孟恩回到自己的小窝里，先洗了个舒服的热水澡。一夜未阖眼的她，仍显得精神奕奕。或许是和久违的心上人共度了一夜美丽时光，幸福与喜悦早已将疲惫赶得远远的。

只不过，孟恩仍然一直想着那个宫本不愿解答的疑问。

“不过是个普通的恶梦，为什么中一会变得如此异常？”孟恩一边擦拭

着头发，一边还在思考着这个问题。

突然间，孟恩想起了一件事：在恶梦中，她仿佛也听见了那不知名的声音反复出现……“再见面的，我们约好的……”孟恩有种感觉，那声音与画面就像是一体的，但之前她只听得到声音，现在却与画面重新结合在一起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窗外灿烂的阳光射入屋内，孟恩决定放弃继续再伤脑筋，准备到学校去。因为她知道再想下去也不会有任何结果的。

现在，她只希望宫本一切无恙就好，再也没有任何事比这更重要的了。

孟恩提早来到学校，今晨的空气似乎特别甜美，让她竟不由地哼起歌来。

“早啊，齐老师。你今天又早起啦？”方康佑冷不防地出现在眼前。

“是啊，你早。”孟恩也向他回礼。

“你最近好象很忙哦，每天一下课就不见人影，不过气色看起来倒是挺好的。是不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呢？”方康佑似乎是话中有话。

“哦，有吗？”孟恩想用微笑应付过去，不过方康佑显然是不会轻易放过她。

“齐老师，你是不是有男朋友啦？”方康佑突然向前走近一步，探问着她。

“我……”孟恩犹豫了一下，不知道该不该说出实情。

“恋爱中的女人是最美丽的，看你一脸沉醉在幸福中的样子，八成是在谈恋爱！我说的对不对？”方康佑好象经验老到地分析着。

其实孟恩并非刻意隐瞒，只是宫本中一究竟算不算是她的“男朋友”，连她自己都还不算是百分之百地确定，又怎么向别人说明呢？孟恩考虑了一会儿，还是决定告诉他实情，毕竟方康佑不是个多嘴的人。

“我的确是有了喜欢的人，但一切都还不是很有确定呢。”孟恩坦白地说。

“唉，你真的在谈恋爱啊？真是的，竟然被我猜中了……哈！哈！”方康佑先是一脸失望，继而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方老师，你怎么了？”孟恩对他奇怪的反应感到莫名其妙。

“没什么，我只是气我自己应该早点采取行动的。现在好啦，你已经被别人捷足先登了，我也没望了。”孟恩楞住了，她被方康佑的这番话吓了一跳，原来他真的对自己有意思……“好吧，既然事实已经如此，我也不喜欢死缠烂打。”方康佑突然伸出手来，“来，我们还是做好朋友吧！下次可要带你的男朋友来，我好好鉴定一下喔！”见到方康佑恢复了平日的淘气模样，孟恩这才释怀地笑了。她大方地伸出手来，与方康佑用力地握了手。

“等一下，我想起来了一件事，你欠我一样东西喔！”方康佑壤坏地笑着说。

“嗯？我欠你什么？”孟恩不解地说。

“你记不记得上次你说要回请我的呀？”这一提醒，孟恩也想起来上次她的确曾经说过这句话。

“好啊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，我请你吃饭吧！”孟恩爽快地答应了，既然是自己说过的话，就一定要做到的。

“择期不如撞日，我看就今天晚上吧！不过，你今晚需不需要去会情人啊？”方康佑还是一副嘻皮笑脸的样子。

“没关系，就今天吧。”孟恩很快地答应了。

下课之后，孟恩就和方康佑前往一家高级的意大利餐厅。

“你真的要请我吃这么贵的大餐呀，孟恩？”方康佑看着昂贵的菜单说道。

“偶尔吃一次，也不至于太奢侈吧。”孟恩笑着说。

“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”方康佑是个相当风趣的人，总有说不完的笑话与趣事。

于是他们就在连连笑声中，共进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

但是，在用餐当中，孟恩老是觉得有人在看着她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“你会不曾觉得有人一直在看着这里？”“不曾呀。难道你男朋友会派私家侦探来跟踪我们吗？”方康佑开玩笑地说。

孟恩笑了出来：“你还真会想象咧！”“是你自己说有人在看我们的啊。”方康佑佯装无辜状。

“好啦，就当我是神经过敏好了。”孟恩连忙停止这个话题。

“别管那么多，来，孟恩，我敬你一杯，祝你们永浴爱河，不仅要曾经拥有，更要天长地久！”方康佑举杯向孟恩祝福着。

“好，谢谢你！”孟恩笑着回礼。

晚餐就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。

孟恩才刚回到家中，电话就立即响了起来。

“喂——”孟恩一拿起话筒，另外一端就传来宫本紧张的声音：“孟恩，你回来了！”

“我打了一晚的电话都没人接，害我好担心。”“啊，对不起，我和同事去吃个饭。”孟恩连忙解释着。

“没事就好，是我太紧张了。”宫本松了一口气，随即又说：“可是你昨天一夜没睡，今天又到学校上课，不就到现在都还没阖眼吗？”“没关系的，我精神还是很好。”“这样对身体很不好的。我不吵你了，你赶快去好好睡一觉，好不好？”宫本叮咛着。

面对宫本的体贴关怀，孟恩感到好窝心。

幸福的日子真的已经来临了吗？

## 7

宫本来到台湾的这一个月以来，孟恩几乎是彻底沉浸在幸福与喜悦中。

由于宫本拿的是国际驾照，人又聪明，不多久，已经可以独自开着车去接孟恩。于是只要两人一得空闲，便由宫本驾车，孟恩做向导，不分日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中，感情也愈加地浓厚。

这天孟恩特地带着宫本到行天宫瞧瞧，不出她意料之外，宫本果然对这里兴致盎然。

“市区里竟然有这么大的庙！”宫本浏览着这座寺庙，吃驚地说。

“这可是关帝爷爷自己选的地方哟！所以香火不绝，很灵验的！”孟恩一边把带来的水果洗净放在盘里，一边回答着。

“真的？那我一定要向祂好好许个愿。”宫本像个孩子般兴奋地拈着香，

一本正经地喃喃祷告着，让孟恩看了又想笑又感动。

一上车，孟恩就忍不住好奇地问：“刚才许了什么愿啊？”宫本只是含笑不语，自顾地发动了车子。

“告诉我嘛！干嘛这么神秘？说嘛！”孟恩撒娇地央求着。

“好吧，要我说可以，但你可不许笑哦！”宫本认真的表情，仿佛许下了什么了不得的愿望似的。

“好，我绝对不笑！”孟恩保证着。

“我……”宫本放低了声音，眼中满是爱意：“我希望我们能够永远在一起，而且永远都像现在这么快乐。”一股湿润的水气弥漫在眼中，孟恩不由自主地扑向宫本的怀中。

她怎么会笑呢？宫本对她的这片款款深情，只有让她更想紧紧地抱住他，更想好好地爱他。

半晌，宫本才轻轻地问：“想去哪儿走走？”

“哪儿都行。”孟恩悄声回答。只要能和宫本在一起，无论何处都仿佛置身天堂一般，到哪里又有什么差别呢？宫本将车驶往东区一处公园。牵着孟恩的手，他们在碧草如茵的绿地上悠闲地漫步。

“孟恩，我们认识多久了？”宫本地问。

“很久很久了。”孟恩依偎着他身边，也是一片酒醉般的酣然。

“你知道吗？那天晚会我本来是不想去的，但不知怎的，总觉得会碰上什么重要的人或是事情，所以最后还是去了。”宫本转过身子，双眸像燃着火焰般地看着孟恩：“也因此才遇见你。”“或许，这也是我明明不喜欢日本人，却又到日本念书的道理。”孟恩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你不喜欢日本人？”宫本吓了一跳，他从未听孟恩说过此事。

“嗯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从小就这样，没有具体的原因。”孟恩解释。

“那你……不也讨厌我了？”宫本提高了音调，牵着孟恩的手也不自觉地松开了。

看着宫本中一急坏了的模样，孟恩是又爱怜又想笑，只好执起宫本的手，娇嗔地说：“讨厌你怎么还会跟你在一起？”宫本总算开怀地笑了，重新搂住孟恩，在她脸上重重一吻。

“中一，你会在台湾待多久？”孟恩问道。

“不一定，三到五年都有可能，要看日本总公司的决定。”“那你……总有一天要回日本去？”他捧起孟恩低垂的脸，怜惜地看着那白皙的脸庞：“我知道你不喜欢日本，可是……”他在孟恩耳畔低低柔柔地说：“可是你不可以至少为我回去一趟，见见我的父母亲呢？”孟恩早已说不出话来，眼中却是泪水盈眶。回去见他的父母？那不就意味着宫本对自己是非常认真，甚至可能要和自己……结婚了吗？“怎么了？”宫本见她不语，还以为她心中十分为难。

孟恩紧紧地靠着宫本，头不住地点着，心中不断呐喊着我愿意！我愿意！

在这些日子里，孟恩好象可以看到他们的未来一切，是那么美好，充满着希望如果可以，她想祈求上天让这份真心永远保持下去，直到永远。

“铃”孟恩正在为今天晚上的约会打扮着。听到电话铃声，她放

下唇笔，快步走向电话旁。

“喂。”“孟恩！我是曼亚。”电话另一端传来曼亚的声音。

“曼亚！好久不见了！”听到曼亚的声音，孟恩可是好兴奋，毕竟好久没和曼亚联络了。

“当然很久不见啦，你都不跟我联络，人又那么难找，是不是有了情人就忘了老友啦？”曼亚还是像往常一样嘻嘻笑着，半调笑半抱怨地说道。

“对不起对不起啦，最近比较忙，所以……”孟恩连声赔罪，曼亚也不再埋怨她的不是；何况她也没这个心情，今晚可是有重大的事情要告诉孟恩。

“你待会是不是和宫本有约？”曼亚试探地问。

“嗯。不过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可以再聊一会。”“孟恩，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对你说。不过，你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”曼亚的口气并不像在开玩笑，反而十分严肃，不禁让孟恩有些纳闷，究竟曼亚会有什么“重要的事”要告诉她呢？“你说吧，我一定老老实实地回答。”“你和宫本……进展到什么程度了？”曼亚的问题直接切入重点。

“这……”孟恩不知该怎么回答，“我也很难说得清楚。”曼亚见她对这个问题似乎难以启齿，马上又换了个方式问：“那么，宫本有没有对你表示爱意，或者……向你求婚？”天啊，孟恩吃了一惊，曼亚今天是怎么了？难道专程来逼供的吗？“这个……其实他不曾对我正式表示过，但是从他眼神里，我可以看得出他是真诚的。至于……我们真正相处的时间还不到两个月，怎么可能谈到婚事嘛！”面对着老友，孟恩不想隐瞒什么，还是坦白以对。

“那么……”这下换成曼亚支吾了起来。

“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呢？”孟恩纳闷地问。

“孟恩，在我告诉你这件事之前，请你先答应我会保持冷静，好吗？”听到曼亚如此慎重地说出这句话，孟恩心里突然升起不祥的预感，该不会是……“是不是宫本出了什么事？”孟恩心急地问着。

“孟恩，听我说，宫本并没有出事。”曼亚试着抚平孟恩的恐慌与不安。

听到这句话，孟恩才略为释怀，但心中的那分不祥之感却仍然还在。

“到底是什么事，听你的口气，好象很严重似的。”孟恩低声说道，心中仍是七上八下。

“前几天我在公司无意识接到一通要找宫本的电话……”曼亚突然停了下来，好象在犹豫要不要继续说下去。

“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？”孟恩不解。

曼亚放慢了速度，只希望不要让孟恩太震惊：“那个女人……自称是……宫本的未婚妻。”未婚妻？宫本已经有未婚妻了？！

孟恩的脑海顿时陷入一片混乱，仿佛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，一颗心蓦然坠落万丈深渊，啪的一声全碎了。

“孟恩，孟恩！”曼亚在电话的另一端大声喊着，深怕孟恩出了什么差错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孟恩颤抖的声音才缓缓传了过来。

“曼亚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。”她的声音听起来似在哭泣。

“孟恩，孟恩！你不要激动。我告诉你这件事，就是不想让你受到伤害。我不希望看到你愈陷愈深，无法自拔。”曼亚无奈地说，她也不希望好好一段恋情竟变成这样的局面。

“我知道。”孟恩强忍着啜泣说。

“我知道现在你一定很难过，再怎么安慰你都没用。不过，我还是要提醒你，如果宫本中一真的是存心欺骗你，这种人也不值得如为他伤心，对不对？”曼亚努力地安慰着她。

“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再见。”孟恩有气无力地说着。

“孟恩……”曼亚还想再多安慰她几句，孟恩却已挂上了电话。

她心里明白，这对孟恩来说是个残酷的打击。孟恩对宫本用情极深，要从爱情的漩涡中全身而退，又谈何容易呢？现在她只愿孟恩能想开就好了。

孟恩紧咬着唇，不让自己哭出来。

一心以为他就是自己今生的最爱，一直以为会和他共度一生，没想到人家早就有了未婚妻，而自己，竟然还天真地陶醉在自己编织的美梦里……可笑，真是人可笑了！但也只有怪自己太傻了。凭宫本中一的相貌、家世、地位，要找什么样的女人还不容易，我竟傻得以为自己是他的唯一呢？一阵又一阵心碎的浪潮，同她席卷而来，孟恩的心，早已痛得失去感觉，也乱得一塌糊涂。

她该怎样面对宫本呢？质问他为什么要布置这场爱情游戏？痛斥他为什么要玩弄自己的感情？或者干脆现在就离开他，再也不要见到他？她知道自己都做不到。

孟恩为宫本编织着各种合理的解释：也许，也许宫本不是存心欺骗她，也许宫本有他的苦衷，也许自己真心的付出会让事实改变的……她对着镜中憔悴的自己自问：“你真的爱宫本中一吗？你是否愿意承受这一切苦痛，只为了爱他而无怨无悔？”镜中的自己含泪点头。于是她明白，从第一眼见到宫本，自己便无可救药地爱上他，如今对这分感情陷得太深太深，就算理智告诉自己要立刻退出，恐怕地无法控制自己泛滥的情感。

继续陪宫本玩到游戏结束吧，孟恩对自己说。于是她重新拾起唇笔，涂上最亮丽的颜色。只是她知道，即使打扮得再美丽，仍然改变不了宫本已经有未婚妻的事实啊！

珠泪不争气地一颗一颗滑落，如今她终于明白，为何陈琪甘心做别人的小老婆，或许为的就是那分无可奈何的爱啊！

孟恩照例在楼下门口等待宫本来接她，但思绪仍在半空中游荡。

“孟恩！”宫本将车停妥后，在车内向她招手，孟恩却没有反应。直到宫本再次唤着她，她才回神清醒过来。

“孟恩，怎么了，刚才喊你好几声你都没听见，在想什么？”孟恩才刚坐妥，宫本便关心地问道。

“没什么。”孟恩低着头。不敢正视宫本，生怕让宫本发现她那哭肿的眼睛。

“那就好。如果有什么心事，不要自己放在心里，同要告诉我喔。”宫本的语气一如往常的温柔。

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？孟恩在心里呐喊着。一想到这里，泪水又开始不听使唤她在眼眶里打转。

“孟恩，今晚想去哪儿？”宫本趁着红灯之际，握住孟恩小手。

“都可以。”孟恩仍旧低着头，简短地回答。

宫本认真地想了一会儿，并未察觉孟恩的不对劲。

“有了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！”孟恩看着他紧握着自己的手，心底不禁一阵锥心的抽痛。

这双强而有力的手，是不是很快就要离开自己了呢？“到了，就是这里。”宫本将车缓缓停了下来，“在这儿，不管我们要聊到多晚，都不会有人管我们。”宫本牵着孟恩并肩地走在广场中央。

“孟恩，你会不会冷？”宫本体贴地问。

广场上的风似乎特别大，他把孟恩的手握得好紧，深怕她着凉受冻。

孟恩摇着头，没有出馨。宫本这才发现今晚孟恩似乎有些异常地安静。

“你今晚……好象不太对劲喔。”“我很好，没事。”孟恩强忍心中的刺痛，小声地回答着。

宫本温柔地托起孟恩的脸庞，坚定有神地望着她：“不，你心里一定有什么事情，孟恩，快告诉我。”孟恩微抬起头，月光下，她清晰看见宫本那双深邃的眼眸。

“中一，如果……我是说如果，我们彼此有任何事情，是不是都应该坦白地说出来？”“嗯。”宫本点点头。

“那你……是不是有些重要的事情没有告诉我？”孟恩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这句话说出来。

宫本惊讶地看着孟恩，慢慢地松开握着孟恩的手。

今晚他的确有件事要告诉孟恩，没想到还未开口，孟恩就已经知道了。这就是所谓的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吗？宫本真是惊讶极了。

看到宫本脸上异样的变化，孟恩的心却在颤抖着，以为曼亚所说的果然都是事实，不禁又对自己挑起这个话端而后悔。

“孟恩，我确实有件事要告诉你。”宫本严肃地对孟恩说道。“后天我要回日本一趟。”“你要回日本？”孟恩对这个答案感到错愕，宫本竟然没有说出未婚妻的事。但是，为什么他临时要回日本？难道……他回日本是为了筹备结婚事宜？他是不是就要离开自己了呢？孟恩脸色变得惨白，脑中陷入一片混乱，理不出丝毫头绪。

“孟恩，我只是回去办事情，一个礼拜就回来了。”宫本赶紧安抚着她。

但是孟恩一句话也听不进去，泪水又开始不听使唤她在眼眶里打转。这次她再也忍不住了，只能任由泪水夺眶而出。

宫本见孟恩泪如雨下，以为她不舍得分离，一时之间也不知要如何安慰她，只有紧紧拥抱着她，温柔地拭去她脸上的泪水，在她的唇印上最深最深的烙印……理智与情感在强烈地挣扎着，孟恩一直告诉自己：齐孟恩，你要逃开啊，逃得愈远愈好，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这是个错误，是个万劫不复的深渊啊……奈何她根本无力抵抗宫本的温柔，情感终是击溃了理智。

就算这是个错，她也只能被这错误的情感彻彻底底地淹没而无法自拔了……这个吻竟像是历经好几个世纪才结束。

“孟恩，我只是回日本办些事，你别哭得那么伤心。”宫本心疼地拥着她，“我答应你，事情一办完我一定尽快赶回来，好不好？”孟恩低头不语，她还能说些什么呢？一切都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呀。

她明白，若是宫本对她没有一丝情意，任凭她再怎么死缠烂打，她无法留住他的心啊。

“孟恩，等我从日本回来后，我想办个生日晚宴。”宫本微笑地宣布了这

个“惊喜”，好象想藉此让她高兴一点。

“生日晚宴？”孟恩楞了一下，“你是说……你的生日晚宴？”宫本笑着直点头：“我在台湾认识的朋友并不多，所以我决定要以聚餐的方式，简单庆祝一下，你说好不好？”他征求着孟恩的意见。

“只要你喜欢就好了，怎么办都可以。”孟恩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回答着。

他们在夜空下漫步着。偶尔可以看见双双对对的情人，互相依偎着细语呢喃。

见到他人恩爱的模样，孟恩心头不禁一阵刺痛，过了今夜，这样的甜蜜时光是否将一去不复返了呢？顺其自然吧，孟恩心想。既然都爱了，不管结局将会如何，最重要的不就是珍惜当下吗？孟恩主动伸手紧握宫本那厚实的大手，宫本也深情地将她拥得好紧。彼此没有任何言语，只是静静地并肩走着。

爱情，真的会令人盲目。

## 8

宫本的确还有些事瞒着孟恩。

这趟回日本，除了公事之外，他还有两件迫不及待想要完成的事：首先，他要将与孟恩交往的事情告诉家人；更重要的是，他必须到清水寺一趟。

当孟恩告诉他那个恶梦时，宫本心里一直怀疑，是否孟恩就是他梦中的那名女子，而这又牵涉到他心中一直无法解开的谜。所以他想回日本请师父指点明灯。但是，在事情尚未明朗之前，他不打算告诉孟恩真正原因，以免增加孟恩的担心。

要不是有这些重要的事必须赶紧去做，宫本怎么舍得离开孟恩呢？回到日本，宫本才踏进家门，便瞥见客厅桌上又是一大堆照片，不用说又是母亲为他的终身大事在张罗着。

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“中一，你回来了！快让妈看看你！”母亲欣喜地拉着他东瞧瞧西看看，却又马上忧心地说：“你怎么好象瘦了一圈？”“没办法，因为我太想念妈妈烧的好菜啦！不过只要一想起妈妈的菜，我的精神可是好得很哪。”宫本搂着母亲俏皮地说。

“你就是会逗妈妈开心！算了，只要平平安安，胖瘦地无所谓。”母亲笑了，儿子的归来总是让母亲开心的。

“中一，这些是妈为你准备的照片，这次回来你可要好好挑一个，我好安排你们认识认识。”母亲迫不及待地开始展示桌上的照片。

“妈，我才刚刚到家呢！连椅子都还没坐热，您就跟我提相亲的事。再这样，以后我可不敢回家啰。”宫本抗议着。

“唉，谁教你老大不小了，竟连一个女朋友的影子也没瞧见，教妈怎能不急呢？”母亲又开始数落着他。

“妈，其实我这趟回来，就是有一件事……”宫本原想将孟恩的事告诉母亲，但突然觉得，还是等到了清水寺请教师父之后，再告诉母亲也不迟，于是又将话打住。

“什么事？”母亲探询着。

“哦，其实也没什么事，就是明天想到清水寺一趟。”宫本换了个话题。

“中一，你到台湾两个月的时间，还是常做恶梦吗？”母亲关心地望着他。

“妈，这您就可以放心了。在台湾这段期间，我几乎每晚都是好梦入眠呢。”宫本说的是事实。在台湾的两个月，他不但一个恶梦都未曾出现，而且每晚可以说都是甜蜜入梦、一觉到天亮，真让宫本有些不习惯呢。

母亲听到这番话，惊喜地问道：“你是说……这两个月来你都没有做恶梦？”宫本笑着点头。

“太好了，中一，你的痛已经完全好了。”母亲忍不住喜悦地抱住他。

为了宫本的恶梦，做母亲的不知操过多少心，白了多少黑发；如今儿子的恶梦不再，这颗心总算可以放下了。

“但是，既然你不再做恶梦了，为什么还要去清水寺呢？”母亲疑惑地问。

“我……想向师父印证一件事。”“什么事？”宫本实在不想瞒骗母亲，于是向母亲坦白：“是有关恶梦的事，还有……和一位女孩子有关。”“女孩子卜”母亲听到宫本主动提起有关女孩子的事，眼中霎地放出光芒，除了恶梦不再之外，就属这档事可以让她开心了。

“妈，现在您不要问，明天我从师父那儿得到答案后，一定会告诉您，好吗？”宫本赶紧先来个下手为强，不让母亲再追问下去，免得让母亲逼得招架不住。

“好吧。不过等你明天从清水寺回来后，一定要把事情给我说清楚，特别是‘那位女孩子’的事。”母亲眉开眼笑地强调着。

“好啦，妈，您放心，我会的。”宫本允诺道。

宫本有一种预感，有关他和孟恩的恶梦，明天将会获得解答。

宫本今晨起个特早，很快地盥洗一番后便冲出家门，朝清水寺前进。

此刻的他整颗心忐忑不安，他有种预感，等待多年的谜题好象马上就可以一一揭晓了。

来到清水寺山脚下，他把石阶三格当做一格跳，真恨不得能马上飞到清水寺找师父。

“阿弥陀佛。”一位小师父向他做合手礼道着。

“阿弥陀佛。”宫本喘吁吁地回着，“请问……”“住持已经在拜殿等你了。”小师父不慌不忙地说。

“师父在等我？”宫本一脸错愕。

“是的。请施主快快前去吧。阿弥陀佛。”小师父说完，便转身离开。

师父怎么知道我会来找他？宫本的心中不断涌出一个又一个问号。但此刻已不容他多想，他飞快地来到拜殿，只见到师父盘腿而坐，似乎早已等待他多时。

“师父。”宫本唤着师父。

“阿弥陀佛。宫本，你来了。”师父慢慢地睁开双眼，没有一丝惊讶。

“请师父帮助我解开谜题。”宫本跪在师父面前，双手合掌。

“该来的还是会来的。阿弥陀佛。”师父缓缓说道。

“师父早已知道我和孟恩的事？”“你与齐小姐的缘分早在前世种下，今

生你们将继续这段未了的情缘。”师父的这番话，让宫本十分震撼。虽然他早已隐约感受到这分前缘，但如今由师父口中清楚得知，还是无法完全相信这是事实。

“宫本，坐到我身边。闭上眼睛，静心冥想。师父会帮助你找到你想要的答案。”师父对他说道。

宫本马上至师父旁盘腿而坐，依照指示想要进入冥想的境界。但或许是心中太过期待了，他显得有些焦躁不安。

“宫本，放轻松，心要平静。”师父提醒他。

是的，放轻松，一切即将有答案了，放轻松吧，宫本在心中反复告诉自己。

不知经过多少时间，他突然感到眼前有一束白光急速地向他全身贯穿而过……

一九三七年，南京。

哭嚎、惨叫、机关枪疯狂扫射的声响，在南京的夜里划下最深沉的痛。

君瑞的父亲及哥哥早成了日军枪杆下的亡魂，她咬紧牙根，强忍住丧父丧兄的伤痛，但她告诉自己要勇敢；只要母亲尚在，她就必须坚强地活下去啊。

她带着母亲躲到一个隐密的地方。母女俩就地相拥而坐。

“妈，要不要先睡一会儿？”君瑞望着疲惫不堪的母亲，心中极为不忍。几天来的逃亡，早已把母亲折磨得不成人形了。

“我怎么能睡得着？我只要一想到，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一把枪口对着你，我怎么能睡得着呢……”母亲又是一阵啜泣。毕竟她已是上了年纪的人，怎能负荷得了这种心惊胆跳的日子。

突然之间，君瑞发觉母亲好象苍老了许多。

“妈，您别怕。这里很安全的。”君瑞紧紧抱着母亲，试图消除母亲心中的那份恐惧。

在这动荡的时代里，若瑞要求自己要以冷静的态度来处理任何紧急情况，这是生存的必然条件。其实她的内心对死亡早已不再惧怕，要不是为了母亲，她会选择在乱世中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
突然，不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。

“上天保佑，可别是日本军才好。”母亲神色惊慌，口中念念有词。

君瑞搂紧颤抖的母亲，示意她别出声，只是屏息等待着。

老天真是捉弄人！一个日本军人发现了她们，朝这里走来。

“大人，别杀我们，求求你……”母亲跪在地上泣不成声哀求着。

君瑞知道，这日本军人要杀她们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只要他轻轻一扣扳机，她和母亲便成了枪杆下的亡魂。

她并不想做任何死前的挣扎，对日本人她只有满腹仇恨想要发泄，对这样的生命她早已毫无眷恋。但自己死不足惜，看着母亲苦苦求饶、对死亡是如此恐惧，她也只能瞪大双眼瞪着日本军人，而不能做些什么。

日本军人却迟迟没有动作。

君瑞以为日本军人有意用死亡来折磨她们，好多看看母亲求饶的可怜模样，不禁怒火中烧。

“可恶的日本鬼子！要杀就快动手吧！”君瑞愤怒地喊了出来。不料日本

军人却猛然跪倒在地，脸上净是痛苦的表情。

母亲吓得紧靠着君瑞直发抖。君瑞仔细地打量那人，却发现他的腿部竟然血流如注……“妈，别怕，这个人受伤了。”君瑞低声安抚着母亲。

战争是无情的，敌人的死亡就是自己的存活。君瑞和母亲的心中燃起一丝希望，但是她们仍不敢轻举妄动，只是静静等待着，或许他会就这样死去……但是日本军人并没有死，却也似乎无视于她们母女俩的存在。他开始挪动自己的身子，缓缓移靠到墙边，然后把枪摆在身旁，遂闭上了眼睛，一动也不动。

这是一个好机会，君瑞心想。

“妈，等他睡沉了，我就过去偷他的枪。”君瑞小声地说道。

“太危险了，万一……”母亲当然不愿君瑞去冒这个险，毕竟她是母亲仅剩的唯一依靠。

“妈，如果不这么说的话，我们只有死路一条。放手一搏，或许我们还有生存的机会。”君瑞心意已决。

时间不知经过多久，那人还是一动也不动地闭着眼睛。

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，君瑞小心翼翼地爬了过去，没有发出一丝声响；好不容易到了那人身旁，伸手要抓起地上那把枪时……“做什么！”那人大喝一声，一把就将君瑞的手压在地上。

君瑞虽然有些惊吓，却未曾求饶，只是直直地看着那人，那人竟也没有发怒，就这样看着君瑞；彼此目光复杂地交织，就这样僵持了好一会儿。

母亲见情势不对，连忙跪在地上又是求饶又是赔不是，求他放过君瑞：“大人，求求你大发慈悲，放过我的女儿，求求你……”“妈，别求他！这些日本禽兽是没有人性的。”君瑞愤怒地转向日本军人：“要杀要剐随便你，快动手吧。”日本军人伸手拿起地上的枪对着君瑞，用一口不怎么流利的中文向母亲说：“要你女儿活命可以，你出去帮我找些外伤药和食物来。”“好好，我现在就去。”母亲连忙起身，连滚带爬就要往外走。

“妈，外头大危险了，你不要出去！”君瑞不愿让母亲出去冒险，只得转过身向他哀求道：“让我去，我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你要的东西。”他把枪口移向她母亲：“好吧。你母亲留在这儿，你出去找吃的东西。”“妈，您放心。我很快就回来。”君瑞临走之前向母亲保证。

“君瑞……”母亲噙着泪，慢慢放开拉着她的手。

为了不让母亲受到伤害，无论如何君瑞也要找到东西回来。她的身影很快地消失不见。

日本军人叹了口气，其实他并无意为难她们，要不是君瑞威胁到他的性命，他也不想这么做。唉！也许这一切也只能怪这场无情的战争吧。

“伯母，您也歇一会吧。”他对君瑞的母亲说，便又闭着眼睛休息了。

他是在对我说话吗？母亲心里十分纳闷。但她此刻根本无心去想，唯一挂心的就是君瑞的安危。

时间在母亲的祈祷中慢慢逝去……突然，日本军人倏地睁开双眼，迅速地拿起枪；外头传来一阵不明的声音……君瑞的身影出现在不远处，她手里捧着些东西平安地回来了。

“你要的食物和药我都找来了。”君瑞把东西摆在他面前，便和母亲坐回墙边。

他将大部分的食物挪了出来，朝她们比了比：“这些东西你们拿去吃。”

君瑞和母亲先是一楞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
这个日本军人为什么会如此待我们？君瑞实在想不通也猜不透。

在这种烽火连天之秋，君瑞也顾不得所谓的“不食嗟来食”，何况母亲也真的需要吃些食物来补充体力。

君瑞缓缓地靠近他的身边取食物，却感觉这人的眼神并不如想象中的凶狠、残暴，反而净是慈悲与无奈。

这个日本军人竟有这般的神情……，君瑞自心里泛起一丝怜悯。

当君瑞拿起食物起身之际，突然发现他背部有好几道极深的刀伤，而且鲜血直流，君瑞心头一阵抽搐。

“喂，我帮你背后上些药吧。”君瑞冷冷地说道。

日本军人惊讶地看着君瑞。虽然她的语气还是一贯的冷淡，眼里却闪过一丝怜悯之情。

“好，谢谢。”他满是感激地说道。

君瑞拿起药，却不知从何着手。那些伤痕有的几乎是血肉模糊，君瑞甚至不敢正视那些伤口。

“请动手吧，我可以忍受的。”他说。

君瑞把药小心地喷洒在伤口上，心也跟着不断地抽痛着。日本军人背对着她，却没有发出一声呻吟或哀嚎。

不愧是个军人，竟然可以忍受这样的痛，君瑞开始打心底敬佩这位军人。

但是，她的心里又响起一个声音：这是杀害千千万万同胞的日本军人啊！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对他心软的！

“腿伤的部分你自己上药吧。”君瑞把药递给他，便回到母亲身边。

其实他已经很感激君瑞为他所做的一切了。他拿起药在腿部涂抹着，显得有些吃力。

“你怎么不帮他把药上好呢？”母亲似乎有些责备君瑞的无情。

“妈，别忘了，他可是我们的敌人。”君瑞提醒母亲。

“君瑞，他并不像其它日本军那么没有人性，见人就任意砍杀。妈妈看得出来，这个孩子心地善良，你难道看不出他眼神有几许无奈吗？或许这场战争也不是他所希望的啊。”母亲见他吃力擦着药的模样，不禁低声为他说话。

听了母亲这番话，君瑞心中的仇恨一点一滴地消失了。她明白，这一切的灾害与不幸，并不是眼前这个日本军人的错，或许他也和自己一样，都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啊。

君瑞渐渐地改变对他的态度。往后两天，他们和平共处在这个隐密的地方。

君瑞主动帮他上药，他则以一口不流利的中文道谢，也和她们开始交谈了起来，他说他叫乔本，原来还是个学生，他也谈着他的家人，他的故乡……就这样，他们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近。

母亲果然没错，乔本并不是个凶残之人。他谈吐文雅、温和有礼，和她们所见的日本军大不相同；同样也迫于战争，离乡背井在外，却又受了重伤才躲到这里。

君瑞几乎已经忘记他是日本军人的事实了。

“小心！有人来了。”乔本听到外头有些风吹草动，赶紧叫君瑞和她母亲

藏了起来，拿起枪以防万一。

是两个日本军人朝这里走来。

乔本松了口气，向前与他们交谈着。

君瑞听不懂日语，不过从他们的表情及肢体动作来看，他们一定很高兴在此地碰面。

突然，那两人发现她们母女俩，其中一个立刻举起枪对着她们。

“不！”乔本竟推开他的伙伴。

君瑞见他们激烈地讨论着，或者应该说争吵较为恰当，可能就是为她们母女俩的事。

不知争论了多久，乔本似乎说服了他的伙伴。

“我必须离开了，谢谢你们这几天来的照顾。”乔本向君瑞和她的母亲深深地一鞠躬。

“保重，孩子。”母亲的语气充满了慈爱。

“你们也是。”他又是深深地一鞠躬。

君瑞沉默地不说话。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还会持续多久，将来又会有什么样的遭遇？她不敢想，也不愿去想，心中却突然有种莫名的不舍悄悄浮现。

乔本和同伴相偕离去。

君瑞母女俩望着他的背影离去。就在这一刹那，他的一个同伴却突然一转身，用枪瞄准母亲……枪声砰然响起。母亲孱弱的身躯应声倒下。

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。乔本根本来不及阻止他的伙伴。他一面焦急地喊着些什么，一面夺下伙伴手中的枪。那两人似乎诧于乔本激烈的反应，大声与乔本争辩起来。

君瑞抱着中枪倒地的母亲，也顾不得自己的生命危险，狂乱喊着：“妈……您忍着点，我带您去找大夫！”“君瑞，别管我了，你快逃……”母亲的声音愈来愈微弱，气若游丝逐渐消失在寒冷的空气中……“妈……”君瑞凄厉地喊着，整个人跌坐在母亲身旁。

乔本眼见君瑞的母亲死去，一把熊熊怒火从中而生，他痛恨自己同伴竟是如此残忍、如此泯灭人性……乔本一拳重重挥上同伴的脸，那人毫无招架之力地向后倒。

他们没料到乔本竟会为个中国老妇人向自己同伴动手。另一人赶紧上前架住乔本，乔本却是又吼又叫，完全失去理智。

被打的那人挣扎着爬起，用手拭着被打伤的脸颊，竟是一片鲜红。

“巴格野鲁！”那人愤恨地咒骂了一声，遂拾起地上的枪，将枪口朝向君瑞。

“君瑞！快跑！”乔本慌张地呐喊着，一边奋力挣脱同伴的手，同君瑞跑去。

但是，子弹仍比他快了一步。

“砰”君瑞只感觉到眼皮愈来愈沉重，痛楚却慢慢地消失了。死亡的感觉就是这样吗？“君瑞……”乔本紧抱着她，泪水洒落在她泛白的唇上。

君瑞努力睁开眼睛，温柔地看着乔本，口中断断续续地说：“我知道……这不是……你的错。”乔本从自己手上取下一枚戒指，套在君瑞指上。那是枚镶有莲花的紫色戒指。

“戴着它……，答应我，用它作为我们来生相认的信物。”君瑞轻轻点着

头，双眼却渐渐阖上，终至不再睁开。

“君瑞，让我为你做些什么，就像你不认识我，却为我做了这么多……”  
乔本的声音，悲愤地消失在这一片颓败的废墟中……

一道白光再度向宫本贯穿而来。当他睁开眼睛时，却发现自己身在清水寺中，刚才的一切就像做了一场梦。

“我想，你应该了解齐小姐和你的前世因缘了。”师父和蔼地说。

“是的，我都明白了。”宫本微点着头，神情仍显呆滞。

恶梦的谜团已全部解开了。难怪当他见到孟恩的瞬间，心中会有一股莫名的震撼。

原来，在恶梦中出现的那位女子，真的就是孟恩；原来他们在前世就已许下了承诺，要在今生再续前缘。

“前世种种已无法改变，不如今生好好珍惜吧。明白吗？”师父语意深长地说道。

宫本点点头。是的，这是他前世亏欠孟恩的，唯有今世好好对待孟恩，弥补所有一切罪过。

“有机会带齐小姐到清水寺走走。”师父说道。

“我会的，谢谢师父教导。”宫本感激地向师父鞠躬。

一切的不明白，都随着谜题解开而更加明朗。此刻宫本的心情，就像天空一般的晴朗无云，只想立即飞奔到孟恩身边。

中一才刚踏进门，便感受到家中洋溢着欢愉的气氛。

“中一，你回来了！大家正等着你用餐呢。”中川一见到他进门便对他说道。

“啊！你们都来了？”中一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

三个哥哥们都带着妻儿家小回来，整个屋里好不热闹。这种场面平常是看不到的。

因为每个兄弟已有各自的事业与家庭，要像今晚这样凑在一块实属难得。

今晚之所以能全员到齐，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中一回国的关系，另一方面则是母亲透露中一将宣布有关“那女孩”的事，所以中一的兄弟都好奇想一探究竟。

用餐时间好不热闹，一群小孩们简直是吵翻天了。待用餐完毕后，大人们便将小孩驱离餐厅，一心只想听中一的故事。

“中一，你答应我的事还记得吗？”母亲首先开口。

“当然记得！”中一停了一会儿，又按着说：“今晚趁大家都在，我也要宣布一件事。”在场的人都屏息等待，不知中一要告诉他们什么样的好消息。

“半年多前，我认识了一个台湾女孩，她叫齐孟恩。”中一缓缓说道。

“你和她是……”三哥探询着。

“我们非常相爱。”宫本简短有力地回答。

这个答案让在座的家人震撼不已。这几年来，母亲不知介绍给他多少的名门闺秀，他连瞧都不瞧人家一眼。如今，他却宣布他和这个台湾女孩相恋的事实。

“她是台湾人？”父亲微微皱起眉头看着中一。

“是的。她曾到日本留学攻读硕士，现在是在台湾一所专科学校教授日文。”中一眼神炯炯有力，毫不畏惧地回视父亲。

“你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女孩，母亲当然替你高兴，但她毕竟是外国人……”母亲的口气似乎有些惋惜。

“妈，您放心。孟恩的日语说得很好。我保证您见到她之后，一定会很喜欢她的。”他扬起嘴角，掩不住满心欢喜。

“这件事我会和你母亲再讨论。”父亲突然截住他的话，冷冷地说道。

父亲的口吻好象极不赞成。屋子里的气氛突然变得僵硬。

“听妈说你今天又去清水寺了。”中川大哥赶紧转开话题。

“怎么？你在台湾还是常做恶梦？”二哥也很关心。

“说来也奇怪，自从我到台湾之后，恶梦就没有再出现过，连我也无法相信。”中一向大家说明，“今天我到清水寺去，是要请师父帮我解惑。”“解惑？”大家不约而同地喊着，一脸不解。

宫本于是将师父引领着他到前世所见到的事情，一五一十地转述给家人听。

所有人都听得目瞪口呆。虽然这家人都笃信佛教，却无法相信这种轮回的事竟发生在自家人身上。

“前世里的那位中国女孩，就是我现在的女友齐孟恩。”宫本在安静的气氛中补上这关键的一句。

“什么？”全部的人全都睁大双眼，一副无法置信的表情。

“我意外发现孟恩竟有着相同的恶梦，于是怀疑她和我的恶梦有些关连，所以我到清水寺请教师父，才明白了这一切。”宫本解释着。

“你难道是为了这个原因，才和齐小姐交往？”父亲一脸严肃地问。

“不是这样的。虽然我不能否认，也许是前世的这分因缘，让我在一见到她就有着无法割舍的情感。但是在得知真相之前，我和她就已经非常相爱了。现在我明白了前世的事，只有更加爱她，但这并不是只为了补偿。我是真的非常爱她。”父亲对这件事的态度不友善，中一老早就可以想见。毕竟在父母的观念里，一直想替他找个门当户对的名门闺秀。如今他却和一位外国女子相恋，也难怪老人家的态度不怎么热衷了。

不过，宫本却有十足的把握打赢这场战。他相信爱情的力量。更何况他和孟恩的情缘，已经过漫长的时空考验，不是任何人可以轻易阻拦的了。

“你和齐小姐的事，我会和你母亲再讨论。”父亲还是满脸不悦，丢下这句话后便兀自离开餐桌。

在座的人心里都有数，父亲对这件事颇不满意。

“中一，你放心。”母亲温柔地握着中一的手：“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位齐小姐，我会说服你父亲。”“是啊，我们也会支持你的。”几位兄长也站在中一这边。

中一见家人对自己是如此的支持，心中也舒坦不少。

二哥突然想到另一个问题：“不过……千代那边怎么办？”“是啊，千代她一直很喜欢你呢。”母亲担心地叹道。

“可是我一直把她当做妹妹看，根本就没有其它意思。”宫本摇着头，无可奈何地说。

“我觉得你还是找个机会，跟她说清楚比较好。”大哥好心地提醒中一。

“对，大哥说的没错，她的大小姐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既任性又死心

眼，只怕会惹出麻烦来。”三哥也附和着。

说巧不巧，一阵娇滴滴的声音突然打断大伙的谈话。哎！才说到千代，千代就来了。

“伯母！”千代几乎是跳跃着进入饭厅。

“千代，怎么有空过来啊？”二哥是明知故问。

“这还用说吗，当然是来看她的中一哥哥啰。”三哥一旁打趣着。

千代被他们逗得笑得合不拢嘴。“怎么这么说嘛！人家来看看伯母不行吗？”边说着，千代倒真羞红了脸躲到老人家身边。

“中一，你不是有话要告诉千代吗？”大哥暗示着中一。

中一明白大哥所指何事，立即向千代说：“千代，我们到庭院走走好吗？”“好啊。”千代高兴都来不及，当然是满口答应了。

千代随着宫本来到屋外的庭院。

“千代，你应该知道我母亲替我相亲的事吧。”宫本首先开口。

“知道啊，可是伯母说，你一个也看不上眼。”千代眨着眼回答道。

千代从小便死心塌地地认为中一喜欢的人一定是她，只是没有说出口罢了，正因为这样，中一才迟迟没有接受其它女孩。

“千代……”宫本停顿了一下。还是决定告诉千代实情：“其实，我已经有喜欢的女孩子了。”千代居然没有任何反应，只是铁青了一张脸，三言不发地站着不动。

宫本不知道千代到底听懂了没，千代已经是二十三岁的女孩子家了，有时却像个三、四岁孩子般无理取闹、不可理喻，所以他已经做好心理准备，等着迎接她的大吵大闹。

千代的平静却让宫本出乎意料之外。

“千代”中一再度唤着她。

千代抬起脸，目光冷冷地射向他，宫本心中竟不由地抽了一个冷颤，这样的千代太反常了。

千代终于开口说话，但一字一句都像冰般的寒冷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已经有女朋友了，我会躲得远远的。”千代说完便想转身跑开。宫本知道她不对劲，马上一把抓住她。

“千代，听我说，我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你，但是我是像大哥哥一样地疼爱你呀，你懂吗？”宫本急着想再解释。

“我懂，我什么都懂。”千代回过头来，同样冷冷地看了宫本一眼，使用力挣脱，逃离他的视线。

千代这般冰冷的反应，让宫本大为意外。以他对千代的认识，似乎少了些狂风暴雨。

想到这儿，不禁让宫本真的担心起来。

他只希望千代能够了解这一切，毕竟感情的事是不能勉强的。

孟恩这几天的心情糟透了。

即便在心情如此恶劣的状况下，到了学校还是必须佯装平静，毕竟她不能让自己的情绪影响教学工作。

但是这一切仍逃不过方康佑的眼睛。

这天下课之后，孟恩一心顾着想事情，径自朝办公室走去。

“孟恩！”方康佑在身后唤着她，但是孟恩竟没有听见他的叫声。

“孟恩！”方康佑不放弃地追上她。

“啊！方康佑，你在叫我？”孟恩大梦初醒，这才注意到方康佑站在身边。

“拜托，大小姐！我已经叫你好几声了，你理都不理我？”方康佑埋怨道。

“对不起，我刚好在想事情，所以……”孟恩苦笑地解释。

方康佑并没有进一步挖苦她。他见孟恩每天失魂落魄的神情，也猜到是有关感情的问题正困扰着她。

“我看你最近好象不太对劲，怎么了？”方康佑收起平日的嘻皮笑脸，正经地对孟恩说。

“我……没事啊。”孟恩努力挤出一丝笑容，不愿让别人为自己担心。

“还说没事！我们既然都是好朋友了，为什么你还要瞒我？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和男朋友吵架了？还是他欺负你？”方康佑不放过地追问着，“如果他真敢欺负你，我一定帮你讨回公道。”方康佑对自己的关切，却不偏不倚击中了孟恩脆弱的内心深处，孟恩心中一酸，泪水已经在眼眶中打转。

“请你……别再问了，我现在没有办法……告诉你。”孟恩强忍着泪水，勉强地说出这句话后，便转身跑开。

方康佑望着她的背影，知道孟恩一定受了什么委屈。但自己似乎又不能帮她什么，只有默默地看着她离去。

孟恩一个人躲到洗手间里痛哭，想让泪水尽情滑落。

背后突然传来一阵高跟鞋的声响。孟恩惊觉到洗手间里还有别人，赶紧将泪水抹去。

“喏，把眼泪擦干吧。”一只手从身后递了张面纸过来。孟恩回头一看，竟是陈琪。

孟恩知道陈琪已经看到刚才的一幕，也不想再多做掩饰。

“谢谢。”孟恩接过了面纸，慢慢地擦拭着泪水。

“你……是为了男人掉眼泪吧？”陈琪缓缓问道，好象已经看穿孟恩的心事。

“嗯。”孟恩点点头。

说也奇怪，孟恩并不想对她隐瞒什么。也许是上次知道了陈琪的事情后，反而觉得她好象可以懂得自己此刻的心情。

“陈琪”孟恩突然开口唤她。

“什么事？”“你这样……快乐吗？”孟恩吞吞吐吐地问着。

陈琪是个聪明人，当然知道孟恩所指何事。

“其实，我和他已经分手了。”陈琪轻松地笑着，就像在说别人的事情一样，“以前跟他在一起时，也没什么不好，自由自在的，别人怎么看我，倒是无所谓，只是……偶尔还是会觉得孤单吧。现在剩下一个人，要说快乐或不快乐嘛，好象也没太大差别。”“陈琪……”孟恩没想到陈琪会对自己这么

坦白，没有一点虚伪与隐瞒。她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

“你别看我好象过得轻松自在，其实这些都只是表面的。女人终究要找个好老公的。”

你知道吗？我偶尔也会想……如果有个人可以永远陪在身旁，不要总是来来去去的，该有多好。”陈琪感慨地说道，笑容里有着浅浅的感伤。

“你一定可以遇到一个真心爱你的男人。”孟恩真诚地祝福她。

“谢谢你，希望如此。”陈琪看看她，又问道：“心情好些了吗？”“嗯。”孟恩总算笑了。

“来，我帮你把泪痕擦干净，否则万一别人看到了，不知又要说出什么鬼话来呢。”陈琪细心地帮孟恩将脸上的泪痕擦去。

“谢谢你，陈琪！”孟恩感激地说。

从这一刻开始，她们知道彼此找到一个知心的朋友。

“孟恩……陈老师？”方康佑一直在办公室等候着。当他见到孟恩与陈琪一起走着，似乎颇为讶异。

“方老师，还没走啊？”陈琪礼貌地打招呼。

“你们……怎么会在一起？”方康佑好奇地探询着。

“我们在一起谈女人的心事，抱歉不能向你透露。”孟恩调皮地眨眨眼，和陈琪两人会心地相视而笑。

“女人的心事……？这……”方康佑实在有听没有懂，但是看到孟恩开怀地笑着，悬着的一颗心也就稍微放下了。

“齐老师，有人找你！”走廊那头有位老师朝孟恩喊着。

“访客？”孟恩正在纳闷会是谁时，那人却已出现在她的眼前。

“中一？你回来了？”孟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心里好是激动。宫本却已伸出双手，将孟恩整个人拥入怀中。

“孟恩，我好想你。”他在孟恩的发际轻声诉说。

孟恩轻轻颤栗着，这个拥抱不知化解了多少日子来的相思。

“咳 咳”他们被突然的咳嗽声打断，这才清醒过来，差点忘了还身处在校园里。

“孟恩，怎不介绍一下你朋友？”陈琪眼睛直盯宫本，却对孟恩娇瞋着。

“哦，这是宫本中一。这两位是我的同事：陈琪、方康佑。”孟恩羞红着脸，赶紧为他们介绍着。

“两位好，我是宫本中一，请多指教。”宫本礼貌地一鞠躬。

“敝姓方，方康佑。”方康佑伸手与宫本握着手。

“你好，宫本先生，我是陈琪。你的中文说得真好。”陈琪赞美地说。

“哪里，谢谢你的赞美。”宫本谦虚地说。

陈琪和方康佑迅速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位日本人，不得不佩服孟恩的眼光。这位宫本先生的条件还真不错：俊挺的脸庞，健硕的体魄，再加上那双深情的眼眸，一表人才又风度翩翩，只要看一眼就会被他深深吸引住了。

“这样好了，我们一起去吃个饭，大家也可以乘机聊一聊、认识一下。”方康佑建议。他似乎有意想了解这个可以让孟恩又哭又笑的男人，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

“这个……”孟恩看了看宫本，脸色有些为难。两人才刚见面，自然是有千言万语要说，偏偏方康佑提出这么不识相的建议，孟恩却又不知道怎么

拒绝。

还好，陈琪见状马上开口了：“哎呀，方老师，孟恩和宫本先生好久不见，你就不要剥夺人家谈情说爱的时间嘛。”方康佑只好做罢：“这样呀，那就下次吧。”“不过我还真有些饿呢，方老师，不如你就陪我去吃饭吧。”陈琪对孟恩眨了眨眼，便拉着方康佑迅速离开现场。

看见他们离开，孟恩心里偷偷松了口气，还真谢谢陈琪帮忙呢。

“你刚下飞机？”孟恩轻声问着。

“嗯，我一下飞机就赶来接你，因为我要给你一个惊喜。”宫本笑着回答。

“惊喜？什么惊喜？”孟恩双眼为之一亮。

“跟我来，你就知道了。”宫本挽着孟恩，穿过校园，引领她坐上在校门口等候多时的奔驰轿车。

到了车上，他们诉说着一星期来的相思之苦。孟恩想得再多，终究无法拒绝他一个深情的拥抱。

孟恩不敢问及他回日本的事，因为，在她的心底一直藏着恐惧；一想到他有了未婚妻的事，孟恩心头就不禁阵阵刺痛着。

为什么宫本可以在自己面前掩饰得这么好？竟然完全不露痕迹，让孟恩根本无从开口。要不是曼亚无意识接到那通电话，那么她岂不是要等到新郎结婚了，才发现新娘不是自己吗？她真应该恨宫本的，恨他的存心欺骗，恨他的虚情假意，恨他不该利用自己的感情，恨他总是装做一片痴心……但是，她知道她做不到，只要一见到宫本，她的心就完全失守了。

如果这是场战争，她知道自己早已彻彻底底地输了。

不知不觉中，车子到达了宫本在阳明山的别墅。

屋里传出一阵阵人群的笑闹声，孟恩心中突然惊觉：难道今天是宫本的生日？这些天来，她整个人精神恍惚，根本忘了宫本生日这件事。

“中一……”她不知该如何开口，“今天……是你的生日宴会？”宫本微笑着点头：“嗯，记得吗？我回日本之前跟你说过的。”“中一，对不起，我……忘了准备生日礼物。”孟恩呐呐地说着。

宫本的脸上显露出些许失望，但立刻抱住孟恩轻声地说：“没关系的，只要你愿意一生一世陪着我，就是最好的礼物了。”一生一世……孟恩好恨，宫本已经有未婚妻了，为什么还要对她说这种美丽的谎言？她真想马上转身离去。但是……唉，要不是自己意志不够坚定，为什么还会那么在乎他呢？

“别开玩笑，屋里还有人等着我们呢，快进去吧。”孟恩强忍着眼眶的泪水，避开宫本的视线。

“孟恩……”宫本似乎想说些什么，但说了一半又吞了回去。“好吧，我们先进去，免得让客人久等。”宫本未仔细察觉孟恩脸上的异样，因为他心中也藏有自己心事啊。

当他们刚踏进大门，屋内就立即响起一片如雷的欢呼与掌声。

“恭贺总经理生日快乐！”按着，彩带、亮片如雨般纷纷洒落在他们身上。

“宫本先生，大家已恭候多时了。”行销部余士强经理迎上前来，笑嘻嘻地说。

“这……余经理，怎么会这么多人？我不是说简简单单就好了吗？”宫本疑惑地说。

“因为大家都说要来为总经理祝贺嘛。这是大家的心意，我当然不能阻

止他们啰。”余士强解释着。

“不好意思，让各位久等了。”宫本礼貌地向大家鞠躬致歉。

孟恩看到在场竟有这么多人，心里也有些慌乱。突然间，她发现曼亚竟也在人群中。

她想上前与曼亚聊聊，却见曼亚挤眉弄眼的，像是告诉她最好不要相认。孟恩实在猜不透曼亚的用意，只好依了她，假装彼此不认识。

宫本正想将孟恩介绍给大家时，却早已被一群人簇拥至蛋糕前，现场也高声奏起生日快乐的音乐。

“祝总经理生日快乐！”祝福声此起彼落，好不热闹。按着大家便唱起了生日快乐歌。

“请总经理切蛋糕！”大伙高喊着。

就在此时，陈嫂走到孟恩身旁，低头轻声对她说道：“齐小姐，有您的电话。”“我的电话？”孟恩心里纳闷着，会有谁打电话来这儿找她呢？但尽管管心中有千百个疑问，她还是在陈嫂的带领下来到宫本的书房。

“喂，我是齐孟恩，请问哪位？”孟恩拿起电话问道。

“齐小姐，你好。我是天野千代。”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娇滴滴的日语。

听到是日本女人的声音，一种不祥的预感猛然流窜她全身。

“对不起，我们认识吗？”孟恩以日语和她交谈。

对方先是一阵笑声，然后才缓缓说道：“你当然还不认识我啰，不过，我对你却是一清二楚。”孟恩从她的语气中，感觉出她来者不善。

“不知天野小姐找我有何指教？”孟恩强做镇静地问。

“指教不敢，倒是希望齐小姐别和我的未婚夫假戏真做才好呢。”对方不慌不忙地说道。

未婚夫？假戏真做？孟恩心头一阵一阵抽痛着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”她强忍住心中的颤抖，沉着声音问道。

“难道中一没对你说吗？”对方有意夸张地问。

“我不知道宫本先生应该对我说什么。”“补偿的事啊，这么重要的事他怎么没跟你提呢？”对方又是故作惊讶地说。

补偿？宫本要补偿什么？！这可真把孟恩弄糊涂了。

“天野小姐，如果你想说就请把事情说清楚。”“好，你如果想知道的话，告诉你也无妨，我是怕你承受不了呢。中一是我的未婚夫，我们两家已经有好几代的世交，交情匪浅，而且门当户对，在生意上也合作密切呢……”“对不起，你和宫本先生的事我没有兴趣，可不可以请你说重点。”孟恩打断了她的话。

“好吧，那我就说重点。”对方的口吻有些不悦。“其实中一接近你，只是为了要让自己安心而已，他对你根本就没有意思。”安心？孟恩更糊涂了。

“说来话长。中一多年来一直被恶梦困扰着。”对方继续说道。

“恶梦？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孟恩不解。

“在他的梦里，一直出现一位中国女子向他求饶。原来他前世是个日本军人，曾经杀过无数的中国人，而你的前世，就是死在他的枪杆之下。”恶梦？日本军人？前世？！

孟恩愣住了，这样的情境也曾出现在她的梦中呀。

“所以，当中一知道你就是他梦里求饶的女子时，他良心非常不安，便想为你做些什么，来补偿前世的罪孽。”对方邪邪笑着，不知是在嘲笑孟恩

的无知，还是在嘲笑这场莫须有的爱情。

孟恩说不出话来。是真的吗？她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吗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但是，那个梦境的确也曾在自己梦中出现呀，不可能有人知道的，除非……除非她说的都是事实。

孟恩的脑子一团糟，她强忍住即将崩溃的神志，努力地支撑着不倒下去。

但是对方仍然继续说着：“这就是中一为什么对你百般照顾的原因，反正就是为了补偿。事情就是这么简单，相信你不难了解。我也是为你好，才告诉你的，否则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不忍心看到有人一直被蒙在鼓里却还不知情，实在太可怜了。”对方像是在对她施舍莫大的怜悯一般。但这些话却像是一刀一刀地捅在孟恩心中，早已刺得她血肉模糊。

孟恩的心淌着血，仍努力不让对方听出她颤抖的语调。“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田野小姐。”“没什么，我只是担心中一会怪我多嘴……”对方故意显出懊悔的口吻，却又不着痕迹地提醒她：“齐小姐，你同样也是女人，应该明白才是。虽然中一抱着补偿的心理和你在一起，但看他长期跟一个不相干的女人在一起，我这个未婚妻多多少少也不好过呀……”“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他的。而且……”孟恩停顿了一下，终于还是下定决心：“我会马上离开他。”这个允诺正中田野千代的下怀。

“齐小姐，你实在是个明理的人。我最怕有些女人明知如此，却又死缠烂打地不肯放手，大概是想要乘机捞一笔钱吧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”对方开心地说道，“对了，到时候还是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哦，拜拜。”孟恩的手慢慢放下话筒，浑身无力地靠在墙上，泪水却如洪水般地渲泄而下。

孟恩好恨自己为什么要认识宫本，为什么又要一步一步地踏进这种“补偿”的游戏中……是的，这是一场游戏，游戏规则由宫本中一订定，自己却笨得拿真心来当筹码，拿爱情来当赌注，终究输得一塌糊涂。

时间不知经过了多久，孟恩终于稍微恢复理智，双眼却早已哭得又红又肿。

今天是宫本的生日宴会，无论再怎么悲痛，也要努力伪装下去。

孟恩深呼吸了一口气，开始调整自己的情绪，试着装做没事一般，虽然这是不可能的，她却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地承受这一切。

当她回到大厅时，所有人正兴高采烈地围着宫本，要他打开礼物。

“总经理，快拆礼物嘛，这是我们业务部同仁的心意哦。”几个人起哄着。

“总经理，先开这盒嘛，这是行政部合送给您的，还是我们大家一起丢挑选的唷。”另一群人也吵着。

“还有我们……”“好好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一个一个来开，大家别急。”

宫本笑得好开心，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孟恩刚刚的缺席。

这样也好吧，不然红肿的眼睛可会露出破绽的，孟恩心想。

一种身处人群中却更加寂寞的感觉，突然涌上孟恩的心头。

孟恩低着头，独自走到食物台旁。她看着远远的宫本，正笑得那么灿烂，心中不禁泛着一阵又一阵的酸楚。

原来她自己只是一个补偿的角色，一个让宫本心安的工具罢了。

孟恩根本没有心情吃任何东西，只觉得自己好累好累，好想现在就离开这里；可是她又不得不伪装下去……孟恩拿起一杯酒，她从来没喝过酒，

或许酒精可以暂时让她忘却痛苦吧。于是她仰起头来一饮而尽，才放下酒杯又拿起另一杯。

曼亚远远地看见孟恩的举动，不禁担心了起来。

从孟恩离座回来后，她便观察着孟恩的一举一动，只见她低着头，脸上没有笑容，而且眉头深锁，眼睛红肿得像是刚刚哭过一般。

她知道孟恩一定出了什么事。何况孟恩是不会喝酒的，今晚怎么会突然喝起酒来呢？看来这件事一定非同小可，她得赶快过去看看。

曼亚趁着旁人闹成一团时，悄悄走到孟恩身旁。

“孟恩，跟我来。”曼亚拉着她来到走廊另一端。

孟恩已经有些醉意，不过脑子还算清醒。

“曼亚，你不是叫我……不能和你相认吗？”她微醺地说道。

曼亚并不理会她的问题，只是问着：“你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“没事啊。”孟恩摇头晃脑地说，但这么一摇摆，差点就跌倒在走廊上。

“小心啊。”还好曼亚反应灵敏，一伸手便抓住摇摇欲坠的孟恩。

“拜托你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不会喝酒就别逞强！”曼亚抱住孟恩责备她，却又忍不住地心疼。

“曼亚，别生气嘛，我下次不敢了。”孟恩像个孩子般地哄着曼亚，眼圈却骤地又红了起来。

曼亚见她醉成如此，知道再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“我看还是先带你到我家好了。”孟恩听到这句话，竟然高兴得拍着手：“好啊，好啊。你赶快带我离开这儿吧，求求你。”但话才一说完，便倒进曼亚的怀里。

曼亚见她醉得如此厉害，心里实在又急又怜。到底是什么事情，让好友变成这般憔悴模样。

她用力扶起孟恩，想利用后门离开。

“齐小姐怎么了？怎么醉成这样？”在后头忙着的陈叔，看见孟恩醉得不省人事，忙上前问道。

“陈叔，我先送她回去，麻烦您待会儿告诉宫本先生一声好吗？”曼亚向陈叔要求着。

“没问题，你可要小心点。”陈叔帮她们开了后门，并和曼亚合力把孟恩扶进车里。

孟恩只是恍恍惚惚地对着陈叔和曼亚傻笑，好象不知自己发生了什么事。

曼亚猜不透，为什么一向滴酒不沾的孟恩，今晚会喝得烂醉如泥呢？但这一切只得等孟恩清醒后才能知道了。

宫本从陈叔的口中得知，孟恩半途就离席，而且还喝得醉醺醺的，不禁责怪自己的疏忽，竟然只顾着招呼公司同仁却忽略了她。

他知道孟恩根本不会喝酒，别说喝，光是闻到酒味都会让她醉。

她为什么要喝酒呢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宫本实在不敢去想，因为他真的害怕再次失去孟恩。

前世他已经失去她一次了，如今绝不能让这种事再度发生，绝不！

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。

“请进。”陈嫂开门走了进来，将一个纸包递给宫本。“有人交给我这包东西，说是要送给您的生日礼物。”“是谁？”“那人只说是别人请他转交的，并没有留下姓名。我想也许礼物里会有说明，就没有再多问。”“好，我知道了。谢谢你。”“那我先离开了，您也早点休息吧。”陈嫂走出了房门。

曾是谁送的礼物呢？宫本心里想着，一边缓缓地拆开包了一层又一层的纸，终于看到一叠相片。这是……宫本心中一惊，这些照片里全有孟恩的身影，但是，旁边却有个不认识的男人！不，这个男人好象在哪里见过……宫本极力回想着。

是方康佑！那个孟恩的同事！照片中的孟恩和方康佑一起，好象是在哪个餐厅里吃饭，两个人笑得好开心好开心……宫本心中倏地燃起一阵怒火，但还是克制住了。因为他认为，如果这是孟恩与自己在一起之前的事情，他并没有理由责怪她。

他仔细地端详着照片，但是上头显示的日期，正是他来台湾的期间；而且孟恩手上还戴着他送的戒指……宫本手一松，照片纷纷散落满地……孟恩竟然背着自己和方康佑交往？难怪她最近总是心神不宁的样子，难怪她好象有什么话要告诉自己，难怪她连自己的生日都忘得一乾二净……自己是那么地爱她，而她却脚踏两条船，将一颗心分给了两个人。

宫本不愿相信这是事实，但偏偏事实就摆在眼前。

孟恩为什么要如此对待自己？为什么……宫本的心无力地呐喊着，整个人陷入痛苦与崩溃之中。

曼亚带着孟恩先回自己家中，孟恩仍然是不省人事。

她好不容易才将孟恩扶到床上躺着，赶紧沏了杯热茶让她喝下，又用热毛巾为她擦去满身酒味。

“孟恩，你有没有好一点？”曼亚问着。

“嗯……我好困……”孟恩迷迷糊糊地说着，便睡着了。

“唉，好吧，你还是好好睡一觉吧。真是的，简直是来折腾我的嘛。”曼亚虽然嘴里喃喃念着，还是一边为她盖好被子，生怕她着凉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孟恩在一阵头痛欲裂中醒来。她瞥见曼亚睡在沙发上，再仔细一看，自己并不在家中，而是在曼亚的住处。

“孟恩！你醒了？”曼亚这时也醒了过来，一脸没睡好的模样。

“曼亚，我么会在这儿？”孟恩一脸纳闷，好象已经忘了昨晚的事。

“拜托！大小姐！你忘了你昨天醉成什么德行啦？”曼亚疯也似地喊着。

“我……只觉得头好痛，其它的事情都不记得了。”孟恩皱着眉摇头。

“你不记得？昨天宫本中一的生日晚宴上，你明明不会喝酒还拚命猛喝，把自己搞成这样！”经曼亚一说，让孟恩忆起了昨晚的那通神秘电话，还有天野千代告诉她的一切。

“对不起，曼亚，我……”孟恩把头埋得好低，低低哑哑地说着。

曼亚见状，知道事情一定不简单。“是不是昨晚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孟恩沉默地点点头，她的心事永远瞒不过曼亚的双眼。

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是不是宫本中一对你说了什么？”曼亚抓着她的双手焦急地问道。

孟恩实在不愿再回想昨晚的事，因为伤口尚未愈合，只要稍一触及，依然会血流不止、痛入心扉……可是，曼亚是从头到尾最了解这件事的人。

面对老友对自己的关心和照顾，孟恩必须让她明了；何况，自己总要面对这一切的，不能永远都不去碰触。

“好，我说。”孟恩缓缓开口，“昨天晚上，我接到他未婚妻的电话。”“什么？！”曼亚也是大吃一惊，随即问道：“她跟你说了什么？”孟恩遂将天野千代的话转述给曼亚知道。

“所以，整件事从头至尾都是一个天大的笑话，而我，就是这个笑话中被操纵的傀儡，竟然还沾沾自喜，以为自己找到了这生的最爱。”孟恩说着，泪水已经布满脸颊。

可是，曼亚突然觉得事情有些奇怪。一来是从她在公司中对宫本的认识，以及同事们对宫本的评价，她直觉地相信宫本不是那种人；虽然她也接过这个自称“未婚妻”打来的电话，却从来不曾听过其它人提起这件事；宫本中一的种种，向来是同事们最爱讨论的话题，但“未婚妻”一事却从来无人知晓。

二来，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，宫本对孟恩的情感，早超过一般世俗的恋情，驾乎于心灵上的交流；尤其是宫本看着孟恩的眼神，就仿佛经过几世纪的追寻才找到的真爱，是那么真诚，那么坚定，怎么可能只为了补偿呢……不，曼亚相信其中必有蹊跷。但是，究竟问题在哪儿呢……“宫本中一你不知道你已晓得这件事了？”曼亚问道。

孟恩无奈地摇着头，好象与宫本多说也于事无补。

“或许你该听他的解释，说不定他有什么苦衷。”曼亚为宫本辩解起来。

孟恩慢慢地抬起头，眼神早已绝望：“没什么好说的，一切都过去了。”曼亚不知该说什么，这是孟恩的决定，她无法插手。

“曼亚，我……可不可以在你这里借住几天？我需要静一静，不想让中一找到我。”孟恩开口问道。

“那……那你学校那边怎么办？”曼亚问。

“我想请几天假。学生刚考完试，进度也不赶，请假应该不会有问题。”

“这……我这里当然是没问题，你爱住多久就住多久，只是你不可能永远躲起来不见人呀。”曼亚劝着她说。

“你放心，我只是想安静几天，把事情想清楚。现在我心里实在是……好乱。”孟恩说着，眼泪又扑簌地掉了下来。

“好好好，你别再难过了，就先在我这儿住下来，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。”曼亚赶紧答应了她。

曼亚知道，现在她再怎么劝孟恩都是徒劳无功。身为孟恩的好友，也是宫本的部属，她心中暗自决定要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。

宫本这几天几乎完全无法工作。

虽然证据就在眼前，但他还是想要找孟恩当面说个清楚，希望孟恩能给他一个解释。

然而，他却怎么样也找不到孟恩。学校说她这几天请了假；而到她的

住处，仍不见她的踪影。

此时此刻，孟恩却像断了线的风筝似，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让他根本无从找起。

宫本的心中好痛苦。他所深爱的孟恩，难道真的背叛了他吗？他一定要知道到底真相是什么，否则他永远无法死了这条心。

宫本心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：难道是孟恩已经选择了方康佑，所以决定要和自己分手了吗？对！一定是这样的！不然为什么孟恩会突然避不见面，而且那天晚宴上又喝得醉醺醺的……这么一想，宫本简直已经得到结论，他的心像被人一刀一刀地砍着，鲜血如泉水般不断涌出……宫本站了起来，拿件外套就往外走。找不到孟恩，至少他可以找方康佑，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线索。

宫本伸手拦辆出租车，直奔孟恩的学校。他要孟恩亲口告诉他，就算她真要和方康佑在一起。因为他是那么爱孟恩，只希望她幸福快乐，尽管就要失去她……宫本抵达了目的地，一下车便三步并作两步地冲进办公室。环视四周，却不见方康佑的人影，他正想找个人问时，陈琪已远远地迎了土来。

“呃，是宫本中一先生吧？”陈琪笑意盈盈地说。

“啊！你是……陈琪小姐？”宫本记得她。

“宫本先生真是好记性！”陈琪柔媚地笑着，随即又纳闷地问：“你是来找孟恩的吗？孟恩这几天请假呢！你不会不知道吧？”宫本摇摇头，脸色有些沉重：“不，我不是来找孟恩，我来找方康佑。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”“你找方老师做什么？”陈琪看着宫本乌云密布的脸，不禁大感诧异。

“我想……他大概知道孟恩在哪里，我一直找不到孟恩。”宫本虽然努力压抑着心中的悲痛，但声音仍有些颤抖。

陈琪觉得事情有些奇怪。宫本怎么会来找方康佑问人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“你找不到孟恩？那方老师又怎么会知道？”陈琪正想问清楚时，方康佑已从另一边的楼梯慢慢走下来。宫本一见到方康佑，马上一个箭步冲上前，挡住对方的去路。

“方先生，孟恩人在哪里？”宫本抓住方康佑的手，急切地问。

方康佑先是楞了一下，才看清来者是宫本中一。

“孟恩？孟恩这几天请假啊。你怎么会跑来问我孟恩的事呢？”方康佑一脸莫名其妙，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，脸上表情转而变得愤怒：“你这家伙！你说！你是不是欺负孟恩？不然孟恩怎么会突然不见人影呢？”说着，方康佑已经抡起拳头，眼看就要朝宫本挥去。

“干嘛！方老师你住手！”陈琪见状赶紧跑了土来，阻止着方康佑。

“你会不知道孟恩在哪里？好！你看看这些照片！”宫本也是怒气冲冲。他从袋中取出一叠照片，丢向方康佑。

方康佑拿起照片仔细地端详着，心中也暗暗吃了一惊，怎么会有这些照片呢？于是他明白了宫本的怒气从何而来，原来宫本误会自己和孟恩正在秘密地交往。

“没错，这是我和孟恩一起吃饭的照片。”方康佑缓缓解释道：“我承认我的确非常欣赏孟恩，甚至也曾经想要追求她。但是我得知她已经和你交往，而且，从她谈到你的神情和语气中，我知道她非常爱你。所以我早就放弃了追求她，只把她当做好朋友。”方康佑的解释让宫本有些意外，但是他仍然无法相信。“那……这些照片呢？你又怎么解释？”“我不知道是谁这么无

聊，居然拍了这些照片。孟恩之前曾说过要请我吃饭，刚好那天我得知孟恩和你交往的事，其实我们只是一起去吃个饭而已。如果朋友连一起吃个饭都不行的话，我看你干脆别让孟恩出来工作算了。”“所以……孟恩和你……并没有……”宫本呐呐地说。

“没有！”方康佑斩钉截铁地说，“我和她是好朋友，她对我也没有意思。”宫本中一呆立在原地，没想到得到的答案竟是这样。那么，真的是他误会孟恩了？但是孟恩又怎会失踪了呢？“倒是你这个家伙，老是让她哭、让她伤心！我实在怀疑你到底爱不爱她？现在她无缘无故请那么多天假，不晓得你又做了什么事让她伤透了心，才避不见面。现在你还有脸来找我要人？”方康佑说着说着，突然激动了起来。

“好了，别再说了。”陈琪喝止了方康佑，不让他再说下去。自己却走到发着呆的宫本面前，轻轻柔柔地开了口。

“宫本先生，我不知道你和孟恩之间发生什么问题。我唯一知道的是，不管孟恩多伤心、多难过，都是因为深爱着你啊。你千万不能怀疑孟恩，因为，她自始至终就只爱着你一个人啊！”陈琪这番感性的话，让在场的两个男人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

宫本看了看陈琪，眼神中有着说不出口的感激与领悟。

“谢谢你们，我明白了。”宫本说完，遂转身离去。

陈琪看着宫本的背影叹了口气，她想转身离开，方康佑却突然开口唤住她。

“陈琪！”方康佑小小声地说：“我可不可以……请你吃个饭？”“哦

”陈琪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：“以前我找你吃饭，你好象都不太领情哦。”

“我……以前不了解你嘛。”方康佑陪笑地说。

陈琪笑了笑：“那你现在了解了吗？”方康佑点点头，却又补充道：“不过，我希望可以更了解你。”两人相视而笑。爱情的火花似乎在他们之间点燃了。

许多天过去了，宫本依旧没有孟恩的任何消息。

虽然他对孟恩的误会已经冰释，但是为什么孟恩会就这样消失了呢？一想到自己竟然莫名其妙地失去孟恩，宫本简直痛不欲生。

既然上天安排他们相遇，为什么又要无情地拆散他们？前世未了的缘分，为什么在今生相遇了却又无法相守？宫本在心中呐喊着，他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，根本无心于公事。

一阵敲门声将宫本的思绪拉回现实中。

“请进。”“总经理，研发部门朱曼亚小姐找您。”秘书在门口简单地报告。

“我正在忙，可不可以请她改天再来？”宫本此刻并不想谈公事。

“朱小姐说有急事。”“那就请她进来吧。”宫本无奈地说。

“总经理，您好。”曼亚进了办公室，先礼貌地向宫本打招呼。但是一见到宫本憔悴的脸孔，与以前意气风发的他，简直是判若两人，着实让曼亚有些震惊。何况，宫本根本并不知道自己和孟恩的关系，所以绝非故意在演戏。

因此，曼亚愈加觉得其中必有蹊跷。

宫本强打着精神对曼亚说：“请坐，不知朱小姐有什么急事？”“总经理，我想跟您谈谈有关齐孟恩的事……”曼亚才一开口提到孟恩，宫本整个人几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。

“孟恩？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？”宫本激动地抓着曼亚，不断地向她追问。

“总经理，请您别着急，我会慢慢告诉您的。”曼亚安抚着他。

宫本这会儿才察觉自己的失态，连忙缩回双手直向曼亚道歉着。

“请原谅我的鲁莽。这些日子来，我为了找她……唉，我真的不知道她为什么故意躲避我。”宫本喃喃地说着，突然不解地看着曼亚：“可是，你为什么知道孟恩的事？”“我和孟恩是大学同学，也一起到日本留学。关于你和她之间的事情，从头到尾大概属我最清楚的了。”曼亚解释着。

宫本这才想起来，难怪他老觉得曼亚有些眼熟，原来是曾经在日本见过。

“但是，在我告诉你孟恩身在何处之前，你必须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”曼亚先开出唯一且最重要的条件。

“只要你能告诉我孟恩现在在何处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”宫本马上不加思索地答道。

“总经理……”曼亚顿了一下，“很冒昧地请问您这个问题，您在日本是不是已经有位……未婚妻了？”宫本冒出一脸的疑惑与不解：“什么？未婚妻？我哪来的未婚妻？”曼亚仔细读着他脸上的表情与变化，觉得宫本并不像在撒谎。

“那么……您知道天野千代是什么人吗？”曼亚不得不提出这个关键人物。

“千代？！这件事和千代有什么关系？”宫本愈来愈胡涂了。

于是，曼亚将她在公司接到天野千代的电话开始，一直到晚宴的事，一五一十地全盘告诉了宫本。

宫本听完整件事情的始末之后，简直愤怒得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，狠狠地用力捶打着桌面。

“千代怎么会这么做？枉费我像兄妹般地疼她！”宫本说着，突然想起了照片的事，“那么……那些照片也是她搞的鬼吗？她怎么会这么做呢……唉，我真搞不懂。”“什么照片？”这下换曼亚不懂了。

宫本掏出那叠使他误会孟恩的照片，“你看，有人送给我这叠照片，让我差点就以为孟恩和方康佑……”“什么？”曼亚见到照片也大吃一惊。

看到那叠照片，加上宫本如此地气愤，曼亚心里松了一口气，看来，一切果真都是那个天野千代在搞鬼，孟恩的确误会了宫本。

“你一定要把事情的原委对孟恩说清楚，这几天她……过得非常不好，而且……人也消瘦了许多。”曼亚把自己的住址给了宫本，“她现在躲在我那儿，你快去找她吧。”“谢谢你！”宫本手握着那张纸条，脸上的喜悦不言而喻，几乎是飞奔离开曼亚的视线。

愿老天有眼，让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曼亚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。

这几天孟恩住在曼亚家中，什么事也不能做。她只希望时间可以治疗一切；但是她愈不愿去想，一颗心就愈是飞到宫本身上。

她好恨自己那么没用，为什么偏偏去想一个不该想的人。但她真的无法克制自己不去想宫本，她真的无法做到啊。

“铃”门铃声打断她的思念。她以为是曼亚忘了带钥匙，想也不想地便过去打开门。

“曼亚，你怎么忘了带钥匙？”孟恩边说边转动门把，但就在抬头之际，才发现自己错了，门外的人竟是宫本，她心里一慌，只想赶快把门关上。

宫本急急地用手顶住门，不让孟恩将他拒于门口之外。

“孟恩，让我跟你解释，请你开门好吗？”宫本卡在门缝中向孟恩哀求着。

孟恩转身过去，她不愿看到宫本的脸，只怕一接触宫本的眼神，又要让她好不容易下定的决心再度沦陷。

“你还想要解释什么呢？你是不是要跟我说，你并没有什么未婚妻，一切都是别人设计陷害的？”孟恩呜咽地呐喊着。

“孟恩，你都已经明白了吗？那些的确是千代搞的鬼。你开门让我看看你好吗？”宫本苦苦地央求着她。

“你不要再骗我了！”孟恩忍不住高声喊了出来，“你还是不承认你有未婚妻的事吗？难道连你做恶梦的事，也是她捏造出来的？你对我好难道不是为了……补偿我吗？”宫本知道孟恩对他有所误解，所以拚命地想要向她解释。

“孟恩，也许前世的确是我亏欠你，我也承认或许是因为这样，一开始我才会忍不住去接近你。但是，就算没有前世的种种，今生的我一样爱你啊！”孟恩早已泪流满面：“你也爱得太辛苦了吧，宫本中一。你还是回去吧！你赎的罪已经够了！”“不是的！那不是赎罪！我们的缘分在前世就已经注定了。千代凭着蛛丝马迹就推敲出事实，但她下的结论是错误的，孟恩！我是真的爱你！不是为了补偿，也不是为了赎罪啊！”宫本急急忙忙地想要向孟恩说明。

“求求你，你走，不要再来扰乱我的生活了，我真的好累、好累……”孟恩无力地靠在门上，整个人几近虚脱似地蹲了下来，声音愈来愈为微弱。

听到孟恩疲惫的声音，宫本心中好是心疼，他也不愿见到自己心爱的人被折磨成如此。

“孟恩，请你相信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会向你证明的，你……要照顾自己，我先走了。”听着脚步声渐远，孟恩这才将头埋进靠垫中，放声痛哭出来。

宫本急急地拨了电话回日本。

“喂？天野家。”“我是宫本中一，给我叫天野千代。”宫本气得连礼貌也顾不得，只一个劲儿地要千代来听电话。

“喂？中一哥哥吗？我是千代。”千代娇滴滴的声音传了过来。

“天野千代！你到底存的是什么心？你为什么要破坏我和孟恩？你以为这样很好玩吗？”宫本不自觉地提高声量破口大骂。

“唷。”千代冷冷笑着，根本就无视于宫本的愤怒，不急不缓地开口：“中一哥哥，你难得打一次长途电话给我，就是为了骂人呀？”“你为何自称是我的未婚妻？你知道孟恩对我误会多深吗？”宫本怒斥着。

“我猜对了是不是？你跟她真是前世情未了是不是？哼！可真浪漫啊！”千代继续讪笑讽刺，根本就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。

“你……为什么会知道？”宫本吓了一跳，他并不曾告诉过千代这件事啊。

“我什么都知道。从你去清水寺开始，我就一直在调查，只是没有说出

来，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这种事。没想到，居然还是让你们遇到了。”千代低叹了口气，“如果我早点采取行动，或许就不会这样了！”千代的声音穿过海洋，仿佛把深海的冰冷也带了上来，冷酷而无情。

“就算你破坏了我与孟恩，我也不会爱上你的，对我来说，你只是个妹妹呀。”宫本试图让千代明了真正的事实。

“我不管！”千代大喊着，完全失去了平日讨人喜爱的模样，“我得不到的，齐孟恩也别想得到！”宫本倒抽了一口气：“天野千代！你太可怕了！”“我可怕？”这句话刺伤了千代的心，她狂怒而暴烈地吼叫出来：“你为什么不说说你自己？我哪里比不上齐孟恩？从小我就一心一意对你，从来不曾改变过，而你呢？忽略了我所有的感情与付出，就为了前世一个可笑的梦境！”千代潸然泪下，哽咽得不能自己。“这些年，我为你所做的一切，你注意过吗？你从来不愿意试着接受我。我不是可怕！我是不甘心！”千代的语调陡然尖锐起来：“宫本中一！我恨你！恨你！恨你！”“千代……都是我的错！我……”宫本全身力气仿佛都消灭殆尽。天哪，自己到底他做了什么！竟这般伤害了两个深爱自己的人！

“不必了！宫本中一，抱着齐孟恩，你们两人做一辈子的梦去吧！哈哈……”千代发出比哭还难听的笑声，随即挂上了电话。

宫本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整个人深深埋进两膝间，每一次沉痛的呼吸，都在喊着同一个名字，齐 孟 恩

“孟恩！孟恩！你怎么睡在这里？”曼亚回到家中，见孟恩竟然伏在沙发上睡着了，赶紧叫醒她。

“曼亚……”孟恩一见到曼亚，整个人便扑在她身上哭了起来。

“宫本来过了吗？”曼亚问道。

她原本以为宫本来向孟恩解释之后，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没想到孟恩竟然还是这般伤心模样。

“你为什么要告诉他我在这儿的？”孟恩揉揉眼睛，泪眼看着曼亚。

“因为我相信宫本中一没有说谎，这一切都是那个叫什么千代的女人从中作梗，你要相信宫本啊。”曼亚为宫本说情，也将她所知道的实情全都告诉了孟恩。

听完曼亚的话，孟恩心中也开始觉得宫本是无辜的。但是她不明白，这个天野千代为什么要无中生有、制造这些误会呢？此时，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。

孟恩看看电话，深怕是宫本打来的，眼神有些犹豫。曼亚见状便过去接电话。

“喂……找齐孟恩？你是哪位？……”曼亚突然换成日语，把孟恩吓了一跳。

一会儿，曼亚放下话筒，悄声向孟恩说：“是天野千代打来的，你可要当心，这个女人很可怕的。”孟恩闻言立即站了起来，全身细胞也武装起来，连自己的心跳都听得一清二楚：这个天野千代到底想干什么？孟恩接过电话，强做镇定地说：“我是齐孟恩。”对方先是一阵令人胆颤的笑声，然后冷冷说：“齐孟恩，我是天野千代。我打这通电话给你，只有一件事要告诉你，那就是你赢了，中一是属于你的。”孟恩楞了一下，“你说什么？”“没错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设计好的，我本来是可以拆散你们的……。不过，你不要

得意，我天野千代并不比你差；我之所以会输，是输给命运，输给上天，输给你们前世的情缘。这样你懂了吗？”“千代……”孟恩呐呐地喊着，心中的一片冰冷已溶化，正缓缓地流动。

“不用喊得那么亲热，我还是恨你！”千代的语气中有股无奈的怅然，“但我提得起，放得下，宫本中一……是你的了。”千代砰一声挂掉了电话。

“孟恩！她跟你说了什么？”曼亚急急忙忙地问着。但是孟恩还来不及回答，门铃又响了起来。

“又会是谁？”曼亚过丢开了门，没想到宫本中一竟然就在门外。

“孟恩！”“中一！”孟恩朝宫本飞奔而去，宫本也张开双臂将她紧紧拥入怀中。一切的误会都已经解除了，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拆散他们了。

“中一……我全都明白了！”孟恩泣不成声地说着。

“你明白了就好，你明白了就好……”宫本中一用尽全身力气抱住孟恩，生怕她一眨眼又消失不见。

曼亚看到两人和好，心里可是比谁都还要高兴呢。她悄悄地离开，把这里留给这对苦尽甘来的有情人吧。

经过千代的事件后，孟恩与宫本之间的情意已坦然相见，误会也都化为乌有。看起来似乎已经风平浪静，但眼前却还有一个难关正等着他们，就是宫本的父亲对这件事仍是反对。

孟恩不希望因为她而引起宫本家的家庭风波，更希望他们能够接纳这位来自台湾的媳妇。于是，宫本和孟恩决定回日本一趟，请求两位老人家的同意与谅解。

来到宫本家门口，孟恩驻足了一会儿，似乎有些忧心。

“别怕，有我在。”宫本紧牵住孟恩的手，以深情而坚定的眼神望着她。

“嗯。”孟恩点头响应。她深信宫本能伴她度过任何难关。

“爸、妈，我回来了。”家中好不热闹，除了父母之外，其它的兄嫂亦早在家里等候多时。

“中一，你回来了。”母亲欣喜地迎上前。“这位是……齐小姐吗？”“妈，她就是齐孟恩。”宫本带着孟恩与家人认识。

“你们好。”孟恩深深一鞠躬，以流利的日文向宫本的家人问候着，同时也以最快的速度对其家中成员稍做浏览，发现他们并非原先想象中的难以相处，因为她见到了最亲切的笑容。除了宫本的父亲之外。

“齐小姐，欢迎你到我们家来。”母亲拉着孟恩的手，瞧了又瞧，脸上净是满意的笑容。

“妈，您别净站着说话，快请齐小姐坐啊。”二哥在一旁说道。

“是啊，看我都老糊涂了，高兴得忘了请客人坐。来，坐在我旁边，我们好好聊聊。”母亲拉着孟恩坐了下来。

面对宫本家人如此热情的招待，孟恩心里如同卸下重石，轻松了不少。

他们闲话家常般地聊着。宫本家对于来自台湾的她，更是充满好奇，不断地向她提出问题，而孟恩也耐心地回答每道题目。

见到孟恩与家人互动的氛围非常地和谐，在一旁的宫本亦放宽了心。只有父亲从孟恩进门之后，就一言不发地抽着烟，只是聆听着他们的谈话。

就在大家谈笑之时，宫本突然站了起来。“我和孟恩这次回来，是有件事要向大家宣布。”宫本先看着家人，随即深情地看着孟恩，孟恩也以同样

的眼神响应他。

“我和孟恩决定下个月结婚。”宫本缓慢但坚定地说。

“啊，小弟，恭喜你！”三个哥哥都兴奋地站了起来，抱着中一道贺。

母亲更以具体的行动来表示对这婚事的赞同，她拥抱着孟恩直道着：“我终于盼到今天了，孟恩，欢迎你加入宫本家。”“爸，我和孟恩的婚事……”宫本看着沈默的父亲，征求他老人家的许可。

只见父亲严肃的表情与深锁的眉宇间，似乎在思虑着些什么。大家都不敢出声，静心等待父亲对此婚事的意见。

“我想和齐小姐单独谈谈。”父亲终于开口了。

全家人以错愕的神情相互对望着，却不敢发言。

“爸……”宫本担心孟恩会受到难堪。但是父亲似乎看出了宫本的忧虑。

“放心，我不会为难她的。”语毕，父亲便起身朝书房走去。孟恩也立即起身跟随在后。

孟恩的心中已做好万全准备，因为她知道这次没有宫本可以帮她，一切只能靠自己来争取她和宫本的幸福。

“坐下吧！”父亲先生了下来，也示意她坐在旁边。

“伯父……”“你的日语讲得很流利。”父亲并未直接切入正题，似乎想要缓和一下严肃的气氛。

“谢谢伯父夸奖。”孟恩恭敬地说道。

“你和宫本的事……起初我是不赞成的。不过……见到你以后，我又改变了主意。”父亲的眼神飘向窗外，缓缓说道。

“伯父，您是说……您答应我和宫本的婚事？”孟恩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是的，我答应。因为我无权剥夺儿女的幸福。”父亲转身正视着孟恩，带着善意的笑容。

“伯父，谢谢您。”孟恩开心地说道。

她第一次清清楚楚地看着他老人家，发现他和宫本非常相似，除了同样有着正义凛然的气度外，那双慈祥的眼神也是如此温暖。
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单独与你聊聊吗？”父亲缓缓地问道。

孟恩摇着头，没有出声。

“有一件事情，在我心里已埋藏了三十七年了，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，包括宫本的母亲。”父亲抽了一口烟，略做停顿。

孟恩不语，仍仔细聆听着。

“见到你以后，这件事如同泉水般涌出，再度出现于我脑海中。刚刚我想了又想，我实在无权拆散你们，而且，我也不愿让遗憾再度重演在下一代身上。”“遗憾？”孟恩迷惑地看着父亲。

“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，我随着父亲在台住了一阵子。当时我十八岁。在那段期间，我认识了一位中国女孩。我们很谈得来，我也非常喜欢她。她那双眼睛，就像夜空中的星星般明亮。她总是梳着二根辫子，那甜美的笑容，任凭谁见了都会忍不住喜欢的。”宫本的父亲好似陷入了旧日的回忆之中。

“我们的处境并没有像你们这么幸运。我们每次约会总得偷偷摸摸的，当我们的恋情被发现之后，父亲严禁我与她交往，而她的家人和朋友，更以不堪入耳的话来辱骂她。

最后，她受不了这般折磨，便选择了自杀一路。”“自杀？”孟恩心中

惊愕地抽痛着，没想到宫本的父亲竟有这段沉痛的往事。

“是的，她死了。当时我好恨，恨这个世界为什么要有战争，恨自己为什么身为日本人，恨这分感情为什么得不到旁人的祝福。”父亲的情绪显得有些激动。

“伯父……”孟恩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“我一直以为我不会再想起这件事，但一见到你，这件事又突然浮现出来。”“伯父，是我让您勾起痛苦回忆，我真的很抱歉。”孟恩内疚地道歉着。

“不！不是你的错，是我自己一直没有勇气面对事实。话说回来，我还得要谢谢你，因为你的关系，我才有机会说出这个隐藏许久的秘密，现在我的心情舒坦多了。”父亲的情绪平静下来，对孟恩露出难得的笑容。“这也是我改变主意的最大原因。

我不希望你和中一受到任何伤害，更希望你们因爱而得到众人的祝福。”“伯父，谢谢您！”孟恩再次诚恳地道谢。

“不过，虽然我答应你和中一的婚事，但我有条件。”父亲忽然正色说道。

“条件？”孟恩疑惑着。

父亲笑了笑，说：“第一，不准你再喊我伯父，应该改口了。第二，宫本在台湾的生活，就偏劳你多费心照顾。第三，刚才的谈话，就当做我们公媳之间的秘密。希望你能答应，好吗？”“伯父……嗯，”孟恩意识到自己叫错，马上改了口：“爸，谢谢您。”当他们俩走出书房的那一刹那，全部的人无不目瞪口呆，因为父亲正挽着孟恩的手，神情愉悦地站在大伙面前。

“爸……”宫本立即走上前，担心地望着他们。

父亲把孟恩交给宫本，并微笑说道：“中一，孟恩是个好女孩，你以后可要好好对待孟恩才行。”“您是说……”宫本不敢相信他所听到的。

“爸已经答应我们的婚事了。”孟恩在宫本耳畔轻声说道。

“爸，谢谢您。”宫本顿时绽开了笑颜，连声向父亲道谢。

此刻，家里的气氛好不快乐，笑声和祝福声此起彼落。孟恩心中的那块巨石也真正落了地。

“咦，怎么大家都在啊？中一哥哥回来了吗？”千代的声音突然出现。

“千代！你的中一哥哥可回来了，而且还带了未来的嫂嫂唷。”三哥在一旁提醒她。

“嫂嫂？”千代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着，最后停在孟恩身上，“是她吗？”

“千代，这是齐孟恩，你未来的四嫂。”母亲帮她们引见。

千代的眼中闪过一丝诡异，但是仍保持着微笑：“嫂嫂，你好呀？”“千代，你好！”孟恩与她礼貌性招呼之后，便不再多言，她知道千代并不喜欢她，而过往的事情也只有她们心知肚明。不过孟恩倒是希望今后能与她和平相处。至于天野千代要怎么对待自己，也只有随她了。

隔日，宫本与孟恩怀着轻松的心情前往清水寺。

他们拾阶而上，细数着当初相见时的点点滴滴，温暖与喜悦再次攀升于彼此的心坎里。

“阿弥陀佛，恭喜两位施主。”本清师父似乎已等候多时。

“师父，您已经知道了？”宫本欣喜地问道。

“见到两位施主如此甜蜜的模样，谁都可猜得到。”师父笑着说。

“这一切都要谢谢师父。”宫本感激地说。

“是两位施主有缘，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珍惜。”师父为他们祝福着。

“嗯。”宫本与孟恩看着对方，一同允诺着。

他们知道这段情缘了历经隔世与种种的阻挠，才有今天的幸福结果，岂能不珍惜呢？夕阳的余晕洒满了整座清水寺，亦照耀着宫本与孟恩心中那份烽火情缘的爱恋。

《全书完》

